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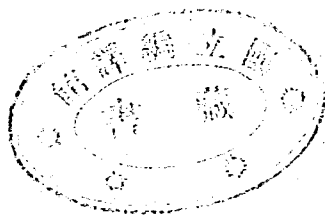
水 獺

蕭 蕭
路 路
峯 峯

賴 賴
恒 恒
信 信

金 金
斯 斯
萊 萊
若 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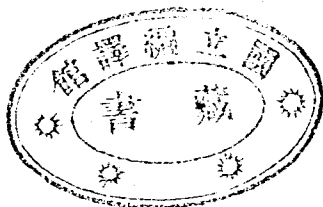
譯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童話

XV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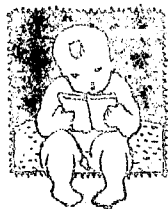


水孩

水 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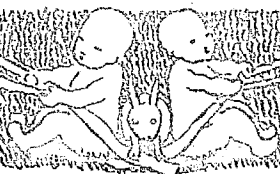
著 萊 斯 金

譯 峇 潞 蕭 信 恆 賴



海 上
店 書 明 開

1932.



本叢刊分列九類

事	故
說	傳
話	神
話	童
說	小
言	寓
歌	詩
本	劇
略	述 著 名

付印題記

金斯萊 (Charles Kingsley) 是英國的教士、詩人和小說家。他於一八一九年六月十二日生於得文州 (Devonshire)，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死於愛味茲力 (Eversley)。他曾經在倫敦的 Kings College 及康橋的 Magdalene College 裏讀過書，作品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爾頓陸克 (1849)、希柏蒂亞 (1852)、西征 (1855)、希臘英雄傳 (1856) (已有陳天達君譯本，為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之一)，以及讀者在這裡見到的水孩 (1862) 等書。

水孩 (The Water Baby) 的寫成，曾有一段逸話。據說，有一天金斯萊在喫早餐，他的妻子偶然提起了他以前所說的願言：「讓孩子有他自己的書。」他喫了早餐，立即跑到書室裏去，在半小時以後，便把小湯姆的故事（即水孩的第一章，在這個節本中為第

一至第六章）寫成了的。確，這書就全體看來，絕不像是用作文的技巧來寫成的，牠純然是一種靈感的自然流露，充滿着童心和熱情。故此書出版後，英國的孩子沒有一個不愛讀牠。

小孩原書共八章，惟每章篇幅過長，不適於兒童閱讀，本書特依據一個節略本重述，改短不重要的篇幅，增加段落，分爲二十七章。深信這樣的改動，要比直接翻譯更爲適宜。

目錄

第一章	湯姆的日常生活……………	一
第二章	愛爾蘭婦人……………	五
第三章	哈杜佛宅邸……………	一一
第四章	人聲鼎沸……………	一八
第五章	湯姆逃走了……………	二五
第六章	荒原上……………	二九
第七章	下入幽谷……………	三七
第八章	「我必須洗乾淨」……………	四六
第九章	人家怎樣找尋湯姆……………	五二

第十章	在水中的湯姆·····	六〇
第十一章	蜻蜓·····	六五
第十二章	湯姆和水獺·····	七四
第十三章	往海裏去·····	七九
第十四章	湯姆在海裏·····	八八
第十五章	湯姆的危機·····	九七
第十六章	龍蝦和水獺·····	一〇二
第十七章	湯姆找到別的水孩·····	一一〇
第十八章	兩位仙人·····	一二七
第十九章	湯姆有一位新先生·····	一二六
第二十章	湯姆和綺麗·····	一三四
第二十一章	湯姆動身往永無地的盡頭·····	一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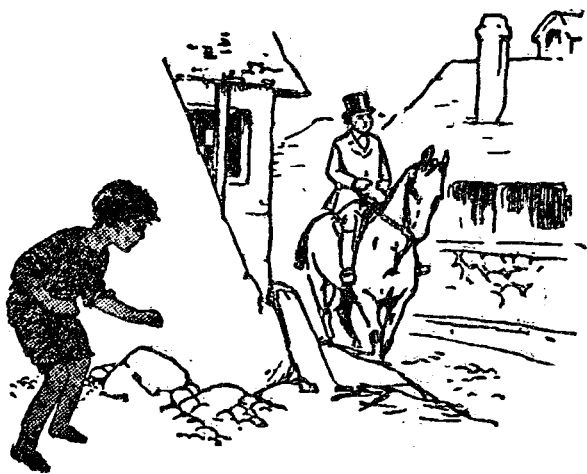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章	湯姆在聚禽鄉·····	一四七
第二十三章	湯姆來到貞女聖姑池·····	一五五
第二十四章	妖怪和大漢·····	一六五
第二十五章	格林姆的蹤跡·····	一七三
第二十六章	格林姆的結局·····	一八一
第二十七章	故事的結局·····	一九〇

第一章 湯姆的日常生活

從前有一個掃煙囪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做湯姆。這是個簡短的名字，你們曾經聽見過的，所以記憶牠沒有什麼麻煩。湯姆住在北方國度的一個大城鎮裏，那裏有很多煙囪給他掃，有很多的錢給他賺來供主人使用。他不能讀書寫字，也不想幹這些；他又從不會洗過澡，因為他住的地方是沒有水的。

湯姆一半的時光哭，又一半的時光笑。當爬上烏黑的煙囪，擦痛了瘦削的膝蓋和臂肘的時候，他哭了；當煙塵閃進眼睛的時候，他哭了；當主人責打他的時候，他哭了；當喫得不夠飽的時候，他哭了；這些都是日常碰到的事情。餘下的一半時光他便同別家的孩子混在一起，攢銅板取樂，或者玩跳青蛙，假使近旁有一垛短牆掩身，他便飛石子打中跑近來的馬的腿，這是最有趣味的一種遊戲。

至於掃煙囪啦，捱餓啦，挨打啦，湯姆都看作世界的常情，好像下雨飄雪打雷，沒有甚麼稀奇，他勇敢地對付這些，和驢子對付落冰雹一樣：然後搖搖耳朵快活得甚麼似的；又幻想將來的好日子，那時他長大人了，當一個掃煙囪的老闆，穿上絨大衣皮腳統，養一頭豎起一隻灰色耳朵的巴兒狗，把小狗懷在衣袋裏，十足像一個大人。他還要收一個，兩個，或者三個學徒。他將怎樣作威作福，虐待他們，正同他的主人對待他



湯姆怕好一在採竊賊背後

一樣；他叫他們背着煙屑袋回家，自己騎着驢子在前頭走，脣邊吹着一枝笛，鈕孔裏飄着一朵花，好像一個領着軍隊的國王。是的，好日子來啦。

一天一個時髦的小馬夫騎着馬跑進湯姆住的園庭。湯姆恰好躲在一垛牆背後，舉起半塊石頭預備向馬腿投去，照平常對待生客的慣例；但是小馬夫已望見了他，並且喝問他可知道掃煙囪老闆格林姆先生住的地方。格林姆先生不就是湯姆的主人麼？所以湯姆馬上安靜地放下石塊，規規矩矩走上前去。湯姆是一個長於承接生意的孩子，對付顧客極其漂亮的。

明天格林姆先生要到哈杜佛地方子爵邸裏去掃煙囪，因為子爵邸裏從前的掃工進了監。小馬夫不待湯姆開口問那掃工進監的情由，便騎上馬去了。湯姆曾經進監一兩度，因此對於坐監的事情他格外覺得有興味。

那小馬夫穿得很整齊，褐色的綁腿，褐色的馬褲，褐色的外套，雪白的領帶上插着佩針，面孔豐滿紅潤，使湯姆一着見就起反感。湯姆以為那小馬夫是個驕傲的人，因為他穿

了漂亮的衣服，就神氣活現，卻不想做衣服的錢是人家給他代付的，於是湯姆跑到牆邊拾石子；但一想到他是爲了生意經，差不多是持了休戰旗來的，便放了手。

湯姆的主人極其中意他的新主顧，他一拳把湯姆打倒，第二天早上四點鐘起來，又是一拳把湯姆打倒，藉此教訓他（好像小學校裏的教師教小學生似的）那天必得做一個特別乖覺的孩子，好到大屋子裏去表演一下本領，多得到一點酬報。

湯姆自己也這樣想，真的，即使不被拳打腳踢，他也拚命盡他的能力。在湯姆心目中，哈杜佛是地球上頂奇怪的地方，約翰子爵（他曾經把湯姆送進監去兩次）是人類中頂可怕的一個。

哈杜佛委實是壯麗的地方，就是把富裕的北方國度來比，也有過無不及。那裏有一個大公園，滿養着麋鹿。湯姆相信這些麋鹿是專喫小孩的妖怪。那裏有潛伏着珍禽奇獸的深林，格林姆先生和小工常常跑進去打獵。湯姆有時看見野雞就幻想到牠的美味。那裏又有產鮭魚的溪流，格林姆先生和他的朋友常常臨溪垂釣；照例他們該跳入冷水裏

才捉得到魚，但他們不願意這樣做。

總之，哈杜佛是壯麗的地方，約翰子爵是偉大的老頭兒，就是格林姆先生也尊敬他；因為他不但能夠把格林姆送進監，他脾氣壞的時候，一個星期裏總得送一兩個人進監裏去過活；他不但擁有廣大的土地；他不但是個快樂，敦厚，敏感的紳士，他養着一羣獵狗，自己以為對得住鄰舍時就一意孤行，自己以為合理時就隨便取攜，祇因為他的身重足有二百十磅，他的胸圍沒有人曉得多少寸，要是他和格林姆打架，格林姆先生很不容易熬受他的鞭撻。他策馬經過市鎮時，格林姆向他舉手行禮，並且恭維他稱他慈祥的老爺。

第二章 愛爾蘭婦人

我敢說，你斷不會在仲夏清晨的三點鐘就起來吧。有些人卻要在這時候起來了，有的為着要網沙文魚；有的為着要爬過亞爾卑斯山；還有許多為着不得不早早起牀，就像湯姆一樣。我要你明白仲夏清晨的三點鐘是一天廿四點鐘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當中

最寫意的時光；爲甚麼卻沒有人願意在那時候離牀，這理由我不得而知，他們把日間的工
作拿到夜間去做，大概是有意要損傷他們的
腦力和眼力吧。然而湯姆是，不待八點半鐘進
晚餐，不待十點鐘赴跳舞會，不待跑到別的地
方去消遣那從十二點到四點的四點鐘的時
光，他早在七點鐘光景一溜煙鑽上牀睡覺了，
因爲正當那些紳士貴婦們預備上牀的時候，
他便要像雄鷄一般準確的一清早起來了。

湯姆和他的主人出發了；格林姆騎驢在
前，湯姆背着刷子步行在後。走出天井，踏上街
道，經過一些關着的百葉窗，遇見幾個疲倦惺



了發出人主的他和姆湯

松的警察，所有的屋頂在灰色的黎明中現出灰白色。

他們走過礦夫的村落，房屋全關上大門，一切都安靜，更通過柵欄；這纔真到了荒郊，踽踽在黑泥的路上，兩旁是鐵滓的牆，除了鄰近煤礦機的擊椎聲碾軋聲，萬籟寂然。不久，道路漸漸泛白，兩旁的牆也現出銀灰色，依稀辨得出牆下長着的青草和鮮花，都滿綴晶瑩的露珠。他們不聽見煤礦機的聲音，只於雲雀在天空中唱着晨歌，填頭的小鳥也在叢林中叫，似乎牠已經叫了一夜。

其他一概寂靜。地球太太仍舊睡着。她和美人一般，睡眠中比清醒時更其美豔。大榆樹矗立在金綠色的草坪中，酣睡未醒；樹下一大羣牛也掩息不動。看呵，幾片濃雲也靜止着低垂到地面，佈在縱橫交錯的曬棚上，繞在榆樹的杈枝間，躺在溪傍的赤楊樹頂，盼望朝陽來臨，好讓牠們飛上蔚藍的天去奔牠們的前程。

他們繼續前進；湯姆從沒有機會來到這般遙遠的荒郊，所以向四週張望了又張望，希望快點達到一扇大門，摘些毛茛花，又在籬笆中找尋些雀巢；但格林姆先生到底是有

職業的人，他那有工夫管這些。

過了些時，他們趕上一個愛爾蘭婦人，她蹣跚的走路，背負着一捆東西。她穿着赤色的短衣，頭上披着灰圍巾，一望而知是從哥爾衛來的。她沒有皮鞋，也沒有襪子，走起路來一整一跛的，似乎太累了，或者生有雞眼的樣子。可是她的身材很長，面貌也漂亮，晶瑩的淺色眼睛，粗重的烏髮披到兩頰。她這副模樣引起了格林姆先生的思潮。等到和她並行的時候，他對她說——

「這樣崎嶇的路途，徒步是不大相宜的，不如你也上來騎在我的後面罷。」

大概她不大賞識格林姆先生的外貌和聲音，慢慢的回答——

「不，謝謝你；我可以陪你的小孩子一同跑路。」

「任你的便罷。」格林姆呼叱着，一壁吸煙，一壁前進。

這婦人貼近湯姆。同他談天，問他住在甚麼地方，曉得多少事情，以及其他一切。湯姆覺得這是第一遭碰到這樣會說話的婦人。後來她更問他做不做禱告，湯姆答稱不做的

時候，她好像很失望很擔心。

湯姆也回問她住在那裏，她說住在遙遠的海濱。於是湯姆問起海濱的情形。她告訴湯姆海怎樣在嚴冬的夜裏捲起浪頭向巖石衝激，怎樣在明媚的夏天一平如鏡，小孩子們也好到海中去洗澡嬉戲；她更告訴他許多有趣的故事，使他聽得出神，恨不得立刻跑到海邊去領略大海的風景，並且跳下水去洗個澡。

臨了，他們跑到小山下，見到一泓泉水。這泉水不像你在這裏看見的，在紅色的京燕，淡紅的瓶草，芬芳的白蘭中間，從池沼的白石子下噴出來的一樣；也不同你可以在這裏看見的，在鳳尾草叢的附近，從溫暖的沙堤下湧出來的，使無數閃礫的黃沙跳着雙錢舞，晝晝夜夜，年年月月，沒有一刻停歇的那樣的泉水相像。這不過是北國的石灰礦溫泉，和西西里或希臘那邊的相類，當炎熱的夏天，有異教徒裝作林中女神的模樣坐在那裏乘涼，同時牧羊兒隱在短短的叢林後窺望。巖崖的腳邊，巖石的洞外，噴泉就在那裏湧起，飛散，沸沫，流瀉，清澈到沒有能夠說出水花和空間的界限。更沿着路徑瀉下去，成一條簡直

可以推動水磨的溪澗，這溪澗沖過藍蔚的鳳尾草，金黃的繡球花，野生的覆盆子，和滿垂白繚絡的雀櫻桃。

格林姆停住了看，湯姆也看。湯姆懸付着可有什麼東西棲身在那黑暗的洞裏，夜裏出來在荒郊上面飛翔。格林姆並沒有懸付甚麼。他一聲不響下了驢子，爬過短短的牆，跪下來，把他的奇醜的頭顱浸在泉水中——弄得泉水很髒。

湯姆趕快摘花，那愛爾蘭婦人幫着他，並且教他怎樣紮成一束，結果成了個很美觀的花球。但當他看見格林姆真的洗起面來，他站住了，十分詫異。格林姆洗沐完畢，搖動他的耳朵，把牠們弄乾時，湯姆叫道——

「噢，老闆，我以前不曾看見你這樣做過。」

「也沒有下次了，我希望。我不是要清潔，不過爲着涼快。要是同垢污的窮小子一樣，每星期洗一回面，我是羞爲的。」

「我也要去洗洗我的頭哩，」可憐的小湯姆說。「這一定和在鎮中的抽水筒下洗

一樣有趣，並且這裏沒有差役來驅逐我的。」

「跟着來，」格林姆喝着；「在你，洗濯有什麼必要呢？」

「我怕你甚麼！」頑皮的湯姆一壁說一壁跑下泉水，洗他的面。

格林姆很忿怒，因為那婦人同湯姆要好；他要狠狠的跑上前，一把拉住湯姆，用力拖起他便打。湯姆是嘗慣這種滋味了，他連忙把頭伏到格林姆先生的跨下，更盡力踢他的脛骨。

第三章 哈杜佛宅邸

「你不覺得慚愧嗎，格林姆？」那愛爾蘭婦人靠着牆頭說。

格林姆仰起頭望，驚異着她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答覆只有「不，永遠不，」於是重又打湯姆。

「真的，如果你曾經覺得慚愧，你老早該投到幽谷下面去了。」

「你知道幽谷是什麼東西麼？」格林姆大聲的叫着，但也不再打湯姆了。

「我不但知道幽谷，也知道你。我知道，譬如，兩年前的十一月一日晚上，你在阿爾特邁波斯遇着什麼。」

「你知道麼？」格林姆大聲說，便離開湯姆爬上牆頭對着那婦人。湯姆以爲他去打她了；但她睜大眼睛惡狠狠的望着他。

「是的，我也在那裏，」那愛爾蘭婦人很鎮定地說。

「從你的話聽來，你不是愛爾蘭婦人？」格林姆說了許多壞話以後這樣說。

「你不要管我是什麼人。我看見了我所看見的；如果你再打那小孩子，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給人家知道了。」

格林姆似乎很害怕的樣子，便跨上他的驢子，一聲都不響。

「停住？」那愛爾蘭婦人說，「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兩個說，因為你們兩個將來會再見我的。那些要洗淨的，必得洗淨；那些要弄髒的，必得弄髒。記着呀！」

於是她走開，經過一重門跑進草場中去了。格林姆仍然站在那里一會兒，好像昏了過去的樣子。然後衝上前追她，「你回來呀！」但當他走進草場的時候，那婦人已不在。她隱藏起來了麼？那裏並沒有可以隱藏的地方。格林姆周圍的看望，湯姆也是這樣，兩個人都弄得莫明其妙，因為那婦人一霎時就失踪了；他們隨便怎樣看望，她總不現踪影。

格林姆像一根木頭一般沉靜地走回來，因為他有些害怕；於是跨上他的驢子，裝滿一管煙吸着就走了，湯姆也靜靜地跟着跑。

她們走了三里多路，來到約翰子爵別墅的門口。這是一所很大的別墅，用偉大的鐵柵和石柱造成的，每根柱頭，有很可怕的妖魔，他們的牙、角、尾等都是約翰子爵的祖先當薔薇戰爭時所戴的盔飾；他們戴起這些來多麼聰明呀，因為他們的敵人一瞥見就拼命的奔逃了。

格林姆在門口掣鈴，立刻有一個看門人走出來開門。

「主人已經叫我等候你了，」他說。「現在你最好從大路走，回來時不要讓我從你身上搜出兔子來。就是一隻，我也看得很重的。」

「如果從煤煙袋底搜出，恐怕不要緊吧，」格林姆說着笑起來；看門人也笑着說：

「如果你是這種人，我可以和你一同到屋子裏去。」

「我想你最好這樣。看守家畜和伺候別人是你的分內事，不是我的。」

於是那看門人同他們一起去；他和格林姆談談笑笑很快活地一路跑，使湯姆覺得很奇怪。湯姆不知道一個看門人只是把東西搬進去的小偷，而一個小偷只是把東西搬出來的看門人。

他們走上一條石灰的大路，足有一英里長，從樹枝間湯姆戰戰兢兢地窺探那些睡着的鹿的角，豎起在鳳尾草叢中。湯姆從未見過這麼多的大樹，當他仰起頭來望時，彷彿覺得蒼天就停留在樹頂上。

他十分驚訝，不曉得是甚麼一種奇怪的聲音，一路嗡嗡的跟着他們。他禁不住疑惑，

便鼓起勇氣去問那看門人是什麼東西在那裏響。

湯姆說得很有禮貌，稱他做先生，因為他非常怕他。這一來就使那看門人歡喜了，於是他告訴湯姆，說那是白檸檬花叢中的蜜蜂們。

「什麼是蜜蜂呢？」湯姆問。

「就是製造蜜糖的。」

「什麼是蜜糖呢？」湯姆問。

「你不要作聲，」格林姆說。

「讓那孩子說罷，」看門人說，「他是一個有規矩的小東西，要是他常常伴着你，你的福分不淺呢。」

格林姆聽見這種稱讚的話，快活得笑起來。

「我希望做一個看門人，」湯姆說，「像你一般住在這等美麗的地方，穿着綠色的綿絨衣，鈕扣上掛一個狗哨子。」

看門人笑了；他是一個心地慈和的人。

「孩子，過活得好果然好，過活得不好，也只有隨牠去。你的生活比我總要安穩得多，對嗎，格林姆先生？」

於是格林姆又笑起來，他們兩人很低的談話了。可是湯姆依然能夠聽得他們講到關於偷竊打架的事情；最後格林姆很憤怒的說，「你還有什麼要反對我的麼？」

「現在沒有了。」

「那麼不用問我，等到你有問題的時候再問吧，因為我是一個忠厚的人。」

到這裏，他們兩個人都笑起來，以為這是個很有趣的玩笑。——

這時候他們來到一所房子前面的大鐵門前，湯姆注視着裏面正在開花的蕊香和杜鵑，便想到那所房子的種種事情，裏面有多少煙囪呢，什麼時候建築的呢，建築牠的人叫做什麼名字呢，他那時是不是得了很多的錢呢？

這是極難解答的問題。因為哈杜佛是經了九十個不同的時期纔造成的，其中有着

十九種不同的樣式，有如前人建築了整條街道的奇形怪狀的樓房，後來卻用一把調羹把牠們攪了攪來的一般。

但湯姆和他的主人好像當過牧師或公爵似的，並不從那鐵門進去，卻沿着一條很長的間道走，走到很小的後門首，有一個掃灰童子引他們進去，他大張着口，可怕得很；在長廊上那個管家婦就會着他們，她穿着有色印花的綿布衫裙，使湯姆誤認她是子爵夫人，她很莊嚴的命令格林姆說，「你要注意這個，也要留心那個，」好像爬上煙囪去的便是他，不是湯姆。格林姆恭敬地聽着，時常低聲說「記住了嗎，你這小叫化子？」湯姆盡他的本領記着。於是那管家婦帶他們到一間大房間裏，整個房間用棕色紙裱着，她就用一種嚴厲可怕的聲音吩咐他們開始工作；格林姆馬上踢湯姆一脚，湯姆帶着哭臉鑽進爐的煙囪裏面去了，一個女僕留在房間裏看守家具，格林姆先生說了許多悅耳的誇誇的話諂媚她，但結果卻只得到一些很輕很輕的反響罷了。

第四章 人聲鼎沸

我也說不出湯姆掃了多少煙囪；但知他掃得這樣多，使他很疲倦，而且頭也昏起來。這些煙囪不像他在城市裏掃慣的一樣，這些都是大而彎的，你跑到鄉間，就可以找得到，你若爬上去看一看，就不會願意掃牠們了。牠們很奇怪，彎彎曲曲互相連接，所以湯姆幾乎在裏面迷了路。煙囪裏面雖然很黑暗，但湯姆是不怕的，因為煙囪裏的生活他已經習慣了。他像田鼠在土穴裏一樣的自然。後來他到一個煙囪口，以為對了，就跑下來。呀，他跑錯了，他落在一個房間裏，站在火爐旁的一張氈子上。這房間的樣子，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過的。

水
孩

湯姆何嘗看見過像這樣輝煌的房間呢！他走進上等人家的房間時，總見裏面滿鋪地氈，帳幔垂着，雜堆的器具用布覆着，圖畫都用圍裙和套子罩着；他時常驚奇這些房間的內容。現在他看了這個房間，覺得很可愛。

這個房間全用白色來裝飾，白窗帷，白帳幃，白牆壁，只有少數的紫線條分配在四週。地氈上滿繡着活潑的花朵，牆上掛着鍍金框鑲着的圖畫，這使湯姆很愉快。這些圖畫中畫的是男人和女人，馬和狗。馬呢，他很喜歡的；狗呢，他卻不十分留意看，因為其中沒有一頭巴兒狗，便是通常的獵狗也沒有一隻。有兩幅畫最引起他的沈思，一幅畫着一個穿長衫的男人，有一羣小孩子和小孩子的母親繞着他，他一隻手放在小孩子的頭上。湯姆想這是一幅美麗的畫，適宜掛在閨房裏的。他看見放在椅子上的衣裳是女人穿的，所以知道這是閨房。

第二幅畫一個人釘在十字架上，這使湯姆很驚訝。他想起曾在一家店鋪的窗間見過與這幅有幾分相像的一幅。但是爲甚麼掛在這裏呢？「可憐的人呀！」湯姆想。「他看來很沉靜很仁慈的。但那個女子爲甚麼要把這樣憂愁的畫掛在房間裏呢？或者是她的親戚，遠處異方，給人家殺害了，所以她拿牠做紀念品吧。」於是湯姆覺得很憂愁，又很畏怯，就掉轉頭看別的東西。

他所看到的第二種物件使他很詫異的，是一個洗臉盆架子，架子上有漱口瓶，面盆，刷子，面巾，以及一個滿貯清水的大浴槽。「呀！要用這樣多的東西來洗身，她一定是個很骯髒的女娘了，」湯姆想，「因為照我主人的說法，一個人要用這許多的瑣碎物件來洗澡，一定是很骯髒的。但是她大概很調皮的把垢污隱藏起來了，不然，爲甚麼在房內一些污點也找不着。連那條面巾也毫不垢污呢。」

他望到牀上，瞧見了他所謂骯髒的女娘，驚奇得連呼吸也停止了。

在白的繡枕上睡着一個小姑娘，她身上蓋一幅白被單。湯姆從沒見過這樣美麗的小姑娘。她的兩頰同繡枕一樣白，金絲般的頭髮披在牀上。她像湯姆一般大小，也許大一二歲；但湯姆並不想這一層。他只想她的娟秀的皮膚和金色的頭髮，疑惑着她到底是一個生人呢，還是在店家出賣的那種蠟人兒。但當他發見了她有呼吸，他就證實她是一個生人，於是呆呆的站着凝視她，疑心她是天上的天使。

不。她不是一個骯髒的人。湯姆心裏想，她斷不會弄骯髒過的。接着又想，「是不是人

們一經洗澡就會這樣潔淨的？」於是他低着頭看自己的手腕，又用手擦手腕上的煙灰，看是不是可以擦去的。「對啦，倘若我生在她的家裏，也許比她還要美麗呢。」

他向四週張望，驀地瞧見在他的對面有一個黑醜褻褻的人，帶着一雙矇矓的眼睛，一副雪白的牙齒。湯姆怒目看定這人，這樣一個小的黑妖怪怎麼也跑到這可愛小姑娘的閨房裏來呢？這原來是湯姆對面那架大鏡子裏映出來的湯姆的影子，湯姆從沒見過鏡中自己的影子，便當他是另外一個人了。

湯姆有生以來，這是第一遭發覺自己是滿身垢污的小孩。他不禁悲從中來，滿心的憤懣和羞愧，眼裏也湧出眼淚來，他不願意多看。立即轉身想爬回煙囪裏面去躲藏；不料踢倒了一個火爐圍，於是火箸火鏟等倒下來，聲音像一萬隻瘋狗尾巴上繫着一萬個洋鐵罐走起來時發出的聲音一般。

白姑娘被驚醒了，從牀上跳起來，看見湯姆就駭叫，聲音像孔雀的一般尖銳。從隔壁房間裏走來了一個肥胖的老太婆，一看見湯姆就認定他是來偷竊搶劫的，殺人放火的；

她拚命的跑
向湯姆，這時
湯姆跌倒在
火爐圍上，她
又跑得這樣
快，便捉住了
他的衣裳。

但她不
會捉着他。湯
姆會有好幾
次落在警察
的手裏，每一



老太婆捉住了湯姆的衣裳

次都給他逃了出來；這一次倘若給老太婆捉住，他一定要自愧太遲鈍，無顏見許多小朋友了；所以他立刻用力掙脫，衝過這房間，從窗口跳出去。

他用不着跳下去，雖然他有這膽量。他也用不着從鐵水管滑下去，像從前一樣。有一次他從鐵管爬上一所禮拜堂的屋頂，想取穴鳥的蛋。但警察說要拿他。他在上面看見了警察，就坐在那裏等候。後來太陽照得很熱了，他就從別一條鐵管滑下去，離開那警察，回到歇宿處去進餐。

窗口下面有一棵樹，有很大的葉子和粉白的香花，差不多和湯姆的頭一般大。我想這是木蘭花吧；但湯姆並不知道，也並不關心；他攀着樹枝，像一隻貓似的爬下去，經過了花園裏的草場，跳過了鐵軌，就向公園的森林裏跑，留下那老太婆在窗口提起喉嚨殺人放火的高聲喊着。

在下面割草的園丁看見了湯姆，就丟下手中的鐮刀去追他；不料那把刀割破了他的自己的腿皮，使他要上足足躺一個星期；但他這時候只顧追湯姆，所以並不覺得痛。

楚。榨牛奶的女郎聽得聲音，趕快去追，不料一舉足就踢着牛乳桶，她自己與牛乳桶一齊跌倒，奶油流得滿地；但是她爬起來就拔腳追去。在馬廄中替約翰子爵刷馬的一個馬夫聽得了就不管他的馬，由他在五分鐘內踢傷牠自己的脚；他跑出來，和其餘的人一齊追湯姆。格林姆因為追湯姆，就把他一袋煤屑倒在新築的石子路上。侍役因為忙着開園門，就把勒着小馬的嘴的鐵環掛起來，我知道牠現在仍然被掛在那裏；但侍役全不理會，跳出園門就追。農夫撇下他的馬在田裏就去追湯姆，由那些馬跳過了鐵絲籬笆，推倒了另外的一匹，使牠帶着犁耙跌入溝裏。那看門人正從鼠籠中捉一隻黃鼬出來，聽得了馬上想去追湯姆，他放下黃鼬，卻給彈簧彈着自己的手指；他不費思索的跳起來就追，照他的痛罵和怒容講，要是湯姆給他捉着，我真替湯姆擔憂哩。約翰子爵從書房的窗口望出來（因為他究竟是個早起的紳士），抬起頭來望那個叫喊着的保姆，這一霎有一隻燕子飛過，把沙粒落進他的眼睛裏，所以後來須請醫生醫治；但他現在依然跑出來追湯姆。那個愛爾蘭婦人剛好跑到約翰子爵的門前乞食——她一定抄小路來的——聽得

了就去她的包裹，拚命的追湯姆。只有那個小姑娘不去追湯姆；因為她把頭伸出窗外，看的時候，她的假髮掉到花園裏去了，她只得按鈴叫女僕來替她去拾，因此她沒有跟着衆人去追湯姆。

第五章 湯姆逃走了

總之，在柏拉斯（哈杜佛宅邸）從未發生過這樣的嘈雜，喧鬧和騷擾，一切的儀節禮貌都被丟開了，即使在千頃、腐草和萬斤殘花中間打死一隻狐狸，也不會遇到這樣的情形；因為這一天格林姆啦，園丁啦，榨牛乳的女郎啦，都追到花園裏面高聲喊着「捉賊呀！」以為湯姆偷了不知多少重價的珍珠寶貝藏在他的衣袋裏了；幾隻喜鵲和鸚鵡也跟在湯姆後面刮刮的叫個不休，把湯姆當作一頭被逐的狐狸，牠正失魂的奔到叢林裏去。

湯姆赤着足狼狽地奔出花園，有幾分像一頭小黑猩猩。但是可惜啦！沒有一頭大猩

猩來替代他，不然便可以一手扯開園丁，一掌推倒搾牛乳的女郎在樹下，一把扭掉約翰子爵的頭，更用鋒利的牙齒咬碎看門人的腦殼，像咬碎椰子或石卵一般。

不過，湯姆何嘗記得自己有一個爸爸呢；他並不希望有一個做他爸爸的人來救他；他跟蹤的逃，不喘氣的跑過兩三里路，快得同街車一般，假若你給他一個銅子或者一撮紙煙頭，恐怕他還可以推着小車繼續的跑幾十里路呢。因此跟在背後的人真不容易追到他；就是我們也希望他們追不到他。

湯姆奔入樹林中。他雖然從不會進過樹林，可是他確確鑿鑿的知道藏在樹叢中或者爬上樹頂去比在空地上有較多的機會。假使他不曉得這點點，豈不是連耗子或鱗魚都不如了嗎？

水 孩

他逃進了樹林，覺得處處和他所幻想的絕然不同。他撥開厚大的蕊香葉，忽然跌進了一個陷坑。粗笨的樹枝縱橫的擋住他的手脚，更觸着他的面孔和肚皮，使他閉上了眼；經過了蕊香，一叢草和蘆葦又把他絆倒，割破了他的手指。

「我必得離開這裏，湯姆想，「不然就得等別人來救我——這是我所不願意的。」困難之點在怎樣離開這裏。若不是他的頭驟然碰着了牆頭，我想就是知更鳥啣着無數的樹葉把他遮掩了，他也不會逃出來的。

把頭去碰牆頭，這是非同小可的，尤其是一塊鬆散的牆，石頭矗立在牆頂，那麼一塊鋒快的石頭打中你的眼睛，你馬上會看見無數美麗的星。自然，星是異常美麗的；不過劃破了皮肉的時候，你真熬不住那種痛苦呢。果然湯姆的頭受傷了；但是他始終是個勇敢的孩子，並不顧慮到受傷不受傷。他像松鼠一般越過了那牆頭。

他在另一個境界裏了，前面展開一片荒場，就是居民叫做哈杜佛荒山的——怪石巍巍嶙峋，岡巒起伏，池沼參錯。

湯姆這小孩子怪機警，——像一隻愛司摩爾的老鹿，知道轉個彎就會教追趕他的人撲個空，因此他轉向右方，沿着牆頭奔了半里路程。

約翰子爵等一夥人不知究竟，仍向原來的方向追趕，又是半里；這就使湯姆一個人

落在一里路後面捧腹大笑，自鳴得意。

此後他來到一個斜坡，便走下去，大膽的離開那牆頭，往荒地那邊跑；剛好有一座小山隔開了他和追趕他的人，所以他不被仇敵望見。

只有那愛爾蘭婦人覺察湯姆從那條路走的。她一向就在衆人前面，然而牠並不走也並不奔。她前進十分平穩端莊，兩條腿迅速的閃動，你不能看清那一條在前，那一條在後。衆人看得奇怪，連忙互相叩問她是什麼人；大家以爲她是湯姆的同黨。

但是她一到農場，便失踪了。約翰子爵和其餘的人沒有再見她；其實她靜悄悄地跨過牆頭跟着湯姆去了。

湯姆直向荒場奔去，荒場中崎嶇非常，處處有石柱矗立，又有水窪。湯姆平穩地走過去，隨時留意他以爲新世界的這奇異的地方。

他看見龐大的蜘蛛在絲網中心，背上刻着冠冕和十字形的標誌，一看見湯姆便竄起來了。他又看見褐色的，灰色的，青色的蜥蜴，以爲是毒蛇，會來咬他的；但是這些蜥蜴和

他一般膽小，一下子就鑽進地洞裏了。再後，他在一塊巖石下瞥見了很有趣的東西——一隻碩大的，棕色的，尖鼻的動物，胸腹部有一條白紋，從項頸直到尾巴，四五隻滿身污泥的小動物圍繞着牠。牠朝天躺着，伸出四條腿，懶洋洋的浴在日光中。幾隻小動物在牠身上往來跳躍，又在牠週圍奔跑，舔牠的掌，拖牠的尾巴；牠逗着牠們玩。一隻自私的小傢伙偷了傍邊的死烏鴉，拖去藏起來，這烏鴉和這小傢伙一般大。小兄弟們大聲的喊着追牠，驀地望見湯姆，都跟跄的跑了回去。狐狸太太慌忙跳起身，啣着一個小兒子鑽進黑洞去，其餘的小獸也跟着進去，這一幕就此完畢了。

第六章 荒原上

隨後湯姆喫了一驚；因為他爬上一個沙邱時——有一種聲音——嘩——啣——
啣——咕——咕——啣的響着——霎時間有一樣東西撲面而來，發出異常可怕的轟響。他以為地球爆裂了，世界末日到臨了。

等到他張開眼睛看時（因為他闔得很緊）只是一隻老的雄松雞罷了，牠在沙中沐浴，好像缺乏了水的阿拉伯人一般；湯姆踏着了牠，牠跳出來，發出一種快車似的聲音，離開牠的妻子和兒女，各自逃避，有如年老的膽小人，一壁走一壁叫着「咕——嚕——咕——嚕——殺人，放火——咕——嚕——咕——嚕——世界末日到了——唧——」

唧——咯——唧。」牠心中常常縈想着世界末日的降臨，只要有甚麼突然的事件在牠眼前發生，牠就以爲那日子來了；其實世界末日並不因牠這樣狂叫就會實現。

所以那隻老松雞在一點鐘以後，就回家見牠的妻子，鄭重地說道，「咕——咕——唧，我的愛呀，世界末日還沒有到；但我是可以擔保後天就會到了——咕。」但是牠的妻子聽慣這種話了，有時還要利害些。除此之外，她是這個家庭裏的母親，每天要替七隻小鳥兒洗澡，並且哺養牠們，這使她很有閱歷，性情略帶躁急；所以她的回答是「唧——唧——」

——唧——去捉蜘蛛罷……去捉蜘蛛罷，唧。」

湯姆仍舊向前走，胸中並沒有半點目的，他祇是喜歡那廣大新異的地方，和那清鮮

爽快的空氣。但當走到山腰時，他就漸走漸慢；因為那地方很不好走。灰石塊滿鋪着，沒有柔軟的有彈力的草皮，正像崎嶇的幽徑，兩旁是峻峭的山壁，滿生着鳳尾草；他就從這塊石頭跳到那塊石頭，時時滑下來，弄痛了他的赤着的小腳趾，雖然腳趾未必堅實，但是他依然一聲不響的前進。

如果湯姆瞧見了那愛爾蘭婦人跟在後面，同他一起經過那片荒地，他會說什麼呢？可是他很少回頭往後望，她又故意隱在巖石背後跑，所以他總沒瞧見她，而她卻瞧得見他。

現在他稍微覺得肚飢口渴了；因為他跑了很長的路程，太陽已經高掛在天空，石頭熱得像火爐，空氣在石上浮蕩不定，正同在石灰窖上面一樣，直把周圍各樣東西都在閃光中震動，融化。

但是他不見有什麼地方可以得到一點東西吃，一點清水喝。

野草叢中該有覆盆子，和金雀花的果；不過現在正開着花，沒有結成果，因為還是六

月的時光。至於水，誰能在青石塊上找得到呢？有時他經過一個很深的黑暗的燕子洞，牠直伸入地裏去，好像地下矮人的房子的煙囪。他經過的時候，恐怕不止一次了，他聽到流水淙淙的聲音。他多麼願意走下去潤一潤可憐的焦唇呵！他雖是個勇敢的掃煙囪的小工人，但還不敢爬下像這樣子的煙囪。

於是他繼續前進，等到他的頭腦給熱氣弄得昏暈的時候，他自以為聽見禮拜堂裏的鐘在很遠的地方響着。

「呀！」他想，「那邊有禮拜堂的地方，一定有房屋和人；或者有什麼人會給我一點東西吃，一口湯喝吧。」他便走去找尋禮拜堂；他自信很清楚的聽到鐘聲了。

一分鐘後他又站定不動了，說道，「怎麼辦呢，這世界是多麼大的一塊地方呀！」對啦，世界大得利害；在山頂他甚麼都看得見——還有看不見的嗎？

在他後面很低的地方就是哈杜佛吧，那邊有古木參天的叢林，泛着金光的河流。在他左面很低的地方是一個市鎮，矗立着煤礦裏的大煙囪；河流蜿蜒的流到浮光的大海

裏去；點點白帆，在沒邊際的海中蕩漾。在他前面的景物，很像一幅平鋪着的地圖，大的平原，田莊村落，給一帶深鬱的樹林圍抱着；那些東西很像就在他的腳邊，但是他明白實在離開得很遠很遠。

他的右面非常荒蕪，山邱重疊直到渺茫的遠方，好像和碧天相接。但在他和荒蕪地方的中間，似乎就在腳邊吧，有一大塊地方，湯姆看見了，馬上決定到那裏去，因為那裏是適宜於他的地方。

一個很深很深的巖谷，十分狹窄，滿佈着森林；可是穿過了森林，在他千百尺以下的低處，他卻看見一溪很清澈的水在那裏發亮啊，如果他能下去到溪水旁邊，那多少好在溪水旁邊，他又見到一座小茅屋的屋頂和一個劃成許多四方花壇的小花園。花園裏有一個蒼蠅一般大小的紅的東西在那裏走動。湯姆留心望去，原來是一個穿紅背心的婦人呀！或者她會給他一點東西吃吧。禮拜堂的鐘聲又響起來了。下面一定有鄉村在那裏。是的，沒有人會知道他，以及他在哈杜佛遭遇到什麼。雖然約翰子爵派遣全村的警察來

攔截他，想來消息還沒有傳到那裏；在五分鐘內他還可以跑下去乞了食，馬上就離開。

湯姆一半是對的，因為他斷定搜索逃犯的消息還不會喧傳到離哈杜佛十里遠的地方；一半卻錯了，因為他料定在五分鐘內可以奔下去，不知那茅屋有一里多遠，並且在千尺之下呢。

無論如何他鼓着勇氣跑下去，不管腳怎樣痛，身體怎樣倦，肚子怎樣餓，口怎樣渴。禮拜堂的鐘聲這樣的響亮，他以為那些聲音一定就在他的頭腦裏面。河水在下面的深處很和諧地唱着——

清清冷冷，清清冷冷，

發笑的淺灘，蘊夢的池塘；

清清冷冷，清清冷冷，

閃爍的沙礫，飛沫的魚梁；

巉巖之下畫眉鳴，

籐牆那邊傳出寺院鐘聲。

清淨的，爲着清淨的呵；

戲於此，浴於此，慈母與童嬰。

*

潮溼污垢，潮溼污垢，

煙霧漫着市鎮的天；

潮溼污垢，潮溼污垢，

碼頭上，溝渠裏，泥濘的江邊；

黑暗更黑暗，假如我越往遠去，

骯髒更骯髒，假如我越是富裕；

誰甘願和罪犯競賽？

避開去，回轉去，慈母的嬰孩。

*
強健自由，強健自由，

水閘大開，奔騰向海洋，

強健自由，強健自由，

滌淨我溪流，一瀉若狂，

到那金光的沙灘和浮蕩的汀洲，

無垢的潮汐已在天邊久候，

我淪入無窮的無窮，

猶如犯罪的靈魂重得赦宥。

清淨的，爲着清淨的呵；

戲於此，浴於此，慈母與童嬰。

於是他跑下去；他始終沒看見那愛爾蘭婦人也跟在他後面跑下去。

一里之外，和一千尺之下。

湯姆明白了；大約是這樣情形，他可以一塊小石頭輕輕地擲到那個在花園內拔草穿着紅背心的婦人的背後，也許會使石頭越過小花園觸到對面的巖石上。因為那山谷的底只一畝廣闊，一傍有溪水 flowing，上面是斑白的峻嶺，斑白的磽地，斑白的階梯，斑白的莽原，像圍牆一樣直矗到天上。

第七章 下入幽谷

湯姆下去了；起初他跑下三百尺長的險峻的草原，上面鋪着像鏗刺一般粗的褐色的沙礫；他帶跳帶叫的跑，沙礫使他的腳踵痛得不亦樂乎。他只想着他可以擲一塊石頭到花園裏去。

然後他又跑下三百尺長的層疊的灰石巖。那上面沒有蔓草，但——

第一是一個草坡，披着非常美麗的花，如野薔薇，虎耳草，茴香，紫蘇，以及多種芳香的

野草。

其次，他跳下兩級灰石。

其次，又是一層草和花。

接着他又跳下一級。

其次，又是花草地，有五十碼長，差不多和屋脊一般傾斜，他須得坐着滑下去。

再下的石級有十來尺高；他站定了，匍匐着找那巖石的裂縫；因為假如他滾下去，他會滾進老婆婆的花園，嚇得她失神。

他找到了一條幽暗的狹窄的裂縫，裏面滿生着鮮綠的鳳尾草，他於是沿着裂縫爬，使用他的膝蓋和手肘，猶如他鑽進煙囪時的光景，這樣一個草坡，一層巖石，又是一個草坡，一層巖石，直到——啊！了不得！我盼望牠快完呢；真的，他跑完他的路程了。他又想起他可以拋一塊石頭到老婆婆的花園裏去了！

最後他跑到一條堤岸邊，那裏全是好看的灌木，白色的樹幹生着銀背的葉片，還有

山槐和橡樹；下面是峻崖峭壁，長着冠狀的鳳尾草和山蘆葦；透過灌木林，他望見溪澗裏水光閃耀，更聽得溪水沖激鵝卵石的聲響。他不曉得這所見所聞的卻在三百尺以下。

假使你從高處向下望，說不定會感覺頭暈目眩；然而湯姆並不這樣。他是一個大膽的掃煙囪的孩子；當他知覺自己正在危崖頂上的時候，他並不坐下來哭着叫爸爸（其實何嘗有一個爸爸讓他撒嬌呢，）卻歡天喜地的喊：「呀，這纔稱我的心意啦！」也不管疲乏不疲乏，他就落下去。攀援着樹枝和石頭，超越着荆棘和巖巖，踐踏着蘆葦和林莽，好像他生來就是一隻活潑的小黑猿似的，用四隻手跑路。

他始終沒有瞧見那愛爾蘭婦人跟着他下去。

但是如今他弄得週身疲倦了。赤紅的落日已經把他灼得難受，山林中潮潤的熱氣把他灼得更利害，淫淫的汗從他的手指尖腳趾尖流出，把他洗得乾乾淨淨，為湯姆一年中所從未有過。當然啦，只是他碰到東西，都會給他弄髒。因此這山坡上就從此有一條黑污的路。並且這幽谷裏從此又有着比以前更多的不知名的黑甲蟲；推其原因，就是因為

湯姆把他們的始祖塗黑了，那時這始祖正穿着湖色的禮服，鮮紅的褲子，漂亮得像一隻啣了夜香花的園丁的狗，預備去結婚。

最後他達到幽谷的底了。但是，你看，這並不是底，——人們如果曾經從高山上跑下來，定必相信。這山巖脚下疊着一堆一堆的灰石，這灰石是從巖石崩潰下來的，有的同人這樣高，有的同劇場裏的臺幕一樣高，一個一個的窟窿裏都滿生着鳳尾草；湯姆經過這些窟窿時，他重復見到陽光；霎時間，他又感覺疲倦了。

他不能繼續前行了。太陽火一般照着，他還覺得寒冷。他體氣不足，虛弱得有如患了病。他同茅屋之間只隔得一片二百碼的平坦的草坪了，可是他不能走下去。他聽到就在一畦內外的溪水潺潺的聲音，他彷彿覺得遠遠在一百里以外呢。

湯姆躺在青草地上，甲蟲爬上他的身，蒼蠅停上在他的鼻子。若不是蚊蟲和蒼蠅來光顧他，我不曉得他甚麼時候會站起來。蚊蟲在他耳旁嗡嗡的吹着號角，飛蠅吮吸他的手和面。湯姆驚醒了，爬起身，一顛一踵的跑開，跳過一垛短牆，走上一條狹路，直奔向茅屋

的前門。

他慢慢地走上階去推門，那扇門上掛滿了玫瑰花和捲鬚藤，他驚怯地向屋中窺看。

他望見壁爐上面放着一瓶鮮美的野草，前面坐着一個慈祥美貌的老太婆，穿着紅背心，短的白睡衣，戴着潔白的小帽子，一方黑絲巾繫在她的項頸裏。貓們的祖老爹蹲在她的腳邊；在她對面的兩張長凳上，坐着十三四個天真爛漫，肌膚紅潤，身材矮胖的孩子，他們正在學習基督被釘在十字架流血贖罪的禱告，喃喃地念着。

孩子們望見了湯姆那副骯髒的模樣，異常驚詫——女孩子們哭起來了，男孩子們卻用手指着他



了來起哭們子孩女

吱吱的笑，可是湯姆絕不理會，因為他過於困乏了。

「你是誰！你要些什麼？」老太太這樣喝問。「要掃煙囪嗎？滾開！我這裏沒有煙囪。」

「水，」可憐的湯姆靜靜地輕聲回答。

「水嗎？桶裏多着裏呢，」她惡狠狠的說。

「但是我不能夠到桶那邊去了，我耐不住肚飢和口渴。」湯姆說完了就倒在地，頭向裏邊。

老太太架起古怪的眼鏡來端詳湯姆，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之後，她才說：「他恐怕是生病了；小孩子總是小孩子，管他掃煙囪不掃煙囪。」

「水，」湯姆說。

「怪可憐的！」她卸了眼鏡，站起身，走近湯姆身邊，「水不很適宜；我給你牛乳罷。」她蹣跚的跑進隔壁房間，捧了一杯牛乳和一块麵包出來。

湯姆一口把那杯牛乳喝完了，於是抬起頭來看，重振精神。



水不很適宜給我你牛奶乳

「你從那裏來的？」老萊婆問。

「從上面攢下來的，就是那裏，」湯姆指着天空說。

「你怎麼會到上面去的？」

「我從邸宅裏來，」湯姆疲倦得狠，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來思索這樁故事，因此三言兩語就把事實說完了。

「祝福你這小小的人，可是，你不曾幹過偷竊的事情吧？」

「不會。」

「祝福你這小小的人，我不再盤問你了。對啦，上天一定指引着這個孩子，因為他天真的緣故！離開那邸宅，經過哈杜佛，落下溜斯威巖！如果上天沒有指引他，誰會聽見過這樣的事情呢？你爲甚麼不喫麵包呢？」

「我不能喫。」

「這麵包非常好，我親手做的。」

「我不能喫，」湯姆說，他把頭擱在膝蓋上問道——

「今天是禮拜日嗎？」

「不是；噢，是禮拜日又怎麼樣？」

「沒有甚麼，我不過聽得教堂的鐘聲就是了。」

「祝福你這虔敬的小小的人！這孩子不大康健。跟我來吧，我替你用布蓋好，讓你在
一處地方休歇。假如你清潔一點的話，爲着天主的原故，我早叫你在我自己的牀上睡覺
了。現在姑且跟我到別一處地方。」

湯姆沒有力量立起來，她只得扶助他，挾持他。

她安置湯姆在廊房裏的一隅，那裏有柔軟的乾草和一張舊地毯。她教他休息着恢復氣力，並且說下一點鐘學堂裏的課程完了她馬上來看他。

她於是走回去，盼望湯姆一會兒就入睡。

第八章 我必須洗乾淨

湯姆總不能入睡。

他在牀上翻來覆去，把身體搖動，更用兩腳亂擺亂踢，不覺弄得混身發熱，很想跑到河裏洗一個澡；這才有點兒朦朧的意思了，恍惚間聽見那個姑娘喊他，「呀！你太骯髒了，趕快去洗個澡罷！」又聽見愛爾蘭婦人說，「那些要洗淨的，必得洗淨。」又聽見禮拜堂的鐘聲響亮，好像和他很接近，雖然那個老太婆說過不是，他仍舊一心想念這天是禮拜日。他又跑到禮拜堂去，看看裏面是怎樣的光景；因爲



湯姆不能入睡

他一生從未進過禮拜堂。可憐的小湯姆呵，他還不能享這福分呢！他週身沾着煙屑和塵垢，人家也不許他進去的，除非他先到河裏洗一個澡。他在夢中高呼着，「我必須洗乾淨，我必須洗乾淨。」

驀地他覺得自己並不在廊房裏的乾草上睡着，卻躺在路旁的草場中，一條小溪剛好在他面前潺潺的流過，好像連續的說，「我必須洗乾淨，我必須洗乾淨。」他在半睡半醒中跑到那裏，像小孩子們生病的時候，時常會跑下牀來在房裏走一般。他一點也不奇怪，就跑到小溪的岸邊，匍伏在草上，看那澄清的溪水，連水底的每一塊石卵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尾銀色的小鱒魚看見他漆黑的臉的影子，



鱒魚在伏匍在草的透上

便驚惶地逃開去。湯姆把手放進水裏，探得水很冷，他說：「我願意變做一條魚在水裏游，我必須洗乾淨，我必須洗乾淨。」

湯姆很快活的脫下衣裳，因為脫得太快，把衣裳的好幾處撕破了，這並不希奇，舊得不堪的衣裳，不難一下子弄壞的。他先把瘦癯的，炙熱的，疼痛的小腳浸入水裏，然後輪到兩條大腿。他入水深一些，在他頭腦中的鐘聲就響亮一些。

「呀，」湯姆說，「我必須趕快洗澡；現在鐘聲正在洪亮的響着；一會兒就要停止了，禮拜堂的大門便將跟着關上了，那末我永遠不得進去了。」

湯姆仍舊沒看見愛爾蘭婦人——這時候她不在他的後面，卻在他的前面。

湯姆跑到溪邊的當兒，她已經一步一步的走入冰冷清澈的水中；她的圍巾和背心漂去了，綠色的浮萍環繞她的四週，白蓮花環繞她的鬢髮，溪中的衆仙從水底鑽出來，交臂扶着她到水底去了；原來她是她們的王后；說不定也是別的仙人們的王后呢。

「你到了什麼地方？」衆仙問她。

「我曾經撫摩許多病人的枕頭，輕輕把甜蜜的夢告訴他們；又開了些茅屋的窗，讓裏面的臭氣散出來；又在陷坑旁用好言好語救好些小孩子回去；又力勸放蕩不羈的女

人們歸

家；那些

丈夫正

要舉手

打妻子

的時候，

我又止

住了他

們；總而

言之，我盡我的能力去援救那些不能自救的人——雖不免有些煩惱，但也算得滿足。我



去底水到他養扶仙衆的中溪

今天還帶了個新的小弟弟回來，我一直留神護送他到這裏。」

一羣仙人很快樂的笑了，因為她們又多了個小弟弟。

「但是你們要記着，他不可看見你們，也不可知道你們在這裏。他如今只是一個蠻人，好像被屠殺的野獸；但他必須從被屠殺的野獸那裏去學習學習。你們切不可同他遊戲，同他交談，或不讓他看見你們；你們只要照顧他不致遭逢什麼危難就夠了。」

於是仙人們很愁悶，因為她們不能和這新的小弟弟遊玩，但她們都服從王后的吩咐。

水

王后便游向水底，任意來去。但在湯姆是什麼都看不見聽不見的，倘若他看得見聽得見，恐怕這個故事又要不同了；湯姆因為熱和渴，心中又很着急，要把身體洗乾淨，恨不得立刻跳下清冷的溪水中去。

孩

在水中不滿兩分鐘，湯姆就睡着了，這樣恬適愉快的睡覺，他從來不會享受過；他夢見早晨所經過的草地，所看見的高榆樹和打盹的牛羣；到後來連夢也不做了。

爲甚麼他睡得這樣舒暢呢，這個道理很明白；但人家真不容易懂得。這不過是仙人們使他睡着的。

那個慈祥的老太婆教完了學堂裏的功課，在十二點鐘回來時，湯姆已經不在那裏了。

那個老太婆出去尋了一遍，十分惱怒的跑回來，以爲小湯姆造了虛假的故事，裝了有病的樣子來騙她，騙了她又逃去了。

到第二天她就轉變了這念頭。

因爲那天約翰和他的從人跑得氣都喘不過來，結果卻找不到湯姆，只得呆呆的回來，心裏不免沮喪。

等到約翰爵聽到了保姆的講述，心裏更其悵悵；可是當綺麗姑娘，就是那白姑娘，說完了一切情形後，他益發爽然了。據白姑娘說，她只看見一個可憐的污黑的掃煙囪的孩子，帶哭帶喘的再要爬上煙囪去。她當然很害怕，但不驚奇。這就盡在於此了。他在房間

裏並沒有拿甚麼東西；從他的小小的腳印看來，他們曉得他不曾離開爐旁的地毯一步，直到那保姆捉他的時候，可見這完全是誤會的。

第九章 人家怎樣找尋湯姆

約翰子爵勸格林姆回去，對他說，倘若他不去鞭打他，好好地把他帶來，使他可以問明白這事的真情，就有五個先零的賞格。因為照他的猜度，就是格林姆也作同樣的猜度，以為湯姆必然逃回家裏去了。

但這一天晚上，湯姆並沒有回到格林姆那裏。格林姆不得已跑到警察局去報告，叫他們留意找尋那小孩子。但湯姆祇是杳然。他們那裏會夢想到他已經跑過那些大山澤到幽谷裏去了呢！他們不會這樣想，正如他們不會想到湯姆已經到月亮裏去了一樣。

明天，格林姆帶着愁容跑到哈杜佛；不料約翰子爵早已越過山嶺遠去了；他只得整天坐在僕人所在的外廊裏白等了一天。

那天夜裏，和藹的約翰子爵沒有舒舒服服的入睡；他對妻子說，「我的愛，那個孩子一定是到遍地松鷄的荒原上去，迷了路了；可憐的小孩子呀，我真放心他不下。但我想出一個辦法了。」

第二天早上五點鐘，他就起身，洗過澡，穿上獵裝，走進馬廐，他的神氣活像個和善的老紳士。面孔像玫瑰花一般紅，一雙手像桌面一般堅實，肩背寬闊有如小牛的背；他吩咐用人放出他的愛馬，又叫看門人也騎上馬，獵夫和兩個侍從都準備定當，再吩咐用人拉出一頭獵狗來。這獵狗有小牛一般高大，毛色花斑，耳鼻都大，喉嚨像禮拜堂裏的鐘。他們帶牠到湯姆曾經到過的樹林裏；在那裏牠大聲的吠，把牠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他們。

獵狗領他們到湯姆所會爬過的牆頭邊，他們就把牆推倒了走過去。

這隻聰明的獵狗引導他們一步一步很慢的跑過曠野，越過山澤；因為已隔了一天，湯姆所遺下的氣味差不多給微風吹散，熱氣蒸發了，要仔細的嗅才能辨出來。機警的約翰子爵，他在清晨五點鐘就起來，原來就為着這個緣故。

最後他們跑到柳惠德山崖的絕頂，在那裏獵狗望着他們吠，似乎說，「我告訴你們，他就從這裏下去的！」

他們不相信湯姆會跑得這樣遠；他們看見這可怕的山崖，料想湯姆斷不敢走近來望一望的。但是獵狗既然這樣說，也不能說不是真的吧。

「上帝饒恕我們！」約翰子爵說。「在深壑的底裏，我們或許會找到他的尸骸。」於是 he 拍着自己的大腿說——

「誰敢到柳惠德山麓去看看那個孩子的生死啊，若在二十年前，我一定會自己下去！」不錯，若不是上了年紀，他早就下去了。

「誰能把那個孩子救活了，我賞他二十金鎊！」他的好處就是說得到做得到，他從來不說謊話的。

孩 · 水

在人羣中有一個飼馬的小童，他是一個很小的用人，騎馬到鄉村裏叫湯姆來掃煙囪的他就是他；他說——

「不管有沒有二十金鎊，我總願意下去，單爲着那個孩子的原故。他是一個善於爬煙囪又善於交談的孩子呢。」

於是他爬下柳惠德山；在山頂時，他很漂亮，到山下他就很襤褸了；因爲他脫去了靴套，袴子，短衫，撕碎了綳帶，又弄破了靴，失去了帽子，最可惜的，他失去了襯衣的扣針，這枚扣針是金製的，他很寶貴牠，在牟爾屯那裏抽彩得到牠，上面刻有圖畫，畫着一匹名貴的老牝馬名叫斐斯汶，非常自然，像活的一般；但現在失去了，這是很大的損失；更兼湯姆的蹤跡完全杳然。

這時候，約翰子爵和他的從人騎着馬向右繞行。三英里，然後折回來落到山下的幽谷。

他們來到那老太太所開的學堂門前，小學生們都跑出來探望。那老太太也趕了出來；她看見了約翰子爵，馬上深深的鞠躬，因爲他是她的主。

「呀，太太，近來好嗎？」約翰子爵說。

「托你的洪福，我像你的背心一樣壯健，哈杜佛施主。」她說——她不叫他約翰子爵，只叫他哈杜佛施主，這是北國人的習慣——「歡迎你來到幽谷；但在內這個節季，你不是來獵狐的罷？」

「我來獵一頭很奇怪的畜牲，」他說。

「奇怪了，今天你的面容爲甚麼這樣憂悒？」

「我來找尋一個迷途的孩子，一個掃煙囪的孩子，他跑走了。」

「呀，哈杜佛，哈杜佛施主，」她說，「你一向是個仁慈的君子；倘若我把他的消息告訴給你聽，你可否不要難爲他？」

「我不會的，我不會的，太太。我只擔心我們不分皂白的把他趕出了宅邸，而這條狗一直帶我們到柳惠德山頂，於是——」

不待他敘述完畢，老太太突然喊出來。

「究竟他對我說得很對，可憐的小孩子呀，起初的思想大抵是純良的，人們倘若

肯靜心和氣，他們的良心就會把正路指示給他們的。」

這樣她就是一切的事情告訴約翰子爵。

「帶狗到這裏來，叫他伏下去嗅一嗅。」約翰子爵不再說別的，他的牙齒抖動不止。狗被放出去了；從茅屋後面跑去，經過大路和牧場，來到一片赤楊的叢林；那赤楊枝上掛着湯姆的衣裳。一切應該知道的，他們都知道了。

湯姆呢？

啊，現在講到這奇怪故事中最奇怪的一段了。湯姆醒了，他當然要醒的——因為小孩子們睡夠了適當的時間，自然會醒來的——他發見自己在水中游泳，身體縮短了不少，大約只有四寸長，再說得準確一點，他只有三寸八分七釐九毫零二忽長，在他喉嚨左右耳下腺的部分，生着一副腮，像吸水的蜥蜴一般，他起初以為這是繞頸的花帶，後來想把牠拉開，感到痛楚，他才知道這也是他身體的一部分，最好不要動牠。

實在講，神仙們已把他變做一個水孩子了。

水孩子？恐怕你們從不曾聽見過水孩子罷。這就是我爲甚麼要寫這故事的原因了。世界上有許多事物，你們從不曾聽見過；又有許多事物，無論什麼人都沒有聽見過；也許有更多的事物，就是將來也永遠沒有人知道的。

再說，那時水面忽地浮起一團暗黑的東西來。約翰子爵和隨從的人都說是湯姆的尸骸，以爲他已經溺死了；這是多大的一個錯誤啊！

約翰先生打發人到各處去找尋湯姆的父母；但恐怕到世界末日也不會找到了，因爲一個已經死了，一個遠住在植物灣。

那個小姑娘因爲記念湯姆，一禮拜內沒有弄過她的玩物，她永遠不會忘記他。她替他立一塊精緻的墓碑在幽谷的小教堂的空地上，那裏有很多年老的谷中人，在石灰岩中並排埋着。每逢禮拜日，那個女太太總拿一個花圈去裝飾這塊墓碑，等到她年老跑不動了，小孩子們就代替他做。當她織着她所謂結婚服的時候，她時常唱一首很古的詩謠。小孩子們雖然不知道這首詩謠是甚麼意思，但都歡喜唱牠；因爲牠又快樂，又憂愁。字句

是這樣——

「當世界年青的時候，

一切的樹木碧酣綠透；

每隻鴉兒都是鴻鵠，

每個女兒都是王后；

好輝煌呵戰利品和駿馬，

環繞世界而奔走；

青年人誰沒有遠大的前程。

就是狗也有雄飛的念頭。

*

「當世界衰老的時光，

一切的樹木枯萎凋黃；

所有的游藝都已陳舊，

所有的輪子破壞毀傷；

爬到墳頭就你的位次，

頹喪的殘廢的在你兩旁；

是上帝的仁慈，

使你找到青春時愛過的面龐。」

第十章 在水中的湯姆

湯姆很愉快的住在水中。他在陸地上很悒鬱的當過苦工；現在爲補償這一層，他什麼工也不用做，天天過着安息日。做不須勞力，只有享樂，在澄清的水中看那可愛的光景，那裏陽光不會太熱，寒霜不會太冷。

他喫的是什麼呢？水芹菜或者——或者水肉糜，水牛奶，像陸上小孩子所喫的一般。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水產，還不夠十分之一，所以不能替水孩子作答了。

有時他沿着光滑的石卵的水路跑，看蟋蟀在石縫中跑出跑進，宛如陸上的兔子；有時，他爬到凸出的巖石上，看那千萬頭開散的呼潮鳥，牠們都有一個可愛的小頭和一雙小腳，時時在那裏窺望；有時他又跑到一個僻靜的灣角，看蠕蟲們暢快地咀嚼廢木，像你們喫葡萄蛋糕一般，又看牠們用絲和膠建築牠們的房子。牠們是富於想像力的姑娘；都不能鎮日用同樣的材料來建築，總要調換好幾次。有的先用石卵來砌；不久用水藻來膠；但一會兒她又找到一個田螺殼來砌了上去；但這個田螺是活的，不願讓任何生物用牠的殼來建築房子；可是她不由牠有些少發言權，就此建築上去，像惡漢子一樣的粗暴；一剎那間她拿來一段廢木，一剎那間，又拿來一塊緋紅色的石子，等到造成功時，倒有幾分像愛爾蘭人千補百納的大衣。她又找到一根比她長五倍的草梗，驚喜道，「好呀！我的妹妹有一條尾巴，我也應該有一條呀！」她就將草梗裝在背上，不管便利與否，很驕傲的踏步前去了。去年五月，牠們在郎池的那一端集會，這樣的尾巴就從那時節時髦起來的，大

家拖着一條草梗來散步，草梗交纏時彼此都跌倒，使湯姆看了頗覺好笑。但她們是很對的，因為人們是常常這樣學時髦的。

有時湯姆跑到很幽森的地方；在那裏他看見水底的森林。在你們看來不過是些水藻罷了；但你們要記得湯姆是很小的，你們以為一寸的東西，在他就以為一百寸了，這正像鱈魚一般，他所見的，所嗅的東西，你們要在顯微鏡下才看得清。

在水中的森林裏，他看見水猩猩和水松鼠（他們都有六條腿；所有水裏的東西，除了水孩子和蜥蜴外，大部分都有六條腿）他們很敏捷的在樹梢上走路。那裏也有很多香花；湯姆想去採牠們；但當觸着牠們的時候，牠們立刻收縮攏來，變成一球果子。湯姆看見水中的各種東西像鐘啦，星啦，車輪啦，花啦都有生氣，都有美麗的形狀和可愛的色彩；牠們像湯姆一般是有生命的，很忙碌的。因此他才明白水裏的景象不像他初看到時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湯姆又看見一個奇怪的小朋友，他從一所圓磚築成的屋子的頂上探出頭來。他有

兩個大輪子，一個有齒的小輪子旋轉着，像打穀的機器；湯姆站着凝視他，看他的機器製出些甚麼東西來。你們猜他是製造甚麼東西的？原來是製磚的。他的兩個大輪子掃着浮在水面的泥；遇着好喫的就放到嘴裏喫；那不能喫的泥糜，就放到胸部的小輪子裏，這不過是一個有齒的圓洞罷了；在那裏他把牠製成一塊純淨而堅硬的圓磚；製好了，把牠放在牆頂上，又趕着製第二塊。他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東西嗎？

湯姆相信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東西。他想同他交談；但是那製磚的似乎瞧不起他的樣子，並且他忙得很，那裏有閒工夫管湯姆呢。

現在你們要知道水底的動物是都有言語的；不過不像我們的言語；卻同馬呀，狗呀，牛呀，雀呀，牠們的談話一般；不多時湯姆學會了，他開始和他們談話；倘若就是個好孩子，就可以得到一羣很快樂的同伴。但是可惜湯姆也像一般頑皮的小孩子，歡喜獵取生物來殺害，教自己愉快。有人說這是少年人不可免的事；我們的天性就是這樣的，這正足以表示我們是獵食禽獸的祖宗的後裔。然而，無論這是天性與否，小孩子們總可以改掉的，



水仙們見湯姆這
般頑皮非常納悶

並且一定要改掉的。假若他們的天性裏真有像猴子一樣的淘氣，卑鄙和不良的習慣時，也不能說一定要學着猴子去作弄人家的。因此，他們不應該使那些瘡啞的動物喫苦；不然，有一個老婦人將來會使他們喫同樣的苦。

但湯姆不知道這些；他戲弄和騷擾那些水中動物，使牠們很煩悶，以致怕他，看見他來就跑開，或者躲進牠們的甲殼裏；因此他沒有同伴和他交談玩耍了。

水仙們見湯姆這般頑皮，非常納悶，很想叫他來告訴他不要淘氣，教他

做個好人，更陪他遊玩；但是仙后曾下禁令，沒有法子轉圓。故而湯姆只能從自己的顯明深刻的經驗中得到教訓，像很多的蠶人一樣，雖然時常有些仁慈的人極願意把他們所知道的教導他。

有一天他找到一條蠕蟲，他要牠的頭從牠的屋裏伸出來；但屋門已經關了，不能伸出頭來。於是湯姆這個頑皮孩子怎樣做呢，他就把牠拉開，看這可憐的姑娘在裏面做些甚麼。真是可恥的行爲！當你們安睡的時候，願意有一個人把你們的房門打開，看你們怎樣睡眠麼？而湯姆竟扯破了那扇用可愛的絲織成的，滿佈着閃光的晶體的門；他望進去，看見蟲姑娘伸出她的頭，已經變成一個雀兒的頭了。湯姆同他說話，她不能回答；因為她的嘴和臉都給她的純紅皮的新睡帽蒙起來了。她雖然不回答，其餘的蟲姑娘卻高叫道：「呀，你這粗魯的可恨的孩子；你又來作弄人家了！她剛只入睡啊，她睡足了十四天出來，就有一對美麗的翅膀，會在各處飛翔，又會產許多的卵；你如今把她的門打破了，她的嘴又已封了起了，不能再把門補好，這樣她就要死了。誰叫你來到這裏，使我們的生命都喪

在你手裏的呢？」

湯姆於是游開去了。他覺得很慚愧，他知道自己的頑皮；像一個小孩子一般，明白自己做錯了，但不肯說出來。

第十一章 蜻蜓

後來湯姆跑到一個池裏，那裏全是小小的鱒魚，他開始攪擾那些小魚，而且捕捉牠們；但是牠們從他的手指間滑脫，驚極地逃去了。湯姆不捨地追逐牠們，追近一個在赤楊樹根下大而闊的巢穴時，突然衝出一尾長大的老鱒魚，比他的身軀還大十倍，鼓着全身的氣力迎面而來；這時候我不知道誰怕誰了。

他含怒地孤獨地往前跑，這是他該受的；他看見河岸底下有一隻非常醜陋骯髒的生物坐着，只有他一半那麼大；牠有六條腿，一個大肚子，一個很好笑的頭，生着兩隻大眼睛和一張驢子似的面孔。

「哦，」湯姆說，「你無疑是一個醜陋的東西！」他對那生物裝着鬼臉，把自己的鼻子貼着牠，更像一個頑童一般呼叱他。

噢！驢子面孔驀地脫卻，伸出一條長臂，末端附着一對鉗子，抓住了湯姆的鼻子。那東西沒有損傷得他利害；只是緊緊抓住了不放。

「嘎，嘎，放了我吧！」湯姆喊着。

「那末，你也該放開我呀，」那生物說。「我要安靜，我要打瞌睡。」

湯姆答應任牠獨個兒在那裏；那生物才放他走。「爲甚麼你要打瞌睡呢？」湯姆問。「因爲我的兄弟姊妹都睡過，變成了有翅的美麗的生物；所以我也要睡。不要同我說話吧。我快要睡着了。我一定要睡了！」

湯姆呆呆站着，瞧着牠。牠自己澎脹着，伸展着，挺直着，最後——迸裂了，脹破了，翻的一聲——牠脫下背皮，直脫到頭頂。

從裏面走出很細弱，很精緻，很柔軟的生物來，柔美光滑有如湯姆；可是蒼白軟弱，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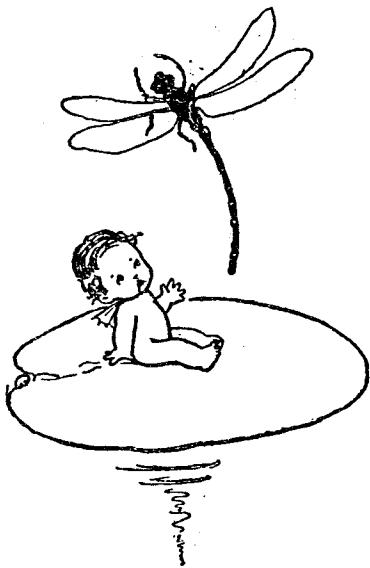
像一個嬰孩在暗房間裏經過了一場大病，牠無力地移動牠的腿；看起來含羞似的，像一個少女初次進跳舞會；於是牠慢慢地爬上草幹，達到水面。

湯姆詫異得一聲都

不響；只是注目凝視着。他也探出水面，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生物坐在溫暖明亮的陽光裏，奇怪的變化起來了。牠漸漸地長得強健堅實；牠的身軀顯現出

最可愛的顏色，青，黃，黑，斑點，橫條，環紋；從他的脊背聳起四張透明的灰褐色薄紗的大翅膀；牠的眼睛長得非常大，佔了頭的全部，而且像萬顆金剛鑽一樣發着光。



中空向飛地嘔嘔蜓蜻

「哦，你這美麗的東西！」湯姆說，便伸手去捉牠。

可是那東西嚶嚶地飛向空中，展了展翅膀，隨後又停落在湯姆身旁，安靜地沒有驚惶的樣子。

「不！」牠說，「你不能够捉我了。我如今是一切飛蟲的王，一隻蜻蜓了；我將在陽光中舞蹈，在水面上飛翔，捕捉蚊蟲，而且將娶一個妻像我一般美麗。我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哈哈！」牠便飛入空際，開始捕捉蚊蟲。

「啊！回來，回來！」湯姆喊，「你這美麗的東西。沒有同伴和我玩耍，我一個兒在這裏很孤單的。只要你回來，我以後不再捉你了。」

「我不管你捉我不捉，」蜻蜓說，「便是你要捉我也休想捉得到。但是等我喫過了中飯，玩賞過了這悅目的景物，我就要回來，到那時把旅程中的經歷和你暢談罷。」

蜻蜓後來果真回來，和湯姆暢談。牠對於自己的彩色和大翅膀，顯出一點驕傲的神態；但你們要曉得，牠從前是一隻可憐，骯髒，醜陋的生物；這就大可原諒了。牠很喜歡談及

牠在叢林中麥場中看見的特異的東西；湯姆也樂於靜聽，因為自己差不多已經忘記這些了。不久他們成了親密的朋友。

後來他也不捉蒼蠅了；因為他意外地認識了一頭蒼蠅，他曉得牠是一個極有趣的小夥伴。

七月中天氣很熱的一天他浮在水面曬太陽，捕捉蜉蝣拿子來喂鱒魚。無意中他看見一個新種類，是一隻暗灰色的小伙伴，頭是櫻色的。牠真小得很；可是牠也很自負，像一般人那副樣子。牠聳起牠的頭，聳起牠的翅膀，聳起牠的尾巴，連尾巴梢的兩根細毛也聳起來了，總之，牠宛如小人國裏的侏儒。牠並不飛開，卻大膽地跳到湯姆的指頭上坐着；牠叫得異常微細，乾脆，尖銳，恐怕你們不會聽見過——

「謝謝你的盛意；不過現在我還不需要。」

「需用什麼？」湯姆說，他對於牠的唐突十分詫異。

「你的腿呢，你這般仁慈地伸出來給我安坐。可惜我正要起程去看一看我的妻子。」

朋友！一個家庭是怎樣的討厭事情呵！（其實牠並不替家庭做點事體，牠讓妻子獨自去產卵。）等我回來時，盼望你還是這般仁慈，依舊伸出你的腿。」於是牠飛去了。

湯姆以爲牠是一隻極薄情的東西，後來見牠去了五分鐘就回來，更其自信他見解的不誤。牠說，「呀，你等得倦了吧？唔，你那一條腿也很不錯呢。」

牠撲到湯姆的膝蓋上，用尖銳的聲音開始縱談。

「你住在水底嗎？那是一處很不好的地方呢。從前我也住過，那時我弄的骯髒得不成個樣兒。然而我沒有把牠當作久住的地方。所以我大大的變化，跑到水面來，穿上這套灰色衣裳。你看，這很像商人的服裝，不是嗎？」

「不錯，漂亮得很，瀟灑得很，」湯姆說。

「是的，要漂亮瀟灑纔能博得人家的尊敬呢，那些品格，有了家室的尤其不可少。但是我討厭那些了，這是真的，我做過不少的事業，我以爲在上個星期應該把牠結束了。所以我穿上跳舞衣服，裝成一個花花公子，來拜訪這快樂世界，跳一次或兩次的舞。不論是

誰，如果有機會爲什麼不應該快樂呢？」

「你的妻子怎樣了？」

「呵！她平凡得很，愚鈍得很呢，真的；她鎮日念念不忘她的卵。假使她高興，她可以同我出來；她不高興，我就不同他出來；如今我一個兒出來啦。」

這樣說着，牠的面色漸漸轉成灰色，後來又轉成白色。

「噢，你不舒服嗎？」湯姆說。但是牠不回答。

「你死了吧？」湯姆說，看牠僵在他的膝蓋上，青白得像個鬼。

「不，我並沒有死！」一種尖銳的聲音在湯姆的頭頂上回答。「我穿着舞衣在這裏呢；在你膝蓋上的只是我的殼。哈哈！你斷不會弄這樣的把戲罷！」

湯姆當然不會，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魔術家都不會。這小傢伙卻有這本領，乾乾淨淨的跳出自己的殼，把殼留在湯姆的膝蓋上，而眼睛，翅膀，腿腳，尾巴，一一和以前無異。

「哈哈！」牠笑着，上下飛舞，一息不停，差不多跳聖韋佗司舞似的，「我如今不是一

個美麗的夥伴嗎？」

牠確是美麗，身軀雪白，尾巴橙黃，眼睛裏射出孔雀尾羽那麼多的色彩。最古怪的莫如牠尾端附着的細毛，比從前長了五倍。

「啊！」牠叫道，「我將看見快樂的世界了。我的生活並不難熬，因為我沒有口，你知道的吧，又沒有內臟；所以我永不會飢餓，也不會肚子痛。」

實在，牠長得很瘦削，枯硬，和空虛，像一根羽毛，這種命運是那些愚笨而心地偏狹之輩所配受的。

牠並不慚愧牠的空虛，還對此自負，同一班紳士一樣；牠開始上下飛舞跳盪，唱着：

「我妻舞蹈我狂歌，

歡欣快樂度光陰；

這樣辦法聰明不過，

好把煩憂驅除淨盡。」

牠興高采烈的飛舞了三天三夜，直到牠疲乏了掉下來，流水就把牠漂去。後來牠的結果怎樣，湯姆一概不知道，就是牠自己也未嘗留意；因為當牠漂去時，湯姆還聽見牠唱着——

「好把煩憂驅……除……淨……盡！」

牠自己概不憐惜自己，那末，還有誰憐惜牠呢！

第十二章 湯姆和水獺

一天，湯姆冒了一次險。他坐在蓬葉上面，和他的朋友蜻蜓一同看着蚊子跳舞。蜻蜓喫飽了，很安靜卻很疲倦地坐在那裏，因為天氣很熱，陽光很強。蚊子們忘記了可憐的兄弟們的死況，很快樂的在距離蜻蜓頭頂約摸一尺高的空中跳舞。有一隻大的黑蚊飛近蜻蜓的鼻端，距離一英寸還不到，他在那裏把爪梳自己的頭髮，揩自己的面；但蜻蜓不去騷擾牠，仍然和湯姆談話，把從前住在水中時的情形，告訴湯姆。

湯姆忽然聽見溪水上游發出一陣很奇怪的喧鬧聲；嘈雜到了不得，像把兩隻斑鳩，九隻耗子，三隻白洋鼠裝進袋子裏，牠們亂嚷出來的聲音一般。

湯姆向溪水上游着，聽見一幅同聲音一樣奇怪的景象，一個大球順着流水滾下來，一忽兒像柔輦的黃皮裘，一忽兒又像發光的玻璃；再近時才知牠不是一個球，因為牠有些時分成幾塊在水中流，等會兒卻又結合起來；聲音是愈來愈響。

湯姆就問蜻蜓這是甚麼東西；然而蜻蜓是近視眼，牠距離那怪物雖然至多不過十碼，還是看不見。於是湯姆倒跳入水中，泗過去視察；當他泗近時，這個球忽然變作四五隻美麗的動物，比湯姆大好幾倍，牠們游泳着，旋轉，沈沒，蜷曲，騰撲，擁抱，接吻，咬嚼，扯抓，種種的舉動都有迷人的姿態。倘若你們不相信我的話，你們可以到動物園去，參觀過後再說。在水中遊玩的水獺不是最愉快，最溫柔，最美好的動物。

其中一隻頂大的水獺看見了湯姆，突然從夥伴中衝出，用水族的言語很尖銳的喊：「快些來，小孩們，這裏有東西喫，真的呀！」於是向湯姆游來，露出一對兇惡的眼睛，一副

鋒利的牙齒，一張貓笑的嘴；然而湯姆不覺得可怕，反覺得牠非常秀雅，就對自己說，「秀雅究竟秀雅，」同時急忙的鑽入藕枝間，繞來繞去裝鬼臉。

「好好地跑出來，」那兇惡的老獺說，「倘若不出來你更糟！」

湯姆從藕枝間望出來，用盡方法嚇牠們，做了許多可怕的鬼臉，像他以前從欄杆外譏笑老婦人一樣。這當然是沒有好教育的緣故；但是你們知道的罷，他並沒有完成他的教育呢。

「我們走罷，小孩子們，」水獺很討厭的說，「這東西到底沒有甚麼好嗅的。這不過是一條醜醜的蜥蜴，嗅不出滋味，恐怕比池裏的梭魚還不如。」



湯姆從藕枝間望出來

「我不是蜥蜴」湯姆叫道；「蜥蜴是有尾巴的。」

「你是蜥蜴」水獺很確定地說；「我看見你兩隻手很平，我又知道你有一條尾巴。」
 「我告訴你我沒有的，」湯姆說。「你看這裏」他就把可愛的小身體迅速的轉過來；真的，他同你們一樣沒有尾巴。

水獺本來可以改過口來不叫他蜥蜴，而叫他青蛙；但是牠像人們說過了一件事，無論對與不對，他們都硬說是的一樣，所以牠回答道：

「我說你是一條蜥蜴，你就是一條蜥蜴了，你是不配供高等人像我和我的小孩子們你食料的。你等在這裏吧，讓鮭魚來喫你（牠曉得鮭魚不會喫他的，不過想恐嚇可憐的湯姆罷了。）哈！哈！等牠們喫了你，我們就喫牠們！」水獺這樣兇惡的猶笑着，你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笑，或許要以爲妖怪。

「什麼是鮭魚？」湯姆問。

「你這蜥蜴，鮭魚是魚，大的魚，好喫的魚，牠們是魚類的首領，我們是鮭魚的首領！」

水獺又猜笑着說。

「牠們從甚麼地方來的？」湯姆又問，他現在有點驚慌了，所以他躲藏得深密些。

「蜥蜴聽着，牠們從海裏來的，從闊大的海裏來的。倘若牠情願住在海裏，那就很平安了；但是愚蠢的牠們偏要從海入江河，一直上溯到山澗，於是我們等候着牠們；當牠們回去時，我們跟着牠們。那邊我們有鱸魚鱸魚喫，在岸邊很快活的過日子，在浪花上跳盪着，在又溫暖又乾燥的山下很舒服的睡着，啊，那真是快樂的生活呢；除非孩子們，給粗鄙的浪人糟塌了，才有點兒不快樂。」

於是水獺們端端正正的向小川游去，湯姆就不看牠們了。牠們幸而早去了一點，因為牠們去了不久，岸上就跑來七頭可怕的狂暴的狗，牠們嗅着，嗅着，爬着，濺着水，大聲的追着水獺叫。在牠們未去以前，湯姆躲在蓮葉間不敢出來，因為他未曾想到會有水仙們來幫助他的。

第十三章 往海裏去

湯姆不知不覺地想起那隻水獺說過的那些壯闊的河流，汪洋的滄海，他就希望去觀賞一番。他說不出甚麼緣故，只要多想一回，就對於他所住的狹小的溪水和他那些同伴，更加不滿意。他要離開這裏，到浩蕩無邊的所在去領略一切的奇觀；他確信那裏一定充滿駭人的奇觀。

於是他馬上啓程，沿着溪水下去。可是溪水很淺；到了沙灘，他就不能隱在水底了。那時日光照灼着他的背心，使他不舒服；他只得回到原處，安靜地躺在那水池中足有一星期之久。

在一個很熱的黃昏，他瞧見了一個景象。

他無聊了一整天，鱒魚也和他一樣，雖有成千成萬的蒼蠅伏在水面，牠們不能跑開寸步去捉蒼蠅，只能在水底假寐，讓石頭的陰影遮掩着；湯姆也是這樣，只喜歡蜷伏在平

滑清冷的地方，因為水太熱太不適意了。

但一到黃昏時光，天空驟然黑黯起來，湯姆仰見一片烏雲，低低的罩着山谷的那邊，停在峻嶺的兩旁。他不覺得什麼可怕，只覺得十分沉靜；沒有一點風聲，沒有一些鳥語；過了半晌，大顆的兩點滴到水中，有一點正中湯姆的鼻端，使他趕快的沒入水裏。

跟着雷聲響起來了，電光閃爍着，跳過了深谷又折回來，從這朵雲飛到那朵雲，從這個絕壁竄到那個絕壁，甚至在溪水中的巖石彷彿也抖顫起來；湯姆從水裏向上望，心想這是他從未見過的有趣致的景象。

他不敢把頭鑽出水面；因為雨傾盆的下來，冰雹像槍彈一般射到溪面，濺起浪花；溪水暴漲，沖激的瀉下去，逐漸高起，也逐漸污濁了，充滿着木槌，樹枝，禾稈，蟲類，木虱，水蛭以及這些那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多到可以陳列滿九座博物院呢。

湯姆很不容易站起來抵抗溪水，他躲藏在一塊石頭背後。可是鱒魚並不這樣，牠們離開了石頭衝出去，爭着吞食硬殼蟲和水蛭等，牠們口中滿含着許多蟲類，這樣拖着搶

着的游來游去。

湯姆藉電光的閃亮，看見了新的景象，在這溪水底下有許多很大的鱒魚，轉來轉去的跟着水流下去了。牠們藏伏在石頭縫裏和泥穴裏已有幾個星期，除了這晚上，湯姆差不多見不着牠們的；現在牠們都出來了，兇惡地，粗獷地從湯姆身邊擦過，使湯姆也害怕起來。當牠們很匆忙的沖過時，他聽聞她們互相交談：「我們索性奔跑吧，索性奔跑吧。多麼暢快的一陣雷雨呵！往海裏去呀，往海裏去呀！」

那水獺也帶着她的子女來了，攆作一團飛快的像鱒魚似的順流直下；她發見湯姆也在這裏就對他說：——

「小蜥蜴，如果你想去看看那世界，現在是時候了。小孩子們一起走罷，不要去關心那些醜醜的鱒魚；明天早餐我們就有鮭魚喫了。往海裏去罷，往海裏去罷！」

一條很亮的電光一閃，不到千分之一秒的時間就滅了，然而湯姆已經看見她們了，他看見三位細小嬌艷的白姑娘，互相攆着頸項，順着急流漂下去，唱着「往海裏去罷，往

海裏去罷！

「喂，停一下子！」

湯姆這樣叫喊；但是她們去了；然而他還能在雷雨風浪聲中聽見她們的溫柔伶俐的歌聲，「往海裏去罷，往海裏去罷！」歌聲漸漸消滅了。

「往海裏去麼？」

湯姆說：「什麼東西

都到海裏去了，我也要去了。鱒魚們，再會吧。」鱒魚們正忙着吞食蟲類，沒有回頭來答應。



往海裏去罷

他；湯姆祇得咽着淚別去了。

溪水冲激流下，在暴風雨的電閃下，他平穩地前進。他經過赤楊樹旁的高大的石塊，看去有時像白天般清楚，有時像黑夜般糊塗。經過堤下旋渦的黑暗部分時，那裏有很大的鱒魚，朝着湯姆衝來，牠們以為湯姆是很可口的東西，但隨即恨恨地走開了，因為仙人們見牠們膽敢侵犯水孩子，大罵牠們一頓，叫牠們回去了。經過狹隘的路和隆隆響着的大瀑布的地方，湯姆給瀑布冲着，一時聾了盲了似的；後來他又沿着溪水的深處經過，那兒的白蓮受着雨打風吹，搖擺着，翻動着。又經過睡眠的村落和黑暗的橋拱，就很遠很遠的向海洋去了。湯姆不能停止，也不願意停止；他將見到下游的大世界，鮭魚，海邊的碎石，和那茫無涯際的海洋等。

白天的陽光出現了，湯姆覺得自己在鮭魚的河中。不久他來到橫在河口的一大塊寂靜的沙灘，這沙灘很廣闊，小湯姆把頭伸出水面來看，也看不到對岸。

湯姆逗留在這兒，稍微覺得害怕。「這該是海了，」他心裏想。「這是多麼寬廣的一塊

地方呀！如果我走進去，一定要迷路了；或者會有怪物來咬我。我不如停在這裏，等候水獺，或者鱒魚，或者別的東西來告訴我應當往那兒走。」

他倒退幾步，在那河口橫着的大沙灘的地方，有一條石隙，他就爬進去歇息一下子，等候別的東西來給他指點途徑；但是水獺和鱒魚已經隨着水流得很遠很遠了。

他在這裏等候，因為夜間的旅行疲乏了，不覺睡去；待醒來時，溪水澄清作純粹的琥珀的顏色，但仍舊高漲；不久他瞥見一種東西了。

這尾魚呵！比頂大的鱒魚大十倍，比湯姆至少大一百倍，牠將水划起經過湯姆的身邊，湯姆很容易地給他划下去。

這尾魚呵！從頭到尾泛着銀白的鱗光，混身綴着鮮紅的斑點，生得一個大而彎的鼻子，一副捲曲的嘴唇，一對明亮的眼睛，牠向湯姆看一週，倨傲得像一個君主，顧盼左右的水有如兩邊的水是牠的領土。用不着懷疑啦，牠定是鮭魚，一切魚類的君主。

他有意要竄進這個洞，這使湯姆害怕起來。其實鮭魚全是溫雅無比的，像紳士一般，

牠們顯出高貴傲慢的樣子，又像紳士一般，牠們永遠不會損害別的，也不會跟人家起爭執，一輩子各行其是，拋下野蠻不講道理的東西在一邊，瞅也不去瞅他。

這尾鮭魚用全副精神注視湯姆，隔了半晌又走開了，再不管湯姆，只把尾鰭擺一兩下，攪得水裏起了旋渦。不到幾分鐘第二尾魚來了，連接着來得很多，都在湯姆身邊經過，橫衝進瀑布，將牠們銀色的尾很重的打着水，又常常翻出水面，躺在一塊石頭上，在光芒的陽光上輝耀一下子。湯姆很歡欣，要是刻刻都有鮭魚這樣曬太陽，他可以整天守候在這裏觀看了。

最後來了一尾，比其餘的更大；牠游得很慢，停止了，迴頭看望，似乎很焦急很慌忙的樣子。湯姆見牠正在幫另一尾鮭魚的忙，那一尾特別美麗，沒有一些斑點，全身是銀白色的鱗片。

「我的愛，」大魚對牠的伴侶說，「看來你真的疲倦極了，你千萬不要過於勉強你自己。就在這塊石頭背後休息一會罷；」牠用自己的鼻子輕輕將她推到湯姆所坐的地方。

牠看見湯姆了，很兇惡地望着他，差不多要去咬他的樣子。

「你在這裏幹什麼？」牠很兇暴地說。

「呀，你不要傷害我！」湯姆叫起來。「我不過想看看你罷了，你秀美得很。」

「呀，」鮭魚很莊嚴又很溫柔地說。「我真要請你寬恕；我道是什麼妖怪，原來是你這惹人愛的東西。小朋友，我曾經遇見一兩個和你差不多的了，我覺得他們十分可親，跟他們很有交情。真的，其中的一位，從前待我很仁愛，我希望我能夠報答他。我想我們不會在這裏騷擾你的。待這位女太太休息過後，我們就繼續登程了。」

牠是多麼善良的一尾老鮭魚呢！

「你曾經見過像我一樣的東西麼？」湯姆問。

「見過好幾次了，親愛的。就是昨天晚上，在河口有一位來警告我和我的妻，說上一年冬天有人在溪水中，下了新的結實的網，他教我們怎樣避開牠，」牠說得很動聽。

「那末有小孩子在海裏了？」湯姆喊着，拍着雙手。「在那邊將有小孩子同我玩，多

麼快樂呀！」

「上流沒有小孩子麼？」那鮭魚太太問。

「沒有呢！所以我生厭了。我記得昨天晚上看見三位往海裏去的，一忽兒就不見了。所以我也要去了；因為除了那些蜻蛉，蜻蜓，和鱒魚，再沒有和我遊戲的。」

「咳！」鮭魚太太喊道，「下流的東西！」

「你爲什麼不喜歡鱒魚呢？」湯姆問她。

「親愛的，如果我們有法子想，連牠們的名字都不願意提起；我們很慚愧，講起來牠們還是我們的親屬呢。許多年以前，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但是牠們很懶，又膽小，又貪心。每年都不肯到海裏去看看那世界，使牠們自己強壯一點，肥胖一點，只是勾留在那裏作呆漢，在小小的溪流中喫些蟲類和蜻蛉；她們愈生愈醜，變成櫻色，起了斑點，又這樣的小；這是牠們應得的懲罰；她們果然墮落了，具有特別嗜好，連我們的孩子，牠們也要喫起來了。」

老鮭魚這樣說。你們須要知道，仇恨沒有比自相殘殺的同類之間更深的；鮭魚看鱒魚好比偉大人物看微賤人物，其所以不能容忍，大約就因和自己太相像了。

湯姆把那老惡的水獺的事情告訴牠們之後，牠們就動身了；於是湯姆也下去，他很慢，很細心，沿着岸邊走。他這樣的走了好幾天，因為到洋海去有許多里的路程；若不是仙人指示他，他或者會認不清路途。仙人指示他時，並不露出美麗的面孔和可愛的手的。

第十四章 湯姆在海裏

湯姆潛入水中游去；見沿路的山谷顯着愁容。殘葉紛紛落到河裏；蒼蠅和甲蟲都死掉了；深秋的濃霧低低的漫到山腰，有時還厚厚的籠罩着水面，使湯姆望不見前路。他只得隨波逐流，一天又一天，穿過橋梁，越過舟楫，繞過市鎮，看見碼頭，工廠，高聳雲霄的煙囪，以及在江畔拋錨的船；他遇到不曉得是甚麼東西時，也許要偷偷地鑽出水面，但一看見在甲板上呆坐着和吸着煙的水手們，就怕他們會捉他回去掃煙囪，所以急遽的再沒入

水中去。

他繼續前進，直到看見遠處雲霧中顯出來的一個浮標。在那裏，海水很奇怪地湧過來。

這自然是潮水了；潮水是甚麼，湯姆並不曉得。他只曉得在這一分鐘內，他週圍的淡水都變鹹了。他覺得輕快，有精神，好像他的動脈中得着酒力一般；他不期而然的跳出水面三回，每回有一碼多高，像鯊魚得到了，所謂萬物之母的鹹水一般活潑。

潮水雖向他衝來，他並不十分留意。在大海中跳盪着的紅色浮標近在他的目前了；他向浮標那邊泗去。他看見一大隊鱸魚和鯖魚跳躍的追逐着蝦，他經過牠們的身旁時絕不去睬牠們，牠們也不睬他。又看見一隻純



海豹的視察湯姆

黑的大海豹跟着鱈魚。那海豹把頭和肩露出水面，凝視着湯姆。你道海豹像甚麼東西？牠十二分像一個胖的老的混身黝黑頭頂灰色的黑人。湯姆並不慌張，問牠說：「先生，近來很好吧？海多麼美麗呀！」不懷惡意的海豹張開疲倦而帶縐紋的眼臉望着湯姆，答道：「好孩子，祝你快樂！你不是找你的小姊妹小兄弟呢？恐怕他們都到外邊游玩去了呢。」

湯姆說：「呵，那末我到底有小朋友了，於是，他游到浮標上坐着（因為他要呼吸了），環望四週找尋他的小朋友，但是一個都找不到。

和潮水同來的海風把霧吹散了；微波圍着浮標跳舞。雲影在碧綠的海灣上賽跑，但



湯姆坐在浮標上

誰也沒有趕上誰。浪花在一片廣闊的沙灘上欣然飛濺，跳過了巖石去看綠草地怎樣的美麗，然後滾下，散成碎沫，重又凝合起來跳盪着。水鳥飛翔在湯姆的頭上，像黑頭的大蜻蜓，海鷗的笑聲，像女孩子在那裏玩耍，紅嘴赤腳的海燕徘徊在兩岸，發出愉快幽閒的嗚嘯。湯姆左顧右盼又靜靜地聽，倘若水裏有他的小朋友水孩時，他就快樂極了。

潮水退了，他離開了浮標，游來游去，找尋他的小朋友，但終於找不到。他有時聽到浪聲，以為他們在那裏笑；有時窺見海底紅色白色的介殼，以為他們在那裏藏著。有一次他看見沙堆中有一對明亮的眼睛在那裏閃爍，他深信找到一個水孩了，就潛到水底去把沙堆撥開，叫道：「你不要再躲避了，我很想有人跟我游玩呢！」從沙中跳出來的不是他所希望的小朋友，卻是一條大的比目魚，他張着肉麻的眼睛和歪的嘴，貼着海底游去，把湯姆衝倒了。迷惘失望的湯姆坐在海底獨自流他的苦澀的淚。

經過了這樣遠的路程，遭遇了這樣多的險阻，依然找不到水孩，多少困難啊！當然是困難的；一切人甚至小孩子都不能在一剎間就達到他們的希望，一定要等候，要工作，方

才會有一天達到。

湯姆坐在浮標上，好容易捱過了一天，又捱過了整個星期，呆望着海水等候海中的小朋友回來，但他們的影子終於杳然。湯姆再也耐不住了。他遇見海中一切的動物都問牠們見過了水孩沒有，牠們有的答道「有」，有的一句話也不答。他問鱸魚和鱉魚，但是牠們很愉快的逐着蝦游泳，沒有留心回答。一羣紫色的海蝸貼在滿貯泡沫的海綿上浮出水面；湯姆就問牠們說，「可愛的動物，你們從甚麼地方來的？你們曾見過水孩麼？」

海蝸答道：「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從甚麼地方來的，也沒有人說得出我們要向甚麼地方去。在茫茫大海中，只要有和煦的陽光普照，下有溫暖的水流澌澌，便足以維持我們的一生了。是的，我們或者曾見過水孩。在我們的經歷中，見過奇異的東西太多了。」快樂而呆拙的海蝸說完之後就漂去了，漂到沙灘去了。

懶惰的大翻車魚來了，牠有半隻肥豬那麼大，牠的身體的確像給人們剖開而放在布囊內壓平過了的；牠的身體和鰭翅雖大，一張嘴卻像兔子的一樣小，並不比湯姆的大；

湯姆問牠，牠用柔弱而尖銳的聲音答道：

「老實說，我不知道；我連自己的路都迷失了。我要往車沙壁去，恐怕走錯了。朋友！我是跟着暖流來的。想來一定走錯了。」

湯姆再問牠，牠只說道：「我連自己的路都迷失了。不要問我，讓我想吧。」

但是像人類一般的，牠越急越想不出來；湯姆看牠躊躇了一整天也想不到，後來給岸邊守候的人看見了牠露出水面的翅，就搖船過來，把魚鈎捉了牠回去。他們捉了牠到城裏賣一個辨士，這是很好的一天的工錢了。但是湯姆當然不曉得這些。

一隊海豚浮過來，有雄有雌，有大有小，牠們的皮膚很光滑，因為海怪們每天早上用油替牠們擦身體；牠們一面游一面輕輕的歎氣着，湯姆鼓着勇氣問牠們，牠們只是「鳴，鳴，鳴」的回答。

一隊浴日的鯊魚來了，有些簡直和船一般大，教湯姆看着害怕。但牠們是懶惰的，好心腸的，不是貪食無厭的。牠們不像白鯊魚，藍鯊魚，土鯊魚和槌頭魚一般殘酷，更不像鱸

食老鯨魚的鯊魚，長尾鮫和
 冰鯊魚。牠們來到浮標下借
 浮標來擦牠們的背，擦過後
 露出腹鰭來曬日光，像沒有
 看見湯姆似的；湯姆不敢同
 牠們說話。牠們喫飽了鱈魚
 懶洋洋地浮着，這時候湯姆
 連氣也不敢透，恐怕給鯊魚
 嗅到了他的氣味。後來有一
 條煤船經過，才把牠們驚散
 了。

隨後一隻很美麗的動



梅 怪 帶 海 豚 標 詢

物來了，像一條銀絲帶，頭很尖，牙很長，但是似乎在那裏生病和納悶。有時牠無力地轉一轉；有時衝過去，像一枝白的火箭；有時卻停着不動。

湯姆問牠道：「你從甚麼地方來的？你爲什麼這樣不快呢？」

「我從溫和的嘉露連斯來的，那裏岸邊滿生松樹，潮水裏有很大的鵝鰾魚像大鰻一般跳躍着，撲動着。我趁在迂曲的海灣的暖流逐漸往北方走，在海洋中碰到了浮在水面的冰山，就被困在嚴寒的冰塊下。虧得後來水孩來了，把我救了出來，恢復了我的自由。所以現在我每天都靜養着；但是我好像病入膏肓的樣子，恐怕無緣回到家鄉再和鵝鰾魚們遊戲了。」

「啊！」湯姆驚叫。「你曾經看見過水孩麼？這裏就近有沒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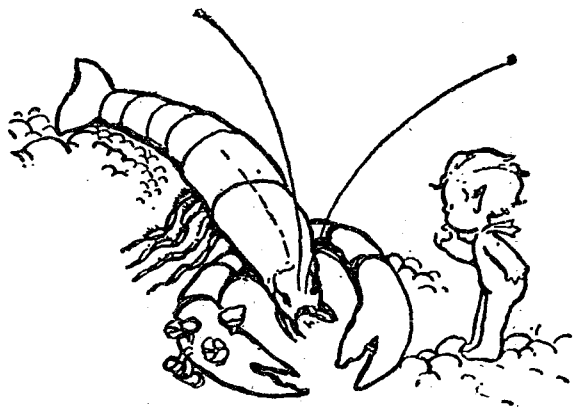
「有的；昨天晚上，他們重又把我從黑海豚口裏救出來。」

真悶煞！水孩近在咫尺，但是湯姆竟找不到一個。晚上湯姆坐在滿圍着海藻的石尖上，叫喊水孩；然而終於沒有一點回響。後來因爲煩惱和叫喊，湯姆變得瘦了。

一天他在亂石中找到了一個遊伴。但牠並不是水孩，唉！卻是一隻龍蝦；牠是一隻奇異的龍蝦，牠的鉗上寄生着不少的小螺，這是牠唯一的特異處，和平常龍蝦不同的地方，不能用金錢和武力買來的。

牠一隻鉗生着瘤，一隻鉗殘挫了；湯姆很愉快的看牠用生着瘤的那隻鉗去抓水草，抓到水草就用那殘挫了的鉗撕開，學猴子的樣嗅了一嗅就放入口內。寄生在牠鉗上的小螺有時從牠們的殼中伸出頭來吸一口水，這就算晚餐了。

好作遐想的龍蝦對湯姆並沒有甚麼



湯姆找到了一個新遊伴

禮貌；你們將來會知道，牠做一樁事，思想要變遷好多回。但牠很談諧；湯姆又這樣的寂寞；所以他們很好的坐在石上時常暢談。

第十五章 湯姆的危機

這時候，湯姆遇到一次很重要很奇怪的危險，幾乎再不能有機會找尋水孩；我深信你們都會替他擔憂的。

我希望你們不會忘記那個小的白姑娘。現在她來了，仍然像往日一樣的潔白，可愛；她的名字叫做綺麗；有一天她和一個很總明的怪學教授，在湯姆和龍蝦談話的地方走過。

97

怪學教授的母親是荷蘭人，所以他生在寇拉蘇（讀過地理的人自然就明白了）他的父親是波蘭人，所以他就在比魯保羅斯基城長大（讀過現代政治的人就明白這緣故了）但他像英吉利人一般不貪他的鄰人的東西。他的名字「怪學教授」是一個

很古的波蘭貴族的名字。

他和綺麗在石上行走，他告訴她目前種種奇異的事物，但都不能使綺麗滿足。她喜歡同小孩子遊戲，便是人形的玩偶也好，因為她可以把他當生的一樣看待；最後她誠懇的說，「倘若水中有小孩子，像人們時常講起的一樣，我很願意見到他們。」

「你這奇怪的孩子，水中有小孩子麼？」老教授說。

「是的，」綺麗說。「我知道水裏一定有小孩子，還有人魚和女人魚。我在家裏看見一幅圖畫，畫一個美麗的女人，乘一輛閃色魚拖着的車，水孩們繞着她飛，有一個坐在她的膝上；女人魚嬉戲游泳着，人魚吹着螺殼；這幅畫叫做海中女神嘉凱泰的凱旋；背景是一座火山。這幅畫掛在真樓梯上，我從小就看見的，起了不知多少回的幻想；這樣美麗的畫一定是真的。」

水 孩

但老教授並不對她表同情；他把自己所作登在英國皇家學會刊裏的一篇著作節略的念給她聽；她大約有點莫明其妙，所以老教授不但不能說服她，還引起她同樣的

反問，「爲甚麼沒有水孩呢？」

這時老教授大約踏着了尖銳的貝殼，把一顆雞眼觸痛了，所以很動怒的回答，忘卻了他是個學者，應該知就說知，不知就說不知，並忘卻了他是個名學家，不應該去論證世界上普遍的否定辭——我說，我相信並且希望他因爲貝殼刺痛了雞眼的緣故纔動怒的說道：

「因爲世上沒有這種東西。」

他猛力地投網到水藻下面，可憐的湯姆就被這一網纏住了。他覺得網很沉重；立刻提起來，湯姆被纏在網眼中。

「呀！他喊起來。」多麼大的一隻褐海參；還有手呢！這一定和海鼠有關係。」他把湯姆拿出來。

「他居然有眼睛呢！甚麼，他一定是頭行螺。這很奇怪！」

「不，我不是！」湯姆放大了喉嚨叫喊；因爲他不願意承受這不好的名稱。

「這是水孩呵！」綺麗喊起來：不錯，他正是水孩。

「親愛的，牠是水怪，」老教授一邊說一邊迅速的轉身。他希望捉住他，同時又希望永遠捉不住他；最後他決定不留

他了，於是無意識的用手指夾着湯姆，又無意識的說道，「親愛的小姑娘，昨天晚上你一定夢見水孩了，所以你的頭腦裏充滿了『水孩的名字。』」

這時候湯姆震慄着，滿心是說不出的恐怖；雖然用不好的名

字罵他，他也漠不關心了，只是害怕穿衣服的人類捉他回去再叫他穿衣裳，掃煙囪。老教授用手指夾着他的時候，他在恐怖和狂亂中，像耗子一般亂爬亂撞，並且咬傷了老教授



老教授把湯姆拿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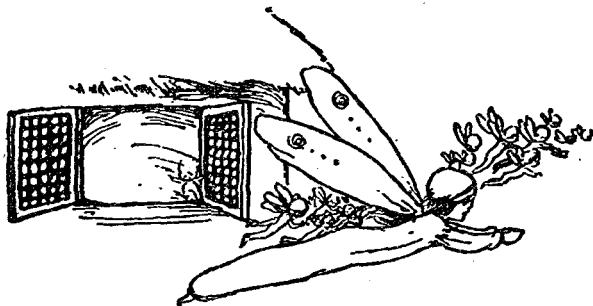
的手指至於流血。

這一面老教授有所藉口了，他叫着「呵呀！呵呀！」把湯姆拋到水藻上。湯姆便慌忙的鑽進水底。

「他是水孩，我聽見了他說話呢！」綺麗喊說。「呀，他去了！」她就從岩石上跳下去，一心想把湯姆捉回來。

遲了！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她跳下去滑倒了，一直滾了六尺深，頭碰到一塊尖石上，暈過去了。

怪學教授抱她起來，設法弄醒她，叫着她的名字，撫着她哭，因為他很愛她；但她終於不醒。他只得抱她回去，交給她的保姆。家人都來了，放在牀上，她只躺着不動，有時微醒喊着水孩。除了怪學教授外，沒有人



去飛起一們人仙跟麗綺

懂得她的意思；但他覺得面子上過不去，所以不肯把真相宣佈出來。

一星期後月明的一夜，衆仙從窗櫺間飛進來，送她一對美麗不過的小翅膀；她不由自主的帶上了，跟着衆仙一起飛去，飛過陸地，飛過大海，超越過雲霄，她的消息就久久沒有人知道了。

第十六章 龍蝦和水獺

湯姆怎樣了呢？

他離開了岩石跳入水裏，一直思念着綺麗，可是記不起她是那一個；單曉得她是個小女孩，鎮日的懷想她，希望她來跟他遊戲；但不久就把她遺忘了，又想到別的東西上去。一天早上不溼日報刊登一段關於湯姆的記載，這份日報是專爲大仙人惡報夫人而設的，她每天早上都看新聞，對於警案格外關心。

湯姆在三尋深的水中沿着岩石走，看見一隻綠柳編成的圓籠子；籠內是他的朋友

龍蝦，正輕輕地擰着觸鬚。

「是不是你太頑皮了，所以被人家鎖在籠裏了？」

龍蝦聽他這樣問，當然有點氣，但他覺得很沮喪，就不和他辯駁；光是說：「我不能出去。」

「你爲甚麼跑進去呢？」

「因爲追一塊嗅死魚。」其實這龍蝦在外面時，原是把他當爲香甜的鮮肉的，但此刻發了怒，就咒罵牠是嗅死魚了。



裏子籠在關被蝦龍見看姆湯

「你究竟從甚麼地方進去的？」

「從籠頂那個小洞。」

「那末，你爲甚麼不從那裏跑出來？」

「因爲我不能夠。」龍蝦用力說明，把牠的觸鬚掙得比前利害。

「上下左右前後，我都跑遍了，至少跳了四千次；但終於出不去；假使我找不到洞口，簡直沒有法子想。」

湯姆細看那陷阱，他比龍蝦聰慧，懂得這是甚麼原故；你們倘若見過蝦籠，一定也會懂得的。

「休要性躁，」湯姆說。「把你的尾巴給我，讓我從後面拉你出來，這樣你再不會被釘子困住了。」

但是龍蝦很笨，找不到洞口。牠像獵人一樣，在自己的境界內很精幹的，一出自己的境界就像失掉了頭腦一般，一切思想都忘記了；所以龍蝦竟像忘記了牠的尾巴。

湯姆爬進洞內捉着龍蝦；像我們猜想的一樣，那拙笨的龍蝦拖着湯姆前進。

「噲！還有不少工夫哩，」湯姆說。「用你的大鉗拔去那些釘，我們兩個就很容易的跑出去了。」

「咳！我並沒有想到這一層；這回我畢竟長了點閱歷！」

釘還沒有拔到半數，他們頭上突然來了一朵烏雲；他們立刻留神觀察，原來是一隻水獺。

水獺看見了湯姆，不歇的對他露着齒齙笑。

「湊巧得很，你這個淘氣東西，現在給我找到了！我要派你去告訴鮭魚說我以前在什麼地方！」於是牠繞着籠邊找洞口要竄進去。

湯姆心裏異常慌張，後來看見牠找到了籠頂那個洞口張牙舞爪的要竄進來，他真慌到了極點；但正當牠把頭伸進籠裏時，勇敢的龍蝦就把牠的鼻子箝住，扯牠進去。

龍蝦水獺和湯姆很擠擁的在籠中打轉，龍蝦和水獺互相扯曳着，有時壓着了湯姆，

有時撞倒了湯姆，直使湯姆上氣不接下氣。這時湯姆若不是跨在水獺背上安全的爬出洞口，我不知他將怎樣呢。

湯姆出了籠口，很是歡喜。但是他不能捨棄了救他生命的朋友獨自走開；他一見龍蝦的尾巴豎起在那裏，就抓着盡力的拉。

可是龍蝦不願意出來。

「快點出來，你不看見牠已經死了嗎？」湯姆說。水獺真的淹死了。

兇惡的水獺就這般了結了牠的一生。

但龍蝦還是箝住死獺不肯出來。

「快點出來，你這滯笨的老頑固，仔細漁人捉了你去！」真的，湯姆覺得水上面有人在那裏曳起這籠子了。

但龍蝦死也不肯放箝出來。

湯姆看漁人把牠拿到船邊，以爲牠的水裏生活就此完結了。但龍蝦先生見到漁人

時，現出一種兇狠的可怕的样子，用力一衝，把一隻鉗衝斷了，牠安全的跳出籠口回到海裏。牠那隻生着瘤的鉗，雖和身體脫離關係，仍然箝住水獺不放；在牠頑固的腦子裏以為鉗可斷，水獺是不能放的。

湯姆問牠爲甚麼不把水獺放了，牠就堅決的答說，這是龍蝦值得誇耀之點。是的，像在八九百年前，柏萊繆斯市長所受的痛苦一般；這段故事倘若發生在現代，就得特別寫成一本書了。

一天市長很疲倦的坐在一張硬椅子上，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裘，頸上掛着一串金鍊，聽一個個警察跑進他的房裏來唱道，「在這樣早的清晨，叫我們把那個爛醉的水兵怎麼辦呢？」他回答他們同樣是——

「在這樣早的清晨，不如把他送到圓屋裏讓他醒來。」

做完了這件事，他跳起來和市政廳的職員玩跳蛙戲，直玩到衫鈕多弄壞了，他才進早餐，這一來又把衫鈕多弄壞了一些，他說：「這一次的春潮是很低的；下午讓我出去採

續隨子的芽。」

但他不是去採那種像你們喫熟羊肉時所加的續隨子的芽，卻是窪烈特的礮兵隊長所愛好的，礮兵隊長把採摘續隨子的芽當作娛樂，因此他在城牆上貼了一張告示，寫着：「除本隊長外，別人不得採摘續隨子上的芽。」這就教訓了很多的海軍仕官和在孟鉅鴉島上的瑪爾達土人。但市長的意思像學生一般，他整個下午都嬉戲着，用鐵鉤捉龍蝦。他跑到苗斯東去捉龍蝦。當他見到一個石隙時，忽然興奮起來，用手當鉤伸進去；龍蝦先生就用鉗箝住他的手指。

「噯唷！」市長叫着，拚命把自己的手拉出來；但是他越用力拉，龍蝦越箝得緊，市長沒法，只好不動。

他想用另一隻手把鉤子放進去，但石隙太窄了伸不進。

他只好再拉；但他忍不住痛。

他於是號咷着，喊別人來幫忙；然而近旁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軍艦停在避風堤裏面。

他的面色轉得蒼白；因為潮水漲了，龍蝦仍然箝着不放。

潮水齊到他的膝蓋時，他的面色更白了；但龍蝦仍然箝着不放。

他打算把手指割掉；這須有兩種東西，就是勇氣和小刀；可惜他兩種都沒有。

潮水齊到他的腰部時，他的臉轉做泥色了；但龍蝦仍然箝着不放。

於是他回憶從前幹過的一切頑皮事；把沙混入糖裏，把烏經子葉放在茶裏，把水攪入糖漿裏，把鹽和在煙葉裏，（因為他的兄弟是一個釀酒者，一個人一定要幫他的親族。）

潮水齊到他的胸部時，他的面色轉青了；但龍蝦仍然箝着不放。

不用疑惑啦，他一定懊悔從前幹過的一切頑皮事，誓願改過，像很多的人到臨終時，方才想改過一般。所以當他們幻想的時候，他們也得不着益處。但是老仙人會用一根楊木棍來提醒他們的。

如今他的臉在一忽兒現各種的顏色，他的眼睛像受驚的鴨子的眼睛一樣翻了起來；因為水已經齊到他的下頷了，但龍蝦仍然箝着不放。

不久有一艘戰艦繞着苗斯東遊弋，甲板上的人望見他的頭凸出在水面。一個水手說是一桶白蘭地酒，一個說是一個椰子，另一個說是一個斷了的浮標，又一個說是一隻潛水鳥，要用槍來打，這就對市長不利了。正在這當兒從戰艦的一個窗洞裏發出一道喊聲，原來艦長料到這是甚麼東西了，他吩咐水手趕快駛過去。他們就設法把龍蝦拉出來，恢復了市長的自由，在巴別根送他上岸。他從此再不敢捉龍蝦了；我們並希望他不再把鹽和入煙葉裏，也不偷賣他兄弟的啤酒。

以上就是柏萊繆斯市長的故事。這故事有兩點長處——第一，就是真實；第二，就是沒有（像一般人所說，一個好的故事一定要有的）寓意。真的，這本書一點寓意都沒有，因為這是一部神話的故事，你們曉得的。

第十七章 湯姆找到別的水孩

湯姆離開了龍蝦不到五分鐘，遇着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看見了一個水孩。

真的是一個活的水孩，他坐在白沙上，很忙的玩弄一塊尖石頭。他看見了湯姆，驚奇的望着他半晌，就叫道：「奇怪啦，你似乎不會跟我們玩耍過。你是我們的一個新朋友哩。啊，好極啦！」

於是他跑向湯姆，湯姆也跑向他，他們不知所以地抱着接吻久久。他們在水底並不要什麼人介紹。

後來湯姆說，「你們跑到甚麼地方去了？爲甚麼找了你們許久老是找不到，教我一個人這樣寂寞。」

「我們每天都在這裏。我們一共有幾百個，難道你沒看見嗎？我們每天晚上回家以前舞蹈着，歌唱着，難道你沒聽到嗎？」

湯姆瞪着這個水孩半晌就說道：「唔，這真奇怪了！我幾番看見過正像你一樣的東西，我以爲都是些貝殼類和其他海中動物，未嘗估量到就是像我自己一樣的水孩。」

「休要多說了，」水孩說，「來幫助我幹一點事情吧；否則恐怕我的事情還沒做完，

我的小兄弟小姊妹便要來會我，一起回家了。」

「你要我幫助你做甚麼事情？」

「幫助我

把這塊可愛的

小圓石弄好；前

次的風浪打來，

牠的頭角被敲

去了，牠的花朵

被刮去了。現在

我要把海藻，珊

瑚，和葵花再種植在上面，使牠將來變成一個岸邊最美麗的石花園。」

他們於是動手整理這塊石頭，種植花木，掃乾淨兩旁的泥沙，他們歡天喜地的一直



水築水底花園

做到潮落時候。其時，湯姆聽見成羣結隊的水孩回來了，嬉笑着，歌唱着，呼嘯着，喧譁着；他們的聲音宛如奔逐的湍流。他因此明白他一晌都是和水孩在一起的；不過他的耳目尚未清明，所以不曉得他們罷了。

很多的水孩聚攏來了，有些比湯姆大，有些比湯姆小，都穿着潔白的小浴衣。他們發見湯姆是新來的，都來抱住他接吻，又把他圍在中間，在沙上跳舞。如今有誰能及可憐的小湯姆這樣快慰呢！

後來他們一齊喊着，「回去了，現在一定要回去了，倘若再遲，潮水退了，會把我們乾



水孩們和湯姆接吻

擱在這裏。我們已經補好了所有被沖散的海藻，又安排好了石湖的位置，把甲殼重又放在沙上了，再沒有人能看得出前星期曾經受一場大風浪摧殘過。」

石湖常是這般清澈，就因這個原故；每一次風浪之後，水孩們總來到岸邊，把一切被風浪摧殘過的東西整頓一番。

水孩們的家在那裏呢？原來在聖百靈登的仙島。你們曾聽見過幸福的聖百靈登麼？他怎樣到荒蕪的卡利海濱去？向愛莉司人宣道呢？他怎樣和另外的五個隱士在那裏宣道，直到他們龍鐘老邁企望歸天的日



水孩們圍着湯姆跳舞

子呢？

聖百靈登走到古頓摩爾的地角，遠望潮水繞着百拉士葵斯羣島，洶湧的奔騰着，從地的盡頭湧向汪洋；他嘆息道，「呀，如果我有一副翅膀像白鴿一般呢！」夕陽西沉的時候，他極目天涯看見遠處有一個蔚藍的仙海，在海裏浮出許多金黃色的仙島，他於是說，「這些都是幸福的島嶼哩。」他就和同伴駕着一葉輕舟向西駛去。

聖百靈登和隱士們到了仙島，發見島上滿是香杉林，林裏棲有很美麗的鳥。他就坐在樹下，向天空的飛鳥宣道。飛鳥很喜歡他的說法，去告訴海裏的游魚。游魚來了，聖百靈登就對牠們講。游魚聽了回去告訴住在島下小洞裏的水孩；於是每逢休息日，牠們成千成百的上來靜聽他的教訓。這樣經過了幾百年，後來百靈登的眼矇矓了，鬚鬚長到行路時常怕踏在脚下，致蹶了一交。最後他與隱士們都在杉樹蔭下長眠了，至今還沉睡着。於是仙人們只得自己來教水孩們的功課。

這裏有無數的水孩，湯姆和你們都不能數清。仙人所收養的水孩，有的是受父母的

虐待的；有的是沒有受過教育，在異教裏生長的；有的是受人家賤視，沒有知識，沒有人照顧的；有的是給沸水燙死，或者給烈火燒死的；有的是患熱病，霍亂，瘧疾，痲疹，猩紅熱而死的；有的是沒有普通常識，因為不清潔，害病死的；有的是被主人虐殺，遭軍隊殘害的；他們都寄居在這裏，但是被殘暴的希律王在伯利恆城裏所殺戮的嬰兒們並沒有包括在內；因為他們被稱為聖潔的無辜者，老早被接引到天上去。

現在湯姆有很多的同伴和他遊戲了，我盼望他拋卻一切頑皮的舉動，不再有欺侮那些不能講話而承受痛苦的動物的行爲。但是我的希冀不能成爲事實，因為除了靈敏的海蛇外，他一切都欺侮到。他騷擾珊瑚使牠們把殼閉起；又恐嚇螃蟹，使牠們伏在沙裏，只用眼尖偷偷地看他；又把石頭放在海葵的口裏，使牠們錯認晚餐來了。

其餘的水孩警告他道，「當心你的舉動。惡報夫人就要來的。」但湯姆不聽他們的，話，仍然任意胡鬧，目空一切，直到星期五早上，惡報夫人真的來了。

第十八章 兩位仙人

她是一個猙獰可怕的婦人；小孩們見了她，就排隊立正，抹平他們的浴衣，把手交在背後，很像預備受檢查的樣子。

她戴一頂黑帽子，披一條黑圍巾，架一副很大的綠眼鏡；她的鼻子很彎曲，鼻梁都高過了眉毛；腋下挾着一根赤楊木棍。她非常醜怪，真的，湯姆幾番想向她裝鬼臉，但終於不敢；因為挾在她的腋下的赤楊木棍，看來是不好弄的。

她看過每一個小孩，似乎很滿意，雖然並沒有問起他們的行為怎樣；然後給他們多種美好的海產——海糕哩，海蘋果哩，海橘子哩，海燈籠哩，海糖果哩；對於最好的小孩，她更獎給他們海冰淇淋，這是由海牛的乳酪製成的，在水裏永遠不會融化。

小湯姆瞪着這些好吃的東西一件件的分派開來，不覺口水直流，一對小眼睜得像貓頭鷹的一般圓大。他希望快點輪到他；而真的就輪到他了。那婦人叫他上前，把手裏握

着的一件東西突然向湯姆口裏塞進去。這是甚麼？一塊濕冷的硬石。

「你真是一個殘忍兇惡的婦人，」湯姆一邊說一邊啜泣。

「你真是一個殘忍兇惡的小孩；你把石子放在海葵的

口裏，使他們錯認是好的

晚餐來了！你對他們這樣

做，所以我也對你這樣做

了。」

「誰告訴你的？」湯

姆問。

「你現在告訴我的。」

湯姆自知並沒有講過，不禁非常驚愕。



惡報夫人教訓湯姆

「是的；每一個都不覺自己把平日的舉動告訴我，對我隱匿他們所做的事是沒有益處的。去罷，今後要做一個好孩子了。如果你不把石頭放在人家的口裏，我也不把石頭放在你的口裏了。」

「我不曉得這些舉動是不應該的。」

「但是現在你知道了。人人都對我這樣說的；但是我對他們說，你們未必知道火會燃燒，但難保牠不會灼傷你們；你們未必知道污穢可以致病，但你們怎能保得住不會患病死呢。龍蝦不會知道走進籠內就有害；但蝦籠一樣毫不徇情的困住了牠。」

湯姆心裏想，「咦，她是無所不知的！」真的，她的一切都知道。

「所以『不知者不罪』是沒理由的，不過所受的責罰可以比明知故犯的輕一點吧了，」那個婦人很仁慈的對湯姆解說一番。

「你對付一個可憐的小孩究竟有點刻薄呢，」湯姆說。

「完全不然；我是你生平不曾有過的良友。我告訴你；人們做錯了事，我就不自主的

苛責他們，我本來不願意責罰他們，更甚於他們不願意責罰自己。我時常替他們憂愁，但是我沒有法子挽救。即使我不想這樣做，然而結局卻還是這樣做了。我像一架機器，裏面裝滿了彈簧和輪軸，給人家很仔細的旋緊了發條，就不由自主的做下去。」

「是不是許久以前人替你旋緊了發條的？」湯姆問她。

因為這個狡猾的小孩子這樣想：「她的發條將來可以慢慢地停下來；或者會像老格林姆一般，當他從旅館回來的時候，忘記了旋緊錶的發條；若是這樣，我就不怕了。」

「我的發條老早就旋緊了；因為歷時太久，我也忘記了是那一天開始的；但是自從開始發動以後，就永遠不會停了。」

「如此說來，你經人家造成功一定很久了。」

「我的孩子，我不是經人家造成功的；我將永遠繼續下去；我同「永久」一樣的懸延不已，又同「時光」一樣的萬歲常春。」

她臉上現出異常希罕的容色，是很莊嚴，很憂悒，但是很可愛的表情。她舉目遠矚，似

乎越過了海，越過了雲，凝視縹渺的遠方；同時她的臉上露出沉靜，溫柔，忍耐的神態和充滿希望的微笑，這時候，湯姆不覺得她的臉醜陋了。她再不會醜陋了；她像一般的人們，雖然面目可憎，但是和藹可親，所以能得到小孩子們的歡心；這比方縱使屋子怎樣樸素，但從窗中望出去，總可以望到美麗可愛的生意。

現在湯姆臉上滿呈笑容，似乎很快樂。惡報夫人也微笑着說——

「你剛纔以爲我是一個很醜陋的婦人，可不是嗎？」

湯姆低着頭，到耳朵根都發紅。

「是的，我很醜陋。我是世界上最醜陋的人；倘若人們的行爲改善了，我也不難——

不難做一個最美麗的人，像我的妹妹一般，她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仙人，名字叫做善報夫人。但是我醜陋她就美麗，我美麗他就醜陋了。人們不聽她的話，就得聽我的話。如今，你們都跑開，祇留湯姆在這裏。

「回去做一個好孩子罷；你想人家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家好了。如果這樣，我的

妹妹善報夫人星期日來時，會注意到你，教你怎樣舉動，她比我知道得多呢。」惡報夫人長揚去了。

湯姆就立志做一個很好的小孩，他不再騷擾珊瑚，不再嚇跑螃蟹，不再把石頭放在海葵口裏，使他們錯認晚餐來了。到禮拜日早上，真準呀，善報夫人真的來了。小孩子們都拍着掌跳舞，湯姆也拼命的跳舞。

這個仙人我真的不能夠形容她。她的頭髮，她的眼睛是什麼顏色呢？就是湯姆也不能夠形容。人們看見了他，想得出的只有她的容貌是最甜蜜的，最仁慈的，最溫柔的，最談諧的，最愉快的。從湯姆看去，她同惡報夫人一樣高，但不像惡報夫人那樣咆哮，倔強，粗暴和刁刻，她是一個娟秀的，和藹的，康健的，柔滑的，可親的，富於愛的溫美動物，她永遠撫慰小孩子，懂得小孩子的性情，因為她曾經撫養過很多的小孩子，直到如今，還有一團團一隊隊的小孩子是她的。

「你是那一個，親愛的寶寶？」她向湯姆問。

「他是新來的小孩子，一個無母的小孩子！」一羣孩子替他回答。

「那末我就做他的母親吧，你們暫且離開，讓他佔一個頂好的位置。」

於是她把湯姆抱起，放在最柔軟的懷中，吻着他，輕輕的拍着他，溫和的同他講話，這種光景，湯姆自出世以來還沒有經歷過；湯姆望着她的慈愛的眼光，就很愛她，很愛她，直到陶醉在純潔的愛裏，模模糊糊的睡去。

湯姆醒來時，她正給小孩子們講故事。她講什麼故事呢？講的是「聖誕前夜」，這個故事永遠永遠不會講完的；她講着，小孩子們肅靜的聽；但不覺得有什麼憂愁；因為她不會把憂愁的事蹟插入故事裏去的；湯姆也很留神的聽。



善報夫人懷抱湯姆

這個動人的故事，永遠不會使他感覺厭倦。後因聽得太久了，湯姆重又沉沉入睡，及再醒時，她仍然懷抱着他。

「你不要去，」小湯姆向她說。「這樣很快樂的，我從未受過人家這樣的愛惜。」

「你不要去，還沒有唱歌給我們聽呢！」一羣孩子一起這樣喊。

「好吧，時候不多，我祇可以唱一首歌給你們聽。唱那一首呢？」

「失掉的木偶！失掉的木偶！」小孩們馬上歡呼起來。她就唱道：——

「從前我有個可愛的小木偶，

她的美麗早已傳遍宇宙；

她的雙頰潔白又鮮紅，

頭髮怪迷人的蜷曲蓬鬆。

然而，可憐，我失掉了她，

那時正在草原上玩耍；

我呼喚她好幾個星期，

可是總不曉得她在那裏。

「一天我在草原上嬉游，

發見了我那可憐的小木

偶：

人們說她變了原形，

因為她的油漆已給雨水

沖淨，

手臂受了牛羣的摧殘，

頭髮也亂到不值一看，

但是，爲着往日的恩情，



一天我在草原上嬉游，發見了我那可憐的小木偶。

「仍舊歸她美麗的盛名。」

多麼憨癡呵，這仙人唱的一首歌！

水孩們這般溺愛這一曲歌，又多麼憨癡呵！

第十九章 湯姆有一位新先生

湯姆現在暖衣足食，你們一定以為他很安分的做好人了；可是你們想錯了。飽暖固好，然而未必能使人安分守己，有時反而使人陷入罪惡。我很不願意的說，湯姆就是這樣。他很愛海燈籠和海糖菓，心裏沒有別的思想，只在打算怎樣可以多得到一點這些東西。他終日癡想着什麼時候這位仙人再來給他這些東西，給他多少，別的小孩兒多呢還是少。他日夜都想着糖菓，這樣一來，結果怎樣呢？

當仙人來時，湯姆就跟在仙人後面想看她的東西藏在甚麼地方的；起初他隱藏着，不給仙人看見，待仙人過去了，就跟着她跑，但表面上似乎向別一條路去，又似乎在那裏

尋找甚麼東西；最後他看見那些糖菓是藏在岩石深處一所用美麗的青貝築成的房子裏的。

他很想跑到青貝的房子裏去，但是心中很害怕；後來貪戀心重熾，於是戰勝了一切恐懼。一天晚上，小孩子們都睡了，他因為想着糖菓不能入睡，就爬起來在岩石上跑，一直跑到青貝的房子裏，門正洞開着。

他看見房子裏滿堆着這樣好的東西，忽然不覺得歡喜，反而覺得害怕，心裏想當初不要來就好了。他想摸那些東西，就跑去摸了；他想取一個喫，就取來喫了；他喫完了一個，再想喫一個，就再取一個喫；他忽然想到仙人會來捉住他，趕快的亂嚼亂吞，甚麼味道都不會嘗到，就嚙到肚裏；這樣簡直得不到快樂，他覺得有點討厭了，只可免強再喫一個；但喫完一個又是一個，終於把東西完全喫掉。

這時候惡報夫人真的來了，站在湯姆的後面。



喫西東偷姆湯

有的人就會問，爲什麼她不把食櫃的門鎖起來呢？我知道的，這有點奇怪，但是她永遠不把門鎖起來；不論是誰都可以跑進去喫。受同等的待遇。這是一樁希罕的事，恐怕只有仙人才明白這個道理的底細。或者她希望人們把手離開火坑不要給火燒着罷。

惡報夫人脫下眼鏡，不願意多看；她現出一副慘沮的樣子，眉毛直蹙到髮際，眼睛大張着，像把全世界的憂愁都包在裏邊，並且滴着大顆的晶瑩的淚珠。

她傷心的說：

「呀，可憐的小孩子！你究竟也和其他的小孩子一般。」

但是她只對她自己講，湯姆並沒聽到，也沒看見她。現在，你們不要以爲她太情深了。如果這樣想，以爲做錯了事時，她這樣柔腸的寬恕我們，大約不會責罰我們的，這就錯了。其實人們時時刻刻都做錯事，他們很放心的做去，那裏會想到有甚麼責罰呢！

所以她並不提起這件事，就是到了分糖菓的一天也沒有講到。那天湯姆很害怕，但又不敢避開，恐怕人家疑惑他。他又恐怕糖菓沒有了，因爲他已把糖菓喫光。更怕仙人查

問誰把糖菓拿去的，但是她取出來的糖菓和平日一樣的多，這使湯姆非常奇怪，更覺得恐怖。

當仙人注視湯姆的臉時，他全身震慄了；但是她終於分給他一份，這時他又以為她沒有知道他曾經做了錯事。

但當湯姆把糖放進口時，他並不想喫牠，他因為喫得太多，飽了。他很快的跑到別處去，這一個星期內，因為肚裏飽，他很不舒服。

另一個星期來了，他又得到一份糖菓；但仙人又注視他，臉上現出從來沒有過的愁容。湯姆不願意再拿這些糖菓，但終於免強的接受了。

善報夫人來了，湯姆仍想像其他孩子一般受她的擁抱；但她很嚴重的說——

「我本來想抱你，但是不敢，因為你已經變得這樣硬，身上又長出這麼多的刺來了。」

湯姆看他自己，原來身上已經滿長着刺，像海膽一般。

你們一定知道並且相信人們的靈魂造成身體，像蝸牛做殼一樣的自然。湯姆頭腦

中充滿了乖戾性情，代表乖戾性情的刺自然在他身體上生出來了。從此沒有一個人願意抱他或者和他遊戲，甚至瞧也不願意瞧他。

湯姆現在除了隱藏在角落裏痛哭，還能做甚麼？因為他的心裏很明白爲甚麼小孩子們不願意和他玩耍。

這個星期湯姆心裏很不快樂，當醜陋的惡報夫人來時，重又凝視着他，他看她的臉上現出更憂愁更莊嚴的神情，他再不能忍耐了，便把所有的糖菓擲去，說道：「不要了，我再不能忍受了。」說完之後，這個可憐的小孩子就把一切的罪惡都告訴惡報夫人。

告訴完畢，他心裏很震動，恐怕她會把他重重的懲戒一下。但夫人並不責備他，卻抱他起來吻着他。湯姆觸着夫人面部的許多硬毛，雖然覺得不快，但他這樣的孤寂，有人吻他，總覺比沒人理睬好得多。

「我的小孩兒，我饒恕你的過失了，人們要是誠心的悔過，我必定饒恕他們的。」夫人說。

「那末你可以把我身上的刺拔去嗎？」

「這是另一件事情。這些刺是你自己插上去的，只有你自己方能拔去。」

「但是我怎麼能拔去呢？」湯姆重又哭着說。

「好罷，如今大約是你上學的時候了；讓我替你找一位女教師罷，他會教導你怎樣把刺拔去的。」她說罷就跑了去。

湯姆聽她要替他找一位女教師，就害怕起來；他以為那女教師一定執着一根赤楊棍或者手杖；然而他又安慰自己，以為或者是深谷中的老太太那樣的一個。但是完全不對。當仙人和女教師一同來時，湯姆方才曉得她是一個美麗的小姑娘，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小姑娘，她的垂在背後的卷髮，像金色的雲一般美麗，身上的衣裾是像銀繡的。

仙人指着湯姆對女教師說：「他就是了，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一定要教他做好人。」
小女孩說道：「我曉得了，但她似乎不十分願意，她把指頭放進口裏，低頭偷看湯

姆；湯姆也把指頭放進口裏低頭偷看她，自己覺得很慚愧。

小女孩似乎不曉得怎樣開始；若不是湯姆哭着求她教他做好人，並替他把刺拔去，恐怕她永不會起首教他的。她心裏很可憐他，就盡力的教他，比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教師教學生都好。

女孩子教湯姆些甚麼呢？她教他，像你們起首在母親跟前遊戲時，你們母親教你們一般；不過她所教的比較簡單些。在那裏不像我們的世界，功課中並沒有艱深的字，水孩們大都願意學習功課比較你們來得



惡報人夫給湯姆介紹一位女教師

強；他們時常希望多學一點。

一星期中，

她每天都教湯姆；只有禮拜日她時常回家，那時候慈悲的仙人就代替她教他。幾個星期後，湯姆身上的刺完全脫落了，他的皮膚和昔日



呢麼甚些姆湯教子孩女

一般光滑潔淨。

「呀！我認識你了；」那個女孩子說。「你就是那一天到我房裏掃煙囪的。」

「呀！我也認識你了；」湯姆說。「你就是那一天我看見的睡在牀上的白姑娘。」於是他跑上前去，想抱着她接吻，又想起她是一位高貴的小姑娘，就只圍着她跳舞，直到疲倦了方罷。

第二十章 湯姆和綺麗

於是他們互相述說自己底故事——他怎樣落到海中，她怎樣掉在石上；他怎樣游到海裏，她怎樣飛出窗外，以及其他事情，都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講出來；講完了再講，我說不出那一個講得快一點。

他們坐下來重又做功課，他們對於功課是很喜歡的，這樣的一直下去，經過了七整年。

你要猜想湯姆已經心滿意足，在這七年內很快活了罷；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他的腦海裏常存着一個疑問，這就是——綺麗每禮拜回家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她說到一塊很美麗的地方去的。

但是那塊地方怎樣美麗，並且在那裏呢？

呀！這正是她說不出的。真的，這很可怪，沒有一個人能夠說；一個人常常到那兒或是住在那兒的，反而不能夠稍爲道及那兒的情景，使別人明白。

綺麗只能概括地說，就是把全世界的美景放在一起也及不來那處地方。這使湯姆要去的心格外深切。

「綺麗小姐，」他最後說，「我定要知道我爲什麼不能夠在禮拜日同你一起回去；否則我總不會安靜，就是你也會難過的。」

「這非問仙人不可。」

仙人惡報夫人下一次來時，湯姆就向她叩問。

「只會跟海獸一起玩的小孩子沒有資格到那裏去的。」她回答他。「誰要到那裏去，先要到他所不願意到的地方，幹他所不喜歡幹的事情，更要幫助他所不愜意的人。」

「那末綺麗這樣幹過了嗎？」

「你去問她罷。」

於是綺麗羞答答地說，「是的，湯姆；最先我是不願意到這裏來的；我在家裏多麼快樂，差不多天天是禮拜日。湯姆，先前我很怕你，因為——因為——」

「因為我身體上長滿了刺麼？但我現在沒有刺了，可不是嗎，綺麗小姐？」

「不是的，」綺麗說。「我現在十分喜歡你，也喜歡到這裏來了。」

仙人說，「你將來或者會學成願意到你所不願意到的地方，幫助你所不愜意的人，正如綺麗所做的一樣。」

可是湯姆將指頭放進口裏，低垂着頭；因為他依然一點不明白。

善報夫人來時，湯姆也問她；他的小頭腦中以爲她沒有她的姊姊那樣嚴肅，或者肯

告訴他怎樣到那裏去的。

呀，湯姆，湯姆，呆貨！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呵責你，同時許多長成的人都有同樣的意識存在他們的腦海裏。

但當他們去試試時，都得到像湯姆一樣的答案。因爲湯姆問到第二位仙人，她和第一位仙人一般的告訴他。

這一來湯姆很不快活。禮拜日這一天，綺麗回了家，他很煩悶，整日的啼哭，全不理會仙人所講的好孩子的故事，雖然講的比從前好聽得多。

綺麗回來時，他對她覺得羞愧，因爲他猜想她在上頭望着他，當他是個怯弱的人。他對她就發生隔膜了，因爲她比他高尚，而且做他所不能做的事。可憐的綺麗覺得十分的詫異和不快；最後湯姆突然哭起來；可是他不能將心事真實的說給她知道。

自此以後，湯姆給那要知綺麗到什麼地方去的好奇心所支配；他就不理會所有的游伴，海中的宮殿，以及其他的事情。無論遇到什麼都使他不安；行又不是，坐又不是。

「好了，」他最後說，「我在這裏這樣的不幸，我要走了；祇要你肯跟我一起走。」

「唉」綺麗說，「我很願意同你走；但不幸的是仙人說過了的，你要走就讓你一個人走。現在你不必將螃蟹來洩忿，湯姆（因為他顯得很頑皮和懷喪，否則，仙人會責罰你的。」

湯姆幾乎要說，「我真不怕她呢；」但是立刻就停止了。

「我料得到她要我做什麼了，」他很悲苦的哭着說。「她要我跟着那可憎的老格林姆。真的，我不喜歡他。我知道如果碰到了他，他一定一把拉我回去掃煙囪。這是我常常掛慮的。」

「不，我知道他不能這樣。沒有人能使水孩做掃煙囪的，他們如果永遠好好的，就沒有人能損害他們。」

「呀，」頑皮的湯姆說，「我曉得你的意思了；你想說服我使我跑開，因為你厭我了，要我離開你。」

小綺麗的眼睛張得很大，耀着淚光。

「噯，姆湯，姆湯！」她很淒慘的叫，隨後就哭了，「呀，姆湯，
你在那裏呢？」

「呀，姆湯也哭了，綺麗，你在那裏呢？」

這因為他們彼此看不見了。小綺麗漸漸的隱去，姆湯只能聽到她喊他的聲音，這聲音漸漸的細小，漸漸的微弱，不久便沉寂了。

單只姆湯留在這裏發顫。他在石頭間上下游泳，從來沒有這般快，所有的廳堂門戶都游到了，他喊着她，可是沒有應聲。他問其他的小孩子，但是他們都沒有見到她。最後他游到水面，開始啼哭，呼喊善報夫人，但是她也不來。於是他改口呼喊惡報夫人——這或者好一點——因為她一霎時就來了。



姆湯在石頭間游泳找麗綺

「噯呀！湯姆叫着。「親愛的呀，親愛的呀！我對綺麗不起，我害死她了，我害死她了。」

「沒有這麼利害，」仙人說，「我已經叫她回家去，她不再到這裏來了，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她能再來。」

這一來湯姆哭得更加淒慘，鹹海因他的眼淚漲高了起來。

「你叫綺麗走開去多麼忍心呀！」湯姆嗚咽的說。「無論到天涯地角，我總要把她找回來的！」

第二十一章 湯姆動身往永無地的盡頭

仙人並不責打湯姆或者叫他停止啼哭；卻同她的妹妹一般，很慈愛的把他抱在膝蓋上，更提醒他，這不是她的錯處，因為她如同鐘錶一樣，給人家旋緊了發條，自己沒有一點自由權的。她告訴他，他在育嬰院裏很長久了，如果想做成一個人，應該到外面去見識見識這世界；他須要獨個兒去，如平常人一般，生出來就是獨個兒，自己用眼睛來看，用鼻

子來嗅，睡在自己所做的牀上，如果伸手到火爐裏，就灼傷自己的手指。她告訴他，世界上有許多美麗的東西可以觀賞，世界是一個怎樣新異，奇怪，快樂，有秩序，有體面，和很好管理的地方，總而言之，是一個怎樣成功的世界；人們如能忍受一切，又勇敢，又忠實，又和善，那就好了。她告訴他，遇到什麼東西都不要怕，因為什麼東西都不能加害於他，祇須熟記着他的功課，做他所知道不錯的事情。最後她竭力的安慰湯姆，因此他馬上就想出發。

「祇有一層，」他說，「我動身以前，可以見一回綺麗麼？」

「爲什麼要見她呢？」

「因爲——因爲我將非常快活，如果想到綺麗已經寬恕了我。」

轉瞬之間，綺麗站在他的前面了，面上滿堆笑容，像是很快活的樣子，使湯姆渴想和她接吻；可是他仍然恐怕這是不尊敬的行爲，因爲她是貴胄出身呢。

「我現在要去了，綺麗！」湯姆說。「即使是世界的盡頭，我也要去了。可是真的，我並不是願意去。」

「呀」仙人說，「這才算得勇敢的好孩子。你假若要去見格林姆先生的話，須要越過世界的盡頭才行呢；因為他在永無地的盡頭。你須要到光明之牆，經過一扇從未開過的白門；然後到太平池和貞女港，那裏是良善的鯨魚死後歸宿的地方。在那裏貞女聖姑會給你指示到永無地的盡頭去的路徑，到了那裏，便找到格林姆先生了。」

「呀，親愛的」湯姆說。「可是不曉得到光明之牆去的路徑，也不曉得那牆在什麼地方。」

「小孩子們一定要擔負這種困難，自己去尋求事物，否則便永遠不會長大成人；因此你須去問海裏的動物和空中的飛鳥，假如你溫和的待他們，其中有些會告訴你到光明之牆去的路徑。」

「好的，」湯姆說，「這是一條很遠的路程，我最好立即動身。再會吧，綺麗小姐；你知道我已經長大了，必須出去見識見識這世界。」

「我知道你必須去，」綺麗說，「但是你別忘記了我，湯姆，我將在這裏等候你回來。」

於是她和他握手，祝他一路平安。湯姆又渴望和她接吻，但是他想這樣太不尊敬她了，她是貴胄出身呢；他便答應不忘記她；可是他的頭腦裏縈繞着觀察世界的奢望，恐怕在五分鐘之內便忘記她了；雖然這麼說，我很喜歡說他的心是不會這樣的。

他叩問一切海裏的動物和空中的飛鳥，但是沒有一個能知道到光明之牆去的路徑。爲什麼原故呢？他處得太南了。

一天又一天，他向北游去，最後遇着鱈魚王，鼻孔裏生着馬鬃，口裏銜着一尾青魚當作一枝雪茄煙，湯姆便問牠到光明之牆去的路；牠將青魚囫圇的吞了下去，然後說——「假如我是你，少年人，我將到孤獨岩去，問那死剩的海鵝姆姆。她是最古的遺族之一，差不多和我一樣的古；知道很多的現代出色人物所不知道的，像舊家庭裏的婦人一樣。」

湯姆問牠到海鵝那裏去的路，鱈魚王很慈和的告訴了他，牠雖然很醜陋，卻是一位很有禮貌的舊派君子。

湯姆正謝了他起程，他在後面叫他：

「嘻！我問你，你會飛嗎？」

「我沒有試過，」湯姆說。「怎樣呢？」

「因為，如果你會飛，我勸你對那位老媽媽一些也不要提說起。在那裏要經心。再會吧。」

湯姆向西北走了七天七夜，來到一片大魚場，這樣大的魚場，他從未見過。在水底下，每尾大鯊魚產下整千整萬的卵子，鎮日的吞食貝魚；水面又有整千整百的青鯊魚，吞食那些游上來的鯊魚。從世界創造以來，牠們便互相吞食了；一向沒有人來這裏捕捉牠們，也沒有人曉得老貞女聖姑怎樣的富裕。

在那裏，他碰見死剩的海鵝媽媽，孤零地站在孤獨岩上。她是一位碩大的老媽媽，足有三尺高，箭一般的直立着，好像高原的首領。她穿着絲絨的長服，戴着一頂白色的古裝帽，披着白圍裙，鼻樑高聳（這是出自名門的標誌），架上一副很大的白眼鏡，看來很奇

怪；這是她家族裏的古裝。

她有兩條毛臂膊代替翅膀，用來扇自己的身體，她討厭那可怕的熱；並且不停地低唱着她自己的古歌，那還是她小小的時候學會的，年代真遠得很呢——

「石頭上站着兩隻小鳥，

一隻游了去，一隻獨留下，

花——啦——啦——底。

一隻又游了去，這就沒有了，

可憐的石頭，寂寞地留下，

花——啦——啦——底。」

本該是「飛」去，並不「是」游去；但是她不會飛，她有權柄改易這個字。無論怎樣，這是一首於她很合適的歌兒，因為她本身是一個姆姆。

湯姆很恭敬的來到她跟前，並且向她鞠躬；她劈頭便說——

「你有翅膀嗎？你會飛嗎？」

「啊，不，姆姆，親愛的；我也想沒想到這些。」機警的湯姆說。

「這樣我就很喜歡對你說話了，親愛的。在今日還能看見沒有翅膀的東西，真使我的精神爽快百倍。如今一切新種的鳥，真的，牠們都有翅膀，都會飛翔。牠們飛起了，超越了牠們生活的地方，會得到什麼益處呢？當我的祖宗的時代，鳥從來不想到翅膀，沒有翅膀做什麼都好；現在牠們反而來譏笑我固守着美好的舊式了。」

她口若懸河的說下去，湯姆屢屢想拋開那些，談到別的事情，總不容易；末後，海鵝姆說到氣都喘不過到了，連忙揮着毛臂膀扇自己，湯姆就乘間問她到光明之牆去的路途。

「光明之牆麼？還有誰比我知道得更詳細呢？我們都從光明之牆出來，已經好幾千年了，那時天氣慢慢的轉冷，適合於高貴的人；但是，現在天氣這麼熱，飛上飛下喫東西的，有翅膀的醜類又這樣多，因此貴族們的行獵都廢除了，簡直無可生存，又不能冒險踰越

巖巖，深恐有些動物會在一英里內襲擊他，這樣的事在千年前是不會發生的——我說什麼呢？」

「對不起，那一條路是到光明之牆去的？」湯姆說。

「呀，你一定要去，親愛的小人兒——你一定要去。讓我來看看——我知道得真切——這是——真的，我的老頭腦已經混亂了。你知道嗎，親愛的小人兒，我恐怕，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你一定要問，就問這些有翅膀的醜類吧。」

可憐的老海鵝湯姆禁不住落下淨油淚；湯姆十分替她憂愁；也爲他自己擔心，因爲他費盡心力，依舊找不到一個能告訴他路徑的。

第二十二章 湯姆在聚禽鄉

那裏來了一羣海鳥，牠們是貞女聖姑的親生兒；湯姆以爲牠們比海鵝更美麗得多，牠們或者真的好看一點；因爲聖姊從在她創造海鵝到創造牠們的時期中，會得

了許多新經驗。牠們飛竄着像一羣黑燕，從一波躍到一波，很巧妙的蹺起兩腳在後面，溫柔地互相呼喚，這使湯姆馬上愛上牠們，叩問牠們到光明之牆去的路途。

「光明之牆麼？你要到光明之牆去麼？跟着我們來，我們一定告訴你。我們是聖姑的親生兒，她吩咐我們到四海去，給善鳥指示歸途。」

湯姆十分歡喜，向海鵝湯姆鞠躬作別後，就向牠們游去。但是海鵝湯姆並不回禮，箭一般的直立着，揩着她的油眼淚，嗚嗚的唱——

「可憐的石頭，寂寞地留下，

花——啦——啦——底。」

湯姆切盼起程到光明之牆去；但是海鳥說不能。牠們先得到聚禽鄉，在那裏等候全體海鳥聚集，準備遷徙到北方的島嶼去過夏；那時總可以找到一些到光明之牆去的；但聚禽鄉在什麼地方，他必得應允永遠不洩露出來，免得人們到那裏去獵鳥，飽餐牠們，將牠們收藏在呆板的博物館裏，使牠們不能留在聖姑的水花園裏面嬉戲，教養和做工，照

平日的樣子。

聚禽鄉在什麼地方，沒有人必須知道；所可說的，祇是湯姆在那裏等待了好幾天；他見到了許多離奇的光景。在海邊的兔窟前，聚着整千整百的烏鴉，牠們發出一種嘈雜的叫聲，使湯姆聽了，去到岸邊，看是甚麼一回事。

湯姆見牠們正在那裏開商酌大會，這個會是牠們在北方每年舉行的；牠們的游說者一面飛一面講；演說家則站在一個老羊的顛骨上面，這算是牠們的講壇。

牠們愈聚愈衆，誇耀牠們所幹過的聰明事；多少綿羊的眼睛給牠們啄去了，多少小牛肉給牠們喫了，多少隻松雞給牠們吞下了，多少松雞卵給牠們用嘴來啄穿了帶走了，這是老鴉頂聰明的本領。

最後牠們帶出一隻最美麗，最潔淨的年幼女鴉，這是時常見得到的，把牠放在中央，其餘的烏鴉開始侮辱牠，詆毀牠，責罵牠，威迫牠，因為牠沒有偷到松雞卵，還敢公然說自己確實不會偷竊，牠要受大衆的法律的裁判（因為烏鴉常在每年的議會裏審問罪人）。

牠站在中間，穿着黑色的長衣，披着灰白色的頭巾，看來像貴格教徒那樣的溫柔潔淨，全羣烏鴉都向牠狂叫。

牠的辯白也沒有用了——

牠是不喜歡松雞蛋的；

牠沒有這些東西也能過適意的生活；

牠很怕喫松雞蛋，因為怕詭計的看守者；

牠無心去喫松雞蛋，因為松雞是這麼可愛，仁慈，活潑的鳥；

此外，還有一打的理由呢。

所有的烏鴉圍着牠把牠啄死，湯姆沒有來得及救牠；牠們都飛去了，對於幹了這樣一樁大事，很覺驕傲。

可是仙人將這隻良善的鴉取起，給牠九套新的羽毛，最後使牠變成樂園裏最美麗的一隻鳳鳥，穿着一套綠色的絨衣，拖着長的尾巴，並叫牠到芬芳羣島中去喫果子，那裏

有很多的丁香，豈惹生長着。

惡報夫人登記好了這班殘酷的烏鴉的帳。當牠們飛去時，見到什麼東西呢，不過一頭污穢的死狗；——牠們就在狗身上開始工作，啄的啄，吞的吞，叫的叫，罵的罵，盡量的貪得無厭。但片刻之後，牠們急忙仰起了嘴向天空，慘叫一聲，頭鉤在爪上，倒地死了，共計一百二十三隻。這因為什麼原故呢？是仙人在夢裏告知守護禽獸的人在死狗體內裝滿了毒藥來毒牠們的。

過了半晌，成千累萬的飛鳥聚集在聚禽鄉，把天空都遮黑了；牠們落到沙灘上遊戲，輕輕地拍水洗澡，梳理羽毛，以致岸邊都鋪滿了白毛；牠們啼，牠們叫，呼喚不休，和朋友交談已往的事蹟，並討論夏天到什麼地方去繁殖的問題；你在十里外還可以聽到牠們的聲音。牠們非常幸運，沒有人來偷聽牠們，除了一位年老的看守者，他孤單地住在一間草屋裏，屋的四周用石頭圍着，屋頂用繩索繫着，要不然，冬風一下子便會把牠吹掉。但是他從來不管那些鳥的事，也不損害牠們。他對於整個世界所掛心的只有兩件東西，那就是

他的聖書和他的松雞。他是一個很好的老人，在冬夜裏織着襪子；只當所有的飛鳥離去時，他才搖搖擺擺走出來，脫了帽子，祝賀牠們一路快活，而且平安地回來；於是將牠們遺下來的羽毛完全收拾起來，洗得乾乾淨淨，賣到南方，去造羽毛牀給一輩老年人睡。

於是海鳥問這些鳥可否帶湯姆到光明之牆去；但是一羣到蘇特蘭去，一羣到賽德蘭去，一羣到冰山羣島去，一羣到挪威去，一羣到冰島去，一羣到格林蘭去，並沒有一隻到光明之牆去的。品性良善的海鳥們就說牠們可以指引他一半路程，最遠送他到珍邁仁島；此後只得由他自己設法前進了。

一切的鳥都動身，排成一條黑線，順流而去，先向北，繼向東北，再改向西北，越過夏日的晴朗蔚藍的天空；牠們的叫聲好像萬隊獵狗，萬只金鈴那麼響。獨有海鴨留下，把小兔殺死了，產卵在兔窟裏面；這是一種醜陋的行爲，自然啦，不過一個人不會這樣做的，因為他能夠料理自己的家庭。

當湯姆和海鳥們向東北前進時，風勢漸漸的緊了；因為在墨西哥海灣的老人已經

穿起灰白色的大衣，看管着銅鍋，在那裏工作了；貞女聖姑傳一道電信給他說要多帶點水蒸汽，現在水蒸汽來了，在一點鐘內來得同一個星期的一樣多，吹噓着，咆哮着，碎擦着，翻騰着，使你看清楚蒼天和碧海的界線。然而湯姆和海鳥們一點兒都不理會，因為狂歡鼓勵着牠們，牠們盪過浪頭，像很多的飛魚們一樣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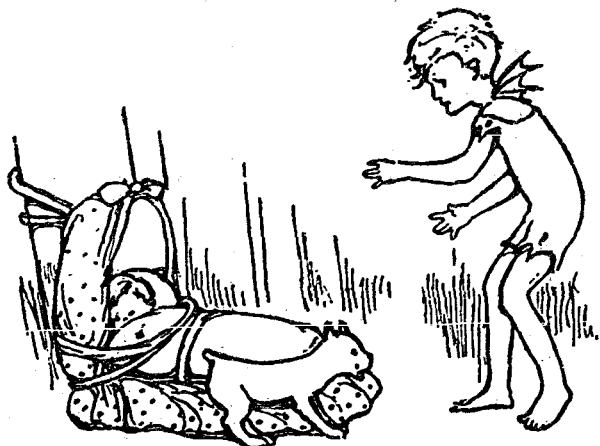
後來牠們看見一種很難看的景象——一艘大船黑暗的一旁，海水在那裏沖進船艙。煙囪，桅檣都掉到水中，又在船的避風臺下湧起來；甲板給水沖得像馬廐裏的板一樣乾淨，這船上沒有活的東西存留了。

海鳥在船上面飛，圍繞着牠啜泣，牠們很憂愁；同時牠們又希望覓到一點鹹豬肉；湯姆爬上甲板，左右張望，心裏戰慄憂悵。

那裏有一隻小搖籃，用繩緊緊繫在船舷下，一個嬰兒在籃裏酣睡着。他跑到嬰兒旁邊，想叫醒他；但是籃底下跳出一頭褐色的小狗來，向湯姆狂吠，並且要咬他，不准他貼近搖籃。

湯姆知道這狗的牙齒不能傷他的，但至少可以將他推開；這一來，湯姆便和這隻狗打起來了，他一心想救那不幸的嬰兒，並沒有意思要打落這條可憐的狗；但當他們酣鬪的時候，一個大浪打進船裏，將他們都捲入波濤中去了。

「呵，嬰兒呢，嬰兒呢！」湯姆大聲驚呼；但是過了一刻，他就不叫喊了；因為他看見搖籃在綠水中沈下去，嬰兒也無恙，只是微笑的睡在裏面；他又看見仙人從水底走上來，用溫柔的手臂將嬰兒抱起，搖動着；湯姆知道這樣就行了，在聖百靈



籃底下一出頭，小狗向湯姆狂吠

登島中就多一個新來的水孩了。

那可憐的狗呢？

牠衝了一陣，吠了一陣，打嚏打得很苦，就將皮剝光，變成一條水狗，圍着湯姆跳舞，奔出浪頭，撕裂海蜆或花青魚，更一路跟隨湯姆到永無地的盡頭。

第二十三章 湯姆來到貞女聖姑池

我們繼續前行，直到望見珍邁仁島的山峯，高高聳起，好像白糖堆，凸出雲霄有兩里的高度。

牠們碰到一羣瑪利鳥，正在啄食一尾已死的鯨魚。

「牠們就是給你指示路徑的，」聖姑的兒子們說，「我們再不能陪你遠向北方去了。我們不願到冰山去，怕凍壞了我們的腳趾，只有瑪利鳥什麼地方都敢飛去的。」

海燕呼喚瑪利鳥，可是牠們正忙着吞，嚙，啄，喧嘩，打鬧，搶鯨魚的油，一點都不注意到

海燕。

「來呀，來呀，」海燕喊，「你們這些懶惰貪饞的東西，這位少年人是到聖姑池去的，你們若不聽他的話，就不能得她的赦宥，你們知道吧。」

「我們誠然貪吃東西，」一隻大而肥的老瑪利鳥說，「但並不懶惰；講到懶漢，我們比不上你們呢。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少年罷。」

牠飛到湯姆面前，很惹厭的望着湯姆（瑪利鳥是毫無忌憚的東西，所有捕鯨魚的人都知道的），問湯姆從什麼地方來，從前到過什麼地方。

湯姆告訴了牠，牠似乎很快活，說他是一個很有勇氣的，能走那麼遠的路程。

「小孩子們，都來呀，」牠對其餘的瑪利鳥說，「因為聖姑的原故，我們給這少年一塊浮冰。我們今天吃鯨魚的油吃夠了，應該將一部分時間抽出來幫助這少年。」

瑪利鳥將湯姆負在牠們的背上，同他一起飛去，一壁謹笑着——哦，怎麼牠們飛着油氣味呵！

「你們是誰，快活的飛鳥呀？」湯姆問。

「我們是古時格林蘭船主們的精靈，（每個水手都知道的，）曾經在這裏打獵，獵取海鯨和馬鯨，已在好幾幾千年前了。因為我們貪食和莽撞的原故，就變成瑪利鳥，每天喫鯨魚的油。但我們沒有一個是懶惰的，我們能馬上駕一隻船對抗北海裏的任何人，雖然我們沒有新製的水蒸氣。這些黑色的海燕鬼子們多麼可醜，還來叫我們懶漢；只因聖姑寵愛牠們，就以爲牠們可以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了。」

「那末你是誰呢？」湯姆問其中的一隻；因為他見牠是羣鳥的王。

「我的名字叫做赫貞亨利克，是一個公正良善的船主；我這名字將來會留傳到世界末日。不論我做過了什麼錯失。因為我曾經發見赫貞河，給赫貞海灣取名字；凡是不敢和我抗衡的，都來歸服了我。但是在我那時代我是一個殘酷的人，這是真的，我將那些可憐的印第安人從曼茵的海邊偷出來帶到衛翳尼亞賣給人家做奴隸；後因我對待水手太兇暴，就在這裏，被他們放在一隻沒篷的小船中任我飄流，從此我的消息便杳然了。所

「以我現在做羣鳥的王，直做到我的末日。」

他們來到浮冰的邊際，望見在遠處的濃霧，飄雪，和狂風中，光明之牆朦朧地出現了。但是浮冰在波浪上面轉動得很可怕，冰大漢們在那裏搏鬪着，呼號着，各在別人的背上跳來跳去，互相磋磨成粉，所以湯姆很怕在牠們中間冒險，恐怕也給冰塊磨成了粉。當他看見冰塊中有許多大的破船，有些桅杆還直立着，又有些水手的屍體凍結在甲板上，他更加恐怕了。他們多麼悽慘呀！他們都是真的英國人的精神；他們盡忠而死，像勇士忠於他們的使命一樣，去找尋白色的門，這門到現在還沒開呢。

良善的海鳥們將湯姆和狗背起，同牠們一齊飛高，很平安地渡過了這些大冰塊和



起背狗和姆湯將們鳥梅的善良

冰大漢，將他們放在光明之牆脚下。

「門在那裏呢？」湯姆問。

「這裏沒有門，」海鳥說。

「沒有門的麼？」湯姆驚慌的叫起來。

「沒有；連洞也從來沒有一個，這是一切祕密的總彙。」

「那麼，我該怎樣做呢？」

「如果你有勇氣，真的，只好沒到冰塊底下去。」

「我既然遠道而來，現在也不能回轉去，」湯姆說；「就倒頭游下去罷。」

「你這回旅行，真是一帆風順呢，」海鳥說；「我們知道你是好人，再會罷。」

「你們爲什麼不同我一道來呢？」湯姆問。

但海鳥只有很憂愁的嘆聲，「我們現在不能去，因爲尙非其時，」就飛過冰塊去了。
湯姆游到那白色的大門底下，那扇門現在還不會開，在黑沉沉的海底，過了七日七

夜。他依然沒有一點恐怕。他爲什麼不怕呢？他是一個勇敢的英國少年，他的任務是去觀察整個的世界。

最後他看見頭上的光線和很清很清的水；他便升到千尋之上，他的頭給一團團的海蛾圍着。這些海蛾的頭部和翅膀是淡紅色的，身體是瑪瑙色的，很慢地拍動着雙翅；棕色翅的海蛾拍動起來卻是很快的；黃色的小蝦輕輕地跳舞，比其他的更快；各色的水蟹並不跳舞，只是游蕩着，游蕩着消耗牠們的光陰。湯姆並不留意牠們，他切望找到出水面的路，去看馴良的鯨魚所在的水池。

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池，兩岸相距有無數里路，雖然空氣這麼清，望對面的冰崖彷彿在目前一般。池周圍給那凸起的冰崖，做成圍牆，尖塔，雉堞，洞窟，橋梁，樓閣，廂房等等環繞着，其中就是冰雪仙人們所住的地方了，將狂風濃霧等驅去，貞女聖姑永遠得逍遙自在的躺在那裏。

良善的鯨魚們都躺在油一般的海面上。湯姆游到最近的一條鯨魚那裏，問牠去覓

聖姑的道路。

「她坐在這中間，」鯨魚說。

湯姆看不見池中間有什麼東西，只見一座聳起的冰山；就照實說了。

「那就是貞女聖姑了，」鯨魚說，「你走近她那裏，便可以看見了。整年的坐着將舊的禽獸做成新的。」

「她怎樣做呢？」

「這是她的事情，不是我的了，」那年老的鯨魚說罷，打了個呵欠，牠的口張得很寬，（因為牠很大），游進去了九百四十三只海蛾，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六只不及扣針的頭那麼大的水蚤，和四十三只細小的冰蟹，牠們互相鉗着，腳都縮在肚下，彷彿該撒大將準備決死一般。

「我想是，」湯姆說，「她把像你一般大的鯨魚割開，做成一大羣小鯨魚罷？」

這使老鯨魚笑了，把所有的動物都咳出來，牠們就游開去，很感激能得逃出一個可

怕的鯨魚骨的網，這個網就是鯨魚鬚，過了這裏，旅行家再沒有機會出來了。湯姆詫異着，向那冰山行去。

他行近冰山時，看出牠的形狀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老婦人，從來不曾見過的——一位白雲石的婦人，坐在白雲石的寶座上。在寶座階座下，無數的新生動物不絕地向海裏游去，形狀和顏色比人們夢想得到的更多。她們是聖姑的孩子，她整日由海水中做出來的。

他盼望，自然啦——像有些成人一樣應該多知道一點——看到她剪裁，修補，配合，縫紉，鋪砌，聯綴，釘裝，削削，扣擊，轉動，磨光，塑造，量度，鑿刻，剪短等等，像人們製作東西一樣。但是她掛一條鏈在頸際，很靜的坐着不動，只用藍得像海水的圓眼睛下望着海。她的頭髮像雪一般白——因為她非常老了——實在比你所能想像的東西還要老，只老不過是和非的差別罷了。

孩 她一見湯姆，很仁慈的看着他。

「我的少年，你要什麼呢？我許久沒有見着水孩來這裏了。」

湯姆將自己的履歷原原本本的告訴她，然後問她到永無地的盡頭去的路途。

「你應該自家知道，因為你已經到過那裏了。」

「我到過了麼，聖姑？一定是忘記了。」

「那末，望着我吧。」

湯姆望着她的大而蔚藍的眼睛，就將所有的路程記起來了。

那不是很奇怪嗎？

「謝謝聖姑，」湯姆說。「這樣我就不再煩麻你了；聽說你忙得很呢。」

「我從來沒有忙得像現在這樣的，」她說時連一個手指都不動。

「我聽說，聖姑常將舊的動物做成新的。」

「人是這樣推想的。但是我並不做什麼東西來麻煩自己，我的親愛的。我不過坐在

這裏教牠們自己給自己改造罷了。」

「你是一位聰明的神仙，」湯姆這樣想。他是對的。

這是良善的老聖姑的大脾氣，教人家有想像的餘地，對於鹵莽的人們，她曾經這樣的做過幾次。

「我的可愛的少年，」聖姑說，「現在你深信已經知道了到永無地的盡頭去的路途麼？」

湯姆想想；哎唷，竟完全忘卻了。

「這因為你不望着我了。」

湯姆再望着她，就記得了；不望，馬上就遺忘了。

「這叫我怎樣呢，聖姑？因為我到別的地方去時，不能繼續的望着你。」

「你須要自己好好地記着，不要依靠我，如同一般人自己替自己作主去生活一樣；你看這條狗罷；牠已很熟識道路，不會忘記了。還有，你也許會碰到脾氣古怪的人，沒有我的護照，他們就不許你通過，護照須掛在頸際，並且要當心；這條狗一定常常跟在你後面，

你卻須回轉身來倒退着走。」

「倒退着走麼？」湯姆叫起來。「這樣豈不是看不見前途了？」

「剛剛相反，如果你向着前面，就前面的一步都看不到，那麼你一定走錯了；如果你向着後面，注意你所經過的地方，尤其是把眼睛注視那條狗，牠是順着本性走的，所以不會走錯，你就可以知道前途的一切，有如在鏡中看到的一樣清楚了。」

湯姆十分驚異；但只得照她的話做，因為他已學會了隨時相信神仙教他的話。

第二十四章 妖怪和大漢

湯姆剛離開太平池，便到千尋深處，大海媽媽的白裙旁邊；她整日在那裏做世界饅頭，水大漢替她捏，火大漢替她烘，等到高起來堅硬了，變成山饅頭和島餅乾。

湯姆差不多要給牠們槓在世界饅頭裏面；變成化石的水孩了；這樣，幾千年之後，足以驚駭新西蘭地質學會呢。

因爲他在朦朧的沉寂中，踏着柔軟的白色的海洋麵粉前行，聽見一種尖銳的聲音，怒號的聲音，抽水的聲音，像把全世界的蒸氣機聚在一起了一般，不覺大喫一驚。他走近時，有沸水潑來；這至少可以加害於他；那水污穢得像粉糊一樣；他顛蹶的踏着貝魚，鯊魚，海豹，鯨魚等的屍骸逃開了，這些東西都是給沸水盪死的。

最後他到一條死在海底的很大的海蛇旁邊；牠太高了，使湯姆不容易爬上牠的背，只得沿着牠走，走了四分之三英里有餘，他很喪氣了；等到繞行了一周，來到一處地方叫做停止處。他便停在那裏，正是合時。

因爲他正在一個海底大洞的邊際，那裏呼響的噴出很清的水蒸汽，足夠把全世界的汽機立刻轉動；那汽清澈非常，時時在那裏閃光；湯姆幾乎可以仰矚水面，俯瞰深洞，絕無遮翳。

但當他低下頭在洞邊窺望時，就給一塊水晶石觸着一下鼻尖，他馬上跳後一步；因爲水蒸汽噴出來，將洞邊磨刷，又把泥濘，小石，灰燼等，好像急雨一般拋入海中，散佈到四

周，其時就沉澱下來，很快的將死魚蓋住，湯姆站在那裏五分鐘光景，就給淤泥埋了腳踝，他始覺惶恐，深怕會給淤泥活活的埋葬了。

他或許會這樣的，他正在那裏想，他所立的那塊石忽然裂開了噴起來，把他射出海水一里多高，他驚駭的想不知隨後怎樣。

後來他墜下來了，砰的一聲，覺得給一個從未見過的妖怪緊握着雙腳。

我不知道牠有多少翅膀，像風車的帆一般大，也像風車的帆一樣分布成圓形，在蒸汽的噴出處舞動着。每一扇翅膀下有一條腿，腿尖有一只梳樣的爪，爪尖生一個鼻孔；沒有腹部，只有一隻眼睛；嘴偏在一邊。是的，牠是一頭多麼奇怪的動物呢；但並不比你可以見到幾打的更加奇怪。

「你在這裏做什麼呢，」牠十分煩躁的喊，「到我這裏來麼？」牠要將湯姆拋下去；但是他將牠的爪執得很牢，以爲這就很穩當了。

湯姆將自己是誰和任務是什麼都告訴了牠。那東西故意閉牠的獨眼，很輕蔑的樣

子——

「我給這一類的事欺騙慣了。我知道你爲着黃金來的。」

「黃金，黃金是什麼？」湯姆簡直不知道黃金是什麼；但是那多疑的妖怪並不相信他。

過了半晌，湯姆就明白了一點。因爲蒸汽升出了洞口，那妖怪用鼻子來嗅，又用牠的梳分開來；然後蒸騰起來經過牠的翅膀，變成金屬的點滴和片條落下。一扇翅膀落下金粉，另一扇落下銀粉，另一扇落下銅粉，另一扇落下錫粉，另一扇落下鉛粉，諸如此類，沉在軟的泥裏，成爲礦脈和礦苗，變硬後，金屬就布滿在石頭裏了。

但剎那間，有什麼東西在下面將水蒸汽關塞了，洞立刻空了；水就衝到洞裏去，在旋渦中，那妖怪很快地旋轉如同陀螺一般。但這是牠整天工作的一節，正如一頭獵犬的打滾；牠對湯姆說——

「少年，現在是你下去的時候了，但是我不相信你有這般果敢。」

「你就會看到了，」湯姆說了，有如孟恪生伯爵的一股勇氣，一直衝下大瀑布去，好像愛爾蘭巴里蘇達河裏的鮭魚一樣。

他到了洞底，游泳着游泳着直到安穩的踏上烏有鄉的那頭的崖；好像平常人一樣，他很詭怪的發見那裏極像某某鄉的這頭，和他平常所懸付的大相逕庭。

湯姆來到風聞的大陸，那裏有三十一位國王，此外還有半打共和國，下次郵船來時或許還會增多呢。

他在那裏碰見一場沉酣的，昏闌的，拚命的，毀滅的殊死戰，由國王，親王等啓覺的，你猜是對抗甚麼？我查明了一件事情。這除非我告訴你，你將永遠不知道；連他們爲什麼啓覺也不知道；因爲所有他們的戰略戰術包納在很妥當很平安的方法裏，就是塞着耳朵呼喊著，「哦，別告訴我們呀！」於是連忙跑開。

所以湯姆來到那地方，見他們高的矮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日夜不歇地奔走逃命，懇求不要說他們所不知道的東西；只因這陸地是一個海島，他們不喜歡水（因爲大部

分都是腐敗的地方，他們就永遠沿着岸邊一周又一周的走（因為那海島完全同我們棲息着的行星一樣情形，）那是很苦的工作，對於要顧事業的人們尤甚，在他們前面，跑着一位很斯文的人，像樂隊長或領隊者，在割開一隻豬；那禽獸的聲音用力拉長來引他們的路，如果不能得勝，就繼續逃走；維持他們萬能的精神，幻想着至少能將那隻豬的毛來替代他們的痛苦。

白晝黑夜的跟着他們跑的，有一位可憐的，瘦削的，無神的，喫苦的老大漢，照例他應該被珍護的，並有一頓好的飯喫，有一個好的妻子伴着他，坐下來和小孩子們遊戲；這樣他就是一個可親愛的老人了；因為他具有一副好心腸，雖然這副好心腸給思慮糟塌壞了。

他大概是用魚骨和羊皮紙造成，用杉木和鐵絲聯綴起來的；帶着強烈的酒味，雖然除了清水之外，他從未喝過一點別的東西；但酒味無論如何總是有的，這不能不承認。他在鼻子上戴一副大眼鏡，一只手擎着一個捉蝴蝶的網，另一隻手執着一柄地質學用的

椎；身上有許多袋子裝滿了采集盒，瓶子，顯微鏡，風雨表，軍用地圖，解剖刀子，鉗子，照相器具，和各種器械，用來從各種東西中發見，另外的各種東西，或者再發見得多一點。頂奇怪的一點，就是他不前進，卻倒退着走，走得異常快。

許多良好的百姓，都從大漢的身邊跑開，只有湯姆，站在他所站的地方，就是他的跨下；大漢經過湯姆身邊時，俯首喊着，彷彿很快活很安慰的說——

「喂！你是什麼人？為什麼不效法別人跑開呢？」他將眼鏡除下，這才望得湯姆很清楚，湯姆驚詫了。

湯姆將自己是什麼人說明白了；老大漢馬上取出一個瓶子和一個塞子，想把湯姆收藏起來。

但湯姆很敏捷，馬上竄入大漢的跨下逃到前面；大漢就不能看見他了。

「不，不，不！」湯姆喊道，「我還不會周游這個世界，更不會達到貞女港，不應該給一個網纏住，被稱為海參和頭行螺，給一個像你這般年老的大漢用瓶子盛起來的。」

那老大漢知道湯姆是一個大旅行家，馬上跟湯姆和好起來，他鎮日的留在那裏，絞腦汁，他多麼歡喜得着一個人，將他從前所不懂的，說給他知道呢。

「呀！你真僥倖了，小狗子！」最後他很坦白地說——因為他是一個最坦白，最快樂，最忠厚的年老的參孫，「呀，你這僥倖的小狗！我恨不得到你所到過的地方，看你所看過的東西！」

「好，」湯姆說，「你若想這樣，最好是將你的頭放在水裏幾個鐘頭，像我這樣變作水孩，你就可以有機會了。」

「呸，變做一個小孩子？如果我能夠這樣做，又能夠明白所遭逢的事蹟，那只要一個鐘頭，便什麼都曉得了，這就可以休息啦。但是我不能夠這樣做，我不能夠變作小孩子了；就使能夠，也沒有用，因為我不能夠明白所遭逢的一切事蹟呢。呀，你這僥倖的小狗，」那可憐的老大漢說。

他啓程了，倒退着走，像個鹵莽的人，到一所大偶像廟的尖塔時（因為那些地方，他

們都是崇拜偶像的，當然他們不會怕那大漢的，將塔的上半部分掃光了，他自己的後背因此傷得很可怕。

所以那大漢在衆人後面繞着圈走，衆人又跟着那大漢繞着圈走，他們到現在還是走着，無論如何我是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不妨；他們會永遠的走着，直到大漢或衆人變作小孩子，或者一齊都變作小孩子，才罷休呢。

第二十五章 格林姆的蹤跡

現在湯姆跑到了古怪鄉，那裏的居民都是異教徒，崇拜一隻哀啼的人猿。

在那裏湯姆看見一個小孩子坐在路中很悲慟的啼哭。

「你爲甚麼啼哭？」湯姆問。

「因爲我心裏的害怕不如我所意料的一樣，所以啼哭了。」

「不害怕你真是一個古怪的孩子；你要害怕，好這裏來。」

「呀！」那哭着的小孩子說，「你真仁慈；但是我不覺得會造成怎樣的印象。」

湯姆恐嚇着他，說要把他推倒，要毆打他，踐踏他，用磚拍他的頭等等，使他稍得安慰。他很文雅的用了又長又美麗的字句感謝湯姆，這些字句是從別國聽來的，他以為用得很對；於是他重又啼哭，直哭到他的爸爸媽媽聽見了，走來看他，立刻派人去請一個巫來。他們雖是異教徒，但究竟是天性善良的好人；他們很高興的詢問湯姆的游歷事情，隨後巫來了，臂上掛着雷鼓。

那巫是一個供養得好而不懷好意的人，一向服事波特蘭女王的。湯姆起初以為他是格林姆，有點兒恐懼。後來他知道看錯了；因為格林姆看別人時看着人家的面；那個巫卻不是這樣看別人的。那巫說話時，煙火從口中噴出來；打嚏時響聲像爆竹爆裂一般；啼哭時（無論什麼時候你處罰他，他就啼哭了），滾沸的瀝青油就淌下來；有的真會黏膠住。

「我們又遇見了！」那巫說，像啞戲中的一個丑角。「你不覺得恐怕嗎，好孩子，唔？讓我來，讓我給你一個印像。嘎嘩！嘎嘩！哈拉吧囉！」

他打着雷鼓，舞着；發出一種刮辣的聲音，同時呼嘯着，狂怒着，舞動他的腿足，像黑人一般；後來把雷鼓上的一條絃線撥響，於是許多蕪菁鬼，魔術的鬼燈，虛幻的妖怪，跳脚的小醜，發出一陣可怕的喧鬧聲，喀喀聲，鏗鏘聲，刮辣聲，狂吼聲，使那個小孩子眼睛翻白，很快的止了哭聲。

那個小孩子的爸爸媽媽像掘到了金礦一般的歡喜；他們跪在巫面前，送他一副銀柱的輕牀和一幅黃金的帳幕；把他擡起來；但從此以後，那銀柱就永遠貼在他們肩上，不能卸下來了，只有永遠擡着他，像仙北德擡海上老人一樣；這是一種很可憐的景象；因為那男人是一個很勇敢的官員，腰間掛着兩把劍和藍色的鈕扣，而那婦人是一個大家閨秀，纏了脚的。所以，你們看，他們找這樣愚蠢的事情來幹，只一次已嫌太多了；照惡報夫人的法律講，無論他們願意與否，只有一直幹下去直到世界末日。

呀！你們願意有人肯去感化那些異教徒，教他們不要恐嚇小孩子，使他們的性情怪僻嗎？

「現在」那巫向湯姆說，「你要受恐嚇嗎？我看出你是一個惡的，頑皮的，不道德的，永遠不可救的小孩子。」

「你也是一個，」湯姆很堅決的說。當那人走近來向湯姆叫聲「嗥」時，湯姆也走近他向他叫聲「嗥」並且放出小狗去咬他，狗就向着巫的腿跑去。

這時巫將身體和雷鼓等等向後一轉，「嘩」的一聲，像一隻老豬在人叢中一般；他拚命逃生，一邊跑一邊喊道：「救命呀！賊呀！殺人呀！放火呀！他要殺害我呀！我不得了！他想殺我；他想打破，燒燬，毀滅我的寶貴的雷鼓；如果這樣，你們再沒機會有雷鼓人的表演了。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於是那孩子的父親，母親，和古怪鄉的羣衆都追着湯姆叫道，「呀！這個兇惡的，暴虐的，壞心腸的，不道德的小孩子！打死他，踢死他，射死他，淹死他，吊死他，燒死他」等等；但是好在他們並沒有東西去射他，弔他，燒他，因為神仙們把這些殺人利器都在一霎時前取去收藏好了；他們只好用石子擲他；有些石子的確擲中湯姆的身體，穿過了，在另一邊出

來。但湯姆不以為意；因為他是一個小孩，所以那些洞一霎間就補合復原了。後來他很安
全的很喜歡的走出了那震耳欲聾的鄉村。

他又走到一處很靜的地方叫做離天孤處。那裏的太陽會在海中吸水，做成蒸汽線，
空中的風會把蒸汽線織成雲一般的布，用來做成像最可愛的桑底梨花邊的結婚紗，掛
在水晶宮殿，等候用得着牠的人來買牠；對於這個，海姥姥並不怨恨，她知道他們誠懇的
還他的。像這樣太陽紡紗，風織布，他們用海當做紡織機，一直幹下去都很順利。

湯姆冒了不少的險，一樁比一樁奇怪，最後他看見一座高大的房屋，最使他奇怪的
就是牠比新式的癲狂院還要大還要難看，只所用的材料不像癲狂院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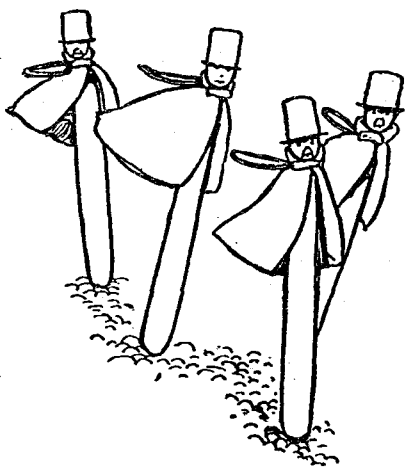
湯姆闖入這座大屋，心裏很奇怪，不知這到底是甚麼，忽然發生一種很奇怪的幻想，
以為格林姆就住在裏面，這當兒，忽見有三四個人向他跑來，並且喝道「止」當他們跑
近時，湯姆看出他們並不是人，原來是幾根沒有手，沒有腳的警棍。

湯姆就停止了；在他面前最近的一根警棍問他來這裏做甚麼，他就把貞女聖姑的

通行證給牠看；警棍看證書的時候，樣子很奇怪；因為牠只有一隻眼在頂端的中央，又很剛直，所以看甚麼東西須把身體斜向前方，又撲起來，使人們奇怪牠爲甚麼不會跌倒的；這因爲牠有正直的靈魂（警察和他們的棍所應有的），所以無論在甚麼位置都有穩固的平衡力。

「好啦——准你通過，」最後的一根警棍說。牠又加上一句：「最好我和你一同去，少年。」湯姆並不反對，因爲有牠在旁邊可以使他又尊貴又安全；於是警棍把皮帶繞在柄上，繞得很緊，因爲皮帶會在走路時鬆下來把牠絆倒的，繞好了牠就和湯姆並肩而行。

「爲甚麼沒有警察執着你呢？」過了半晌，湯姆問牠。



忽有見三四個人向他跑來

「我們不像世界上那些愚笨的警棍，除了給人類攜帶就不能走的。我們自己能幹事；而且幹得很好，我所說的誰會說不對。」

「既是這樣，你的柄上爲甚麼又有皮帶呢？」湯姆又問。

「我們工作完了，就用皮帶把我們自己掛起。」

湯姆得到牠的答覆，沒有別的話說了，直到他們跑到監獄的鐵門前。警棍就用自己的頭把鐵門敲了兩下。

一扇小門開了，一枝可怕的，半舊的，黃銅製成的大口短膛槍望出來，牠的子彈裝到口上，牠是一個司關者；湯姆看見了牠，不禁倒退幾步。

從牠鐘一般闊大的嘴裏發聲說道，「有甚麼案件？」

「對不起，並沒有甚麼案件；只不過這位先生奉一個貴族夫人的命，要見掃煙囪的主人格林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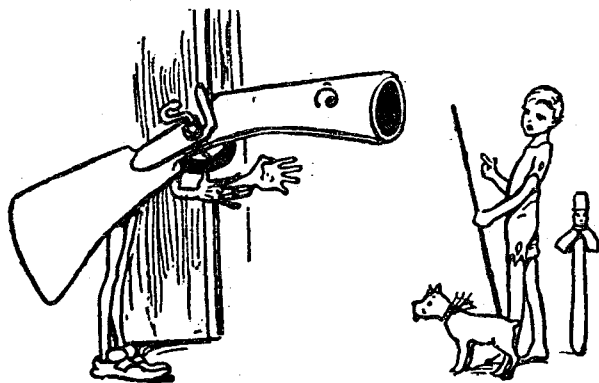
「格林姆？」鐵槍說。牠把口扯起，或者在那裏想牠的犯人表。

「格林姆在第三百四十五號煙囪上，」
鐵槍自己肚子裏說。「所以這位先生最好請
到屋頂去。」

湯姆擡頭看這幅牆，似乎至少有九十里
高，就很驚駭怎麼可以上去；但他受了警棍的
指點，一霎時事情就解決了。因為警棍繞着他
急走，在他後面生出一種力量把他推上去，他
就挾着狗一起到屋頂。

湯姆沿着煙囪跑，遇到另一根警棍，又向
牠說明了他的來意。

「很好，」那根警棍說。「跟我來；但是究
竟沒有用。格林姆是由我看禁的，一個最忍心



來出器槍短口大枝一 了開門小屬一

的人，不悔過的人，胡言亂語的人；他所想的只有這裏所嚴禁的煙和啤酒。」

第二十六章 格林姆的結局

湯姆和警棍經過了不少的鉛板，他們都給煤煙圍繞，湯姆想這些煙囪也應該掃掃了。但所奇怪的是煤煙沾不上他的腳，也不會弄醒他的身體，爐中燒得很紅的煤又灼不傷他；因為他是一個小孩，原來的氣質只有潮霧和寒霜罷了。

最後他們跑到第三百四十五號煙囪——煙囪頂塞着可憐的格林姆先生，頭和肩露在外面，身上滿染着煤屑，面目糊塗，醜陋可怕，使湯姆不敢正視。他口中啣着一枝煙斗；但斗中一點火星也沒有；他雖然盡力的吸也吸不到甚麼。

「注意，格林姆先生，」警棍說；「有一位客人來探望你了。」

但格林姆只說些不好聽的話；怨恨地說，「我的煙斗熄了，不能吸了。」

「話說得好聽一點，當心」警棍說着；同時跳起來，像一個鑿子一般，把牠自己在格林

姆頭上敲了一下，就使他腦中像乾胡桃在殼裏響着一般。他想用手去撫摩那受痛的地方，但是手黏緊在煙囪上，動不得。現在他不得不當心了。

「呸！」他說，

「你原來是湯姆！你來嘲笑我嗎，惡小鬼？」

湯姆辯白他

不是來譏笑他，只是來救他的。

「我甚麼都不要，只要啤酒，這

不要，只要啤酒，這



煙頂塞着格林林先生

東西我得不到，還要在這煙斗點上火，這個我也辦不到。」

「好，我替你點個火，」湯姆就從地上，拾起一塊

燃燒着的煤（這是隨地都有的）放到他的煙斗上；但火一到煙斗上就滅了。

「這沒有用的，」警棍說時，把身體靠在煙囪壁上瞧着。「我對你說，這沒有用的。他的心這樣冷，無論什麼東西一貼近他，就結成冰了。卽如這個火一般，你一定很明白的了。」

格林姆說，「呀，是了，我的錯處。甚麼，都是我的錯處，請他別再打我了（這時警棍挺立着，現出很兇的樣子；）你知道，假如我的手是自由的，你就不敢動我了。」

警棍靠在煙囪上，像一個很有訓練的警察，並不留心什麼擲槍，只顧管理那些不守秩序，不守道德的人。

「我可否給你別的幫助呢？可否把你放出來呢？」湯姆說。

「不能，」警棍插嘴說；「他既已到這地步，就祇有他自己救自己了。我希望他尚未和我脫離之前，自己懂得這道理。」

「呀，是的，」格林姆說，「當然是我自己啦。是我自己叫你帶我到這個監獄裏來的嗎？是我自己叫自己來掃你這個污穢的煙囪的嗎？是我自己問你取了輕草放在腳下，走嗎？」

到這裏來的嗎？是我自己因被煤灰弄得窒息而慚愧，就願意貼在第一個煙囪上的嗎？我自己要留在這裏——不知多少年——大約一百年吧，我相信，沒有吸過一次煙，喝過一次酒，不要講人類就是禽獸也不適宜的地方的嗎？」

「不，」一種很嚴厲的聲音在後面回答。「從前你這樣對待湯姆，湯姆也是不願意的。」

原來是惡報夫人。警棍看見了她，立即挺得筆直——立正——就行一個鞠躬禮，若不是牠充滿了正直之氣，或者就會躓一交，傷了牠的獨眼。湯姆看見惡報夫人來了，也鞠躬行禮。

「哦，夫人，」湯姆說，「請你別記着我的舊事，那是過去了，無論好或壞，全都過去了。但是我可否幫助可憐的格林姆先生呢？可否把這些磚石移開，使他的手可以活動呢？」

「你可以試一試，」她說。

於是湯姆推着曳着那些磚石，但一點也移不動。他又去揩抹格林姆的面孔，但一點

煤屑也除不去。

「呵，親愛的！」湯姆說。「我千辛萬苦的跑來，經歷這樣多的險地，都爲着要來救你，但現在我對於你一點用處都沒有。」

格林姆說，「你還是離開我的好。你真是一個良善的小孩，不念舊惡的小孩，但是你還是離開的好。冰雹快要下降了，會把你的眼睛從你頭上打出來。」

「什麼冰雹？」

「唔，就是每晚黃昏時候的冰雹；牠將近我這裏時，好像溫暖的雨點；但是滴到我頭上，就變成冰雹了，點點滴滴的像小彈子一般射來。」

「那冰雹不會再來了，」惡報夫人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了。這是你母親的眼淚，她每晚在牀邊替你禱告時落下來了；因爲你的心冰冷，使他結成了冰雹。現在她回到天國去了，不再替她的罪惡的兒子禱告了。」

格林姆靜默了半晌；滿臉的愁容。

「那末我的老母死了，我再不能和她講話了！咳！她是一個慈善的婦人，若不爲我，爲我的惡行，便終身是個快活的人，在深谷中的小學堂裏很安祥的度日了。」

「她在深谷中管理學堂嗎？」湯姆問。他就告訴格林姆他曾到她的屋裏，她怎樣不願意看見掃煙囪的人，她怎樣仁慈，以及他怎麼樣變做了水孩的一大段故事。

「呀！格林姆說，她不願意看見掃煙囪的人是很合理的。我離開了他，就做掃煙囪的事業，永遠不使她知道我在那裏，也不會寄一個辨士去幫助她，到現在懊悔太遲了——太遲了！」

於是他叫喊，哭泣，像一個大嬰孩，煙斗從他的口裏落到地上，就打碎了。

「呀，親愛的，倘若我仍舊是一個小孩子住在深谷裏，看看明媚的溪流，蘋果的園場，水松的籬笆，我的生涯就大不同了！但是現在太遲了。你不如回去吧，仁慈的孩子，不要看一個做得你父親的老年人在這裏哭着？不要怕看人們的臉，或者比人們的臉更可怕的东西。我現在受着打擊了，我一定要受打擊。我已經替自己整理了一張牀，我一定要躺在

上面了。那位愛爾蘭婦人有一次對我說過的，我會變得鄙猥的，我真的鄙猥了；小心細察，這些都是我的錯失；但現在太遲了。」格林姆悲苦的哭着，湯姆也替他傷心，不禁陪着他哭。

「不會太遲的，」惡報夫人轉了很溫柔的口吻說，這使湯姆覺得很奇怪，就擡頭望她；呀，她變得很美麗了，美麗得使湯姆疑信參半，以爲是他的妹妹了。

悔過不會嫌遲的。當可憐的格林姆叫喊啼哭時，他的眼淚把他母親的，湯姆的和世人的眼淚所不能洗去的污穢完全洗去了；把面上和衣裳上的泥灰洗去了；也洗去了磚縫裏的膠泥，於是那煙囪倒下來打碎了；格林姆才得恢復了自由。

警棍跳起來想用力去敲他的頭頂，並趕他回原處，像把塞子塞入瓶裏一般。可是惡報夫人阻止了牠。

「如果我給你一個機會恢復自由，你聽我的命令嗎？」

「一定聽的，夫人。我知道你的威力比我大；我也知道你的智慧比我巧。你既然做了

我的主人，我又受過了這樣不舒服的懲戒。所以無論你命令我甚麼；我這會受打擊的人怎能不服從呢？」

「照這樣做就好了——你可以出去了。但是記着，倘若不遵從我的命令，還有比這裏更可怕的地方幽禁你呢。」

「請你原諒我，夫人，凡是我所做到的，永不會不遵從你的命令。我從前總沒有機緣拜見你，直到如今在這醜陋的地方才拜見了。」

「不會見過我麼？那些要弄髒的必得弄髒，這句話誰對你說的？」

格林姆擡起頭來望，湯姆也擡起頭來望；因為這是從前他們往哈杜佛那一天在路上碰到的愛爾蘭婦人的聲音。「那時我會警告你；後來你也警告過自己很多次。你每咒罵一聲——每幹一樁忍心的事情或是卑鄙的行爲，不論你曉得不曉得，就是違背我的命令了。」

「倘若我曉得呢，夫人——」

「你曉得是違背了某一個的命令，不過不知道是我罷了。現在你去罷，乘機會再去做人。也許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了。」

於是格林姆走出煙囪，倘若他臉上沒有疤痕的話，他現在的衣服面貌真像做掃煙囪主人時一樣的清潔可敬了。

「帶他出去，」夫人對警棍說，「給他一張出門證。」

「要他幹什麼事情呢，夫人？」

「帶他出去把挨得納火山口掃通；他會遇到許多有恆心的人，在那裏計畫他們的時間，他們將告訴他怎樣工作，但須緊記，倘若火山口重又壅塞時，那裏就要地震了，你就把他們都帶來見我，讓我嚴格的考察這宗案件。」

於是警棍帶格林姆出去，看來好像是淹死的蟲一般柔軟。

無論我應該曉得不曉得，格林姆總依舊在那裏掃火山口，直到如今。

「現在，」仙人對湯姆說，「你在這裏的工作完了。你可以回去了。」

「我很願意回去，」湯姆說，「但是我怎能跑出這個大洞呢？現在水蒸汽已經停止蒸發了。」

「讓我帶你走上梯子去；但是我要把你的眼掩住，因為我不許任何人看見我的秘密梯子。」

她就用一隻手把布掩住湯姆的眼，同時又把另一隻手把布掀開。

「如今，」她說，「你已經安全的上了梯子了。」

湯姆睜大了眼看，同時也張大了口；他想並沒有動過一步，很奇怪的，怎樣已在梯子上面了，這事誠然奇怪，但因沒有人知道是甚麼原故，所以沒有人告訴你們。

第二十七章 故事的結局

湯姆起先看見的是給玫瑰一般的朝陽照着的黑色的高而尖的杉木林；聖百靈登島倒映在渺茫的銀光的海裏。微颺在杉樹梢輕輕歌唱，海水在岩穴裏歌唱；海鳥一邊叫

一邊向海洋沖去；岸鳥一邊叫，一邊在枝頭築巢；天空瀾漫着和諧的歌聲，驚動了聖百靈，以及樹蔭下酣睡着的隱士們；他們在夢中掀動仁慈的嘴唇，唱清晨的頌歌。許多歌聲中有一種是從海裏透出來的，比其餘的尤其清麗動人，這首歌是從一位年青姑娘的口中唱出來的。

他唱的是那首歌呢？小朋友，我太老了，唱不出來了，你們又太幼稚，不能領略他的意思。但是你們倘若能忍耐，能專心，能使你們的行爲真潔，將來不用人教就可以學會的。

湯姆跑近島時，石上坐着一個非常美麗的人，用手支着下頷，雙腳在水面上輕輕拍着。湯姆跑近她身邊，她擡頭起來看，哦，她就是綺麗。

「呵，綺麗小姐，」湯姆說，「你長大得真快呀！」

「呵，綺麗說，」湯姆，你也長大得很快呀！」

別稀奇；他們倆一樣的長成了——他成了一個英偉的少年；她呢，成了一位嬌媚的

女郎。

「也許我長大了，」她說。「我坐在石上等候你有好幾百年了，我想你永不回來的了。」

「好幾百年？」湯姆心裏想；但因他在旅程中看見過這樣多的奇異事物，也就恬不爲怪了；真的，他祇掛念着綺麗。他就站起來凝視着她；他們竟互相注視了七個年頭，不動也不開口。

最後他們聽到仙人說：「喂，孩子們。你們再不看我了嗎？」

「我們現在看着你呀，」他們說。他們就覺得的確在那裏看着她。

「那末再看我一次罷，」仙人說。



麗綺是就她

他們一齊看，忽然齊聲叫起來，「哦，究竟你是那一個呢？」

「你是可愛的善報夫人。」

「不，你是善意的惡報夫人；不過你現在變得十分美麗了！」

「都爲着你們呢，」仙人說。「你們再看罷。」

「你是貞女聖姑，」湯姆很低微，很嚴肅的說；因爲他曾經發見一些事情使他很快樂，但現在又使他很恐怕，比什麼都利害。

「你現在變得很年輕了。」

「你再看，」仙人說。

「你是愛爾蘭婦人，那一天我們到哈杜佛去碰見你的。」

當他們再看時，她忽然變得誰都不像，但忽然又誰都像了。

「我的名字寫在我的眼裏，倘若你們有眼睛，就看得清楚了。」

他們望進她深大而溫柔的眼裏，眼漸漸的，轉成各種顏色，彷彿鑽石的瑩光一般。

「念我的名字罷，」最後，她說。

她的眼睛裏驀地閃出一道清白的火光；可是他們念不出她的名字；因為他們敵不過這道光，都要把手掩住自己的眼睛。

「少年們，時候還早哩，」仙人笑着說；後來就對綺麗說話。

「禮拜日你可以帶他回去，綺麗。他已經戰勝一切，可以和你回家做一個成人了；因為他能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禮拜日、湯姆就和綺麗回家，有時也在別的日子回去；現在他是一位大科學家了，可以建築鐵路，製造蒸汽機，電報機和來福鎗等等；他知道一切的一切，只有雞蛋爲甚麼不會變鱈魚，和兩三樁直到地球末日人們都不能知道的小事情，他仍然不知道。他許多學問，都是在水底做水孩時學來的。

「那麼湯姆自然和綺麗結婚啦！」

我的小朋友呀，這是多麼呆笨的語氣！你們不知道除了王子和公主外，在神話內是

不會有結婚的嗎？

「湯姆的狗怎樣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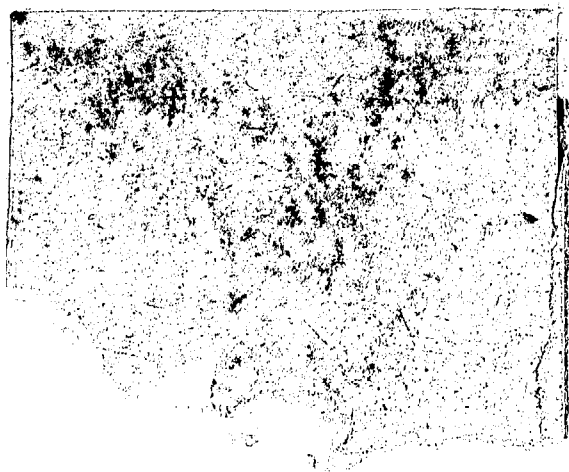
哦，你們在七月的清夜裏總可以看到牠；因為天上有一顆老狗星在兩三個夏季前破爛了，兩三年內都沒有大暑，仙人就把牠拿下來，換上了湯姆的狗。所以，倘若有光亮的



天 上 的 老 狗 星 破 爛 了
換 上 了 湯 姆 的 狗

彗星出現時，我們可以盼望這一年有溫暖的天氣。

我這故事就此完結了。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一)

(A)(B) 小學三、四、五年級適用
初中一、二年級適用

童話類

BC	保羅羅維著 顧均正譯	風先生和雨太太	三角五分
BC	柯洛提著 徐調孚譯	木偶奇遇記	精本一元 平本八角中
BC	謝頌新著 顧頌新譯	金河	王七角
A	趙景深著 顧均正譯	月的話	三角
AB	顧均正著	夜	鶯三角五分
AB	吉卜林著 張友松譯	如此如此	五角
AB	薩克萊著 顧均正譯	玫瑰與指環	六角
A	安徒生著 謝頌新譯	雪	后四角五分
AB	顧均正著	小杉	樹三角五分
AB	趙景深著	皇帝的新衣	三角
AB	安徒生著 徐調孚譯	母親的故事	三角
A	愛羅先考著 夏丏尊譯	幸福的船	八角
AB	葉紹鈞著	古代英雄的石像	精本六角 平本四角
AB	趙景深著	柳	下三角
BC	陶夫羅丁著 蔣學楷譯	陶立德博士	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綿羊	王四角五分
BC	陀諾夫人著 張昌祈譯	黃矮人	實價四角
B	金司萊著 恆信齋譯	水	孩實價六角
BC	馬修夫人著 文楠在春譯	狗的自述	六角五分
AB	日本童話選 孫伯剛譯	先生的墳	實價三角
AB	安徒生著 顧均正譯	水蓮	花在印刷中
故事類			
BC	阿斯下遜著 顧均正譯	三公	主四角
BC	戴瑟爾著 顧均正譯	鵝媽媽的故事	三角
BC	薛爾登著 胡仲持譯	西藏故事集	五角五分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二)

(A) 小學三、四、五年級適用
(B) 小學一、二、六年級適用

BC	實塔卡故事 順均正選述	公平的裁判	三角	BC	松村武雄編 鍾子岩譯	歐洲的傳說	九角
BC	格林故事 章傑鈞譯	三羽	毛四角五分	AB	鄭振鐸譯述	那狐	四角
BC	意大利故事 趙景深譯	能言	樹實價四角	BC	王世穎譯	土耳其寓言	三角
BC	格林故事 張昌祈譯	雪婆	婆三角五分	BC	劉北茂譯 劉半農校	印度寓言	四角五分
小說類				BC	陀羅雲薇支 胡愈之譯	豬的故事	三角
BC	亞米契斯著 夏可尊譯	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七 平本一元	BC	孫立源譯	伊索寓言	在印刷中
AB	孟德格查著 夏可尊譯	續愛的教育	精本一元四 平本八角	BC	劇本類		
AB	史蒂文生著 顧均正譯	寶島	精本一元半 平本九角	BC	白利茲著 適夷譯	灰姑娘	三角
B	西萬提司著 賀玉波譯	吉訶德先生	四角五分	BC	錢錫湘編	小蝌蚪	在印刷中
AB	柏涅夫人著 孫立源譯	小公子	八角	BC	名著述略類		
AB	邵德等著 李曹崖譯	俘虜及其他	五角五分	B	謝六逸譯	伊利亞特	三角五分
神話類							
AB	金司萊著 陳清良譯	希臘英雄故事	在印刷中				

圖 孩 水 圖

版 初 月 一 年 一 十 二 國 民

權 作 著 有

印 翻 許 不

角 陸 洋 大 價 實 冊 每

(費 寄 加 酌 埠 外)

萊 斯 金 者 著 原

峯 潞 蕭 信 恆 賴 者 譯 翻

生 海 杜 者 行 發

路 匯 老 百 東 海 上

司 公 刷 印 成 美 者 刷 印

路 德 華 熙 東 海 上

處 售 分

口 漢 陽 濟 平 北 州 廣

所 行 發 總

路 馬 四 海 上

店 分 店 書 明 開 店 總 店 書 明 開

(25672)

87

801/44

(2)

59
2